

JAN 12 1933

497

南開大學週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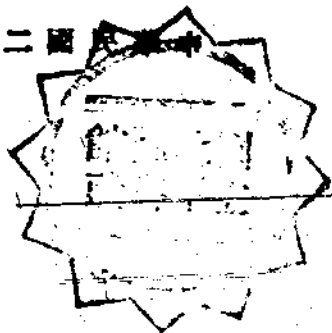
第

文藝專號

中華書局發行

南開大學出版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



---

---

我們應該有一種生動的文學。因為如果一個民族的文學不生動，那麼這個民族的文化最主要的一部就要滅亡。假如文學不生動，假如文辭不是繼續不斷的力求達到精密的境地，則該民族的思想就會衰敗腐朽。現在一般人也許還有些微整個民族的概念，但是民族是一整個智力的機體，關於這點，他們還缺乏相當的認識。

---

---

識。

—Ezra Pound

# 南開大學週刊

文藝專號(第一三七八期合刊)目錄

封面

英國女詩人庫禮思婷娜羅塞底及其詩

插圖

司各特像

高斯華綏像

司各特的片面觀

歌德的威黑木麥斯特

楚辭研究

屈原與離騷

詩詞

一蕁紅

西平樂慢

讀張生詩有感

望江南

冬日憶江南

凌叔華  
劉毓芳

胡立家  
邢桐華  
王志信  
李陵

善之  
善之  
善之  
絳生  
絳生

餘暇

東石小詩

司貧士男爵

侮辱

我們的父親

一個窮人

一個不幸的女人

一段故事

月光

插圖

佛郎克堡歌德石像

歇浪園園內之戈特式大柱

威尼斯之太息橋

羅馬新教徒墳地之濟慈墓碑

英國文壇探勝記

編後

英文副刊

絳生

曹七

劉溶璣

久亞

蕭淑莊

蕭純真

劉榮恩

陳珩

味文

柳無忌

虬

# 英國女詩人庫禮思婷娜羅塞底及其詩

劉統芳

## 一，小引

英國女詩人庫禮思婷娜羅塞底 (Christina Rossetti, 1830—1886) 的作品，初次給我的印象，是清悠淡雅：

When I am dead, my dearest,

Sing no sad song for me;

Plant thou no roses at my head,

Nor shady cypress tree:

Be the green grass above me

with showers and dew-drops wet;

and if thou wilt, remember,

and if thou wilt, forget.

我曾反復吟誦，極愛她的深沈悠靜，溶化在自由與自然裏面，沒有塵世的烏烟。讀她的傳略，未嘗不是受初次印象的影響。在歐西，研究這位女作家的人，現在漸漸增多；但在中國，介紹過她的人却很少

。我初次試着讀她的專集，自感能力不足，材料也有限；只是忘去一切，在同情裏，與這位女詩人相

伴，我譯出她的傳記並詩歌二十餘首。(註)

庫禮思婷娜是處在詩人的環境裏，具有詩人的人格，產生出獨具特性的詩來。她的詩，未曾盛行于一時，也難盛行于將來；的確，不合一般人的口味，也不是一般人所能領略的，這並不是她與平常的事務隔絕，她所寫的，固然不十分切于實際生活，然而也全是關于生，死，花，草，鳥獸，戀愛，宗教之類。

她的作品，很能代表她自己的人格。她的文風，極輕妙入微，用字亦極簡潔。雖然她的生活似與外界無關，然而她的詩歌富有音律，並富有色彩與圖畫，一點不滯澀難解，極自然悠美。她的天才，就是發展在寂靜裏，流瀟到詩上。在她的貧苦，疾病，寂靜，忠誠裏造成她的偉大！

註：所譯的傳記與詩歌，均根據：

The Poetical Works of Christina Rossetti  
(The Globe Edition)

一、記妹氏庫禮婷娜

(William Rossetti原作)

我父加伯爾Gabriel Rossetti與我母娜薇拉(F. M.

Lavinia)在一八二六年四月結婚。生我兄弟姊妹四人：長姊瑪麗亞(Maria)生於一八二七年二月十七日；我兄但丁羅塞底，(Dante G. Rossetti)生於一八二八年五月十三日；我生於一八二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最後一個是吾妹庫禮思婷娜(Christina Georgina Rossetti)生於一八三〇年十二月五日。全生在倫敦，全是在英國教堂受的洗禮。

我父最早表現才能在繪畫與詩歌上。一八〇三年，他曾到意大利，在那兒，他出版些詩歌。他特別著名並令人欽佩的，是他能「即席成詩。」他與我母結婚時，年已四十有三，而她僅廿六歲。我們的外祖父Polidori在年青時，是一位著名戲曲詩人，在倫敦曾作意大利文教授，並著書甚多。我父後來在倫敦就繼續他的事業——作意大利文教授。在一八三一年被委為King's College的意大利文教授，但人歎很少。在此時期，他曾出版好幾本詩歌與散文。在意大利，我父以一個愛國詩人知名，

散文——大部份是解釋但丁(Dante)與其他中世紀的作者——是在意大利出版；但在英國造成一個很大的激動，是有許多同情他的人，也有不少反對的。他始終沒有入英國籍，祇認為自己仍然是意大利人，一個忠于祖國的意大利人。

我妹庫禮思婷娜就生長在這樣家庭裏，照着英國人入歎與生活的標準看來，財產算是很少的。(每年入歎約300鎊，有時還少)然而在一個不尚炫耀的家庭，過得很謹慎而並不吝嗇——父親特別沒有奢侈的習慣；母親又是一個勤勉的主婦。用度適宜，故不負欠債；有穩固的職業，生活很充實，所以家庭裏很能享受到高尚權利，充滿了嚴肅思想和求知的嗜好。

我母原生長在倫敦，完全是英國人的個性，而不是意大利人的個性，曾受很好的教育，頭腦極清楚。夫婦間感情與尊敬，堅固不變，很少意見不同，除非在宗教問題上；至予在思想上，大部分是自由的。

我妹庫禮思婷娜，因為是四個小孩裏最小的一個，在早年時，免不了受父母與兄弟的影響。大姊瑪麗亞，是個早熟的孩子，念書很早，對於讀書寫字與學習外國語言，極有心得，並極表現聰穎。她的為人，亦極向上，並極富于情感；但有些嫉妬性，也還算是熱情的。未

到十二二歲時，她已讀到拿破崙的事蹟，Uind，和希臘神話。她的忠誠的天性，後來就完全皈依于宗教上了！我兄但丁羅塞底的個性，也許現在已有多數讀者很了解他。在童年時代與壯年時代，全是很熱情的，統治人的，慷慨大量的，並極溫和。他決心作一個畫家，凡關於詩意的幻想的事，極易于感動；但對於抽象的科學的却不然。至于我自己，我不想什麼，我祇是個嚴肅的孩子，不搗亂，不惱人。

一個小孩的童年生活，沒疑問的對於他以後性情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可惜庫禮思的早年生活，家長全記不清了，現在只好不管前幾年，從她五歲算起，或者說從她記事的時候算起。那是始于一八三六，家裏正是由夏綠蒂街三十六號搬到五十號，房子比較大些，這時父親已是五十三歲，母親三十六歲。家庭生活，不拘于習俗，質樸地，舒適地生活于自己的園地裏，很少為外人知。

父親在家裏很和藹坦白的，舉止與心性均極富有生力。整個說起來是很快樂的，雖然有被驅逐和經濟掙扎的苦痛。母親從不外出應酬，完全用心于操勞家務，兩個女兒的教育，從頭到尾，完全是她的工作。這個並不是她遺世，也不是不善于社交，祇是她不喜歡誇示，對

外界事，全然淡薄，毫無自露頭角之意。總不輕易到娛樂場所，祇認為家庭工作，是她的責任，同時她又讀三種文字的混合刊物。我們這些小孩子，常常與父母在一起，沒有分開養育過；大孩子與小孩子之間，也沒有顯著的界線。我們很少帶有英國社會色彩，倒有濃厚的意大利色彩。我們從小就習慣同父親說意大利語言，所以後來能說許多種意大利方言。這些地方，就造成我們與英國小孩很大的不同，無論在思想上或在交際上。

庫禮思的娜婷，除去她的兄弟外，沒有和她同樣大的親友。她得到許多外祖父母與姨母的愛護。那時他們住在鄉間，庫禮思的娜婷住在他們家，耳聞目見，都是鄉村景物，如田園家舍，池沼青蛙之屬。但在一八三九年，外祖父家搬到倫敦，她的鄉村生活就告一段落，鄉村經驗，也不復再有。父親從來沒將家帶出城外作一次旅行，因為很少有錢消耗在這些事上。不過，後來，庫禮思的娜婷到過幾個尋常海濱或避暑勝地遊玩幾次。她很少時候住在蘇格蘭，也未嘗到過愛爾蘭。在童年時代，她很活潑，有點反復易怒的性情；但她那溫和的性格，是很動人的，大家都還喜歡她，也認為她比大姐瑪麗亞美麗些。她在家裏，一點都不算是死念書的人——很少東西，她熱誠地喜歡，天方夜譚，與 Metastasis 的抒情戲

曲，就算是她愛好的了。她對於一切事物，祇是選擇，並不想得取。

我在此處將庫禮思婷娜童年時代三件小的轍幕給與讀者，那些事也許是稚氣的，但很足以表現她的個性，並能看出她終有成爲作者的天才。我記得前兩件事發生時，我還不滿七歲，她還不到六歲；第三件事發生時，她是在七歲與八歲之間。

一，有一天，保德夫人 (Mr. Potter)——皇家音樂學校校長的妻——來拜訪我母親，庫禮思婷娜那時在屋裏，家裏有個小貓已長到成年，露出一種沈思的莊嚴，家裏人早已看慣，誰也不在意，而庫禮思婷娜就說：「這個貓兒看起來很像很泰然自若的。」我還記得這句話使保德夫人很驚訝，因為是從這麼小的孩子嘴裏說出來這樣一個典雅的字。

二，我知道庫禮思婷娜最早的詩，就是這兩行：

"Cecilia never went to school  
without her gladiator."

雖沒有韻，但有音律，正確的音律。沒有理由地她會將 Gladiator 同 Cecilia 相對。我想這兩個名字是從我們常常翻閱的一本 The Looking-Glass for the Window 上見到的，關於 Gladiator 的事，她最近聽見了，就擊中了她

的幻想，這大可表現她後來在詩歌上的幻想力。

三，庫禮思婷娜最早寫的東西，是一篇故事，叫 "The Dervish"，是摹倣天方夜譚的。後來她發現 Dervish 還有一個名字，她就忽然喊出一句："The Dervish's name was Hassan!"。我們大家都驚奇她的穎慧。

我不大知道我妹妹的其他早年作品，直到一八四二年四月廿七日，她寫出幾首「給我的母親」，不久，讓我的父祖父私自出版了。他們都公開的說，庫禮思婷娜將來必能成爲一個女詩人。她這本創作，供給很充實的內容。在胸懷，心地，情感，天才，感應各方面，究竟她够不够成功一個詩人，這個我留給讀者去評判吧！

她在童年時代，尙稱健康，但這健康，並不長久，她還不滿十五歲時，身體還算好，但不久就有咳嗽病，帶有肺病的象徵，就這樣很危險地直延到一八六七年。在一八七一年，又有眼炎病，的確是很可怕很虛弱的。經過這種折磨，容顏憔悴許多，以後又有長久心臟的疼痛。這樣常常讓病魔纏繞，死神是很接近她。精神方面也因之失去健全，甚至把世界看成一個山谷，充滿着死的默影。她這樣衰弱，親友們對她的身體，有時是懷着希望，有時極爲她担心，有一個時期，她幾成爲一個廢人，人然而她有毅力，有忍容，因之也有愉快。在她



的中年不健康時期，約在一八六一年，直病到一八七〇年，即從三十歲，直病到三十九歲。

我家尚屬小康，但自一八四二年到一八五四年，即行衰蕩；父親的不健康同半盲，以至于失業，家庭用度即由母親出外教書担負。瑪麗亞作教師；但丁羅塞底直到一八四八年尚不能賺錢，後來稍有入款，又多充補他的繪圖用費；至于我呢，在一八四五年，就在一個稅務處作書記，得到相當的薪金，後漸增加，在一八五〇年，又在文藝工作方面得到些報酬。庫禮思婷娜雖沒有服務，但凡她所能事，她永遠是很高興地去做。在一八五二到一八五二年，她幫助母親在一個很小的日校裏教書，這樣家中仍不興旺。在一八五四年，我的入款，可以支持全家都住在倫敦。我們在倫敦，居于阿爾巴尼街一六六號，從此以後，庫禮思婷娜就住在這裏，不再教小學生，只努力于文學上的收集，又創作許多不朽詩歌。她得的報酬很少，我想從一八五四到一八六二年，她每年入款，尚不足十磅。從一八六二到一八九〇年，平均起來，每年可入四十磅——不過這是少有的。在一八九〇時，她的詩人的名望，已經固定。以我所記得的，直到一八六七，她尚無私人的入款，從那時以後，有幾年曾得到少量的酬勞，但與家人很舒適很安全地住在一起。

我現在要追溯她的一樁「心事」，這事在她的生活裏，會照着陽光，也留着暗影。這樁「心事」，就是真的兩件不幸底愛的故事。兩件事中間相隔多年，第一件事開始於一八四八年，她尚不到十八歲，終止於一八五〇年；第二件事，開始於一八六二之末，只是一種感情上的創傷，終止於一八六七之始。

克林萊 (James Callinon) 是一位畫家，經過介紹後，即與庫禮思婷娜發生戀愛。他可說是一個家庭繪畫家，本是英國教堂忠實的信徒，但與庫禮思婷娜相識之先，就改信羅馬天主教，這在解釋信仰上，常常有許多不能避免底障礙。庫禮思婷娜信奉英國天主教，當然兩者是不相容的。我那時就相信，她不會因為婚姻而改變信仰的，何況那又是她向來所仇視的舊教呢？她終于拒絕他的請求了！克林萊覺得他自己的宗教主義，與英國教堂的信條，並不矛盾，於是他又重新作了英國教堂的信徒，她這次也答應了他的婚姻的請求。但不久，他覺良心難安，又改回羅馬天主教。他既改變，庫禮思婷娜也就將婚約取消了！我不忍苛責克林萊的一再變節，他確是一個正直有良心的人。但他屢屢打擾庫禮思婷娜平靜的必情，這種心的創傷，她幾年來不能恢復。

現在我要敘說第二件事：這個人是比較重要的人物——凱萊(C. B. Cayley)。是一個文學家兼著作家，並是一個學者。庫禮思婷娜最初知道他是在一八四七年，但兩人不常見面。一八四七年，他作了我父親的學生，學習意大利文，後來成爲最優秀底意大利文的學者，曾將但丁(Dante)的神曲(Divine Comedy)翻成英文，並按原來音律翻的，可說翻譯的極好。他的爲人，特異不羣，這一點，在我妹妹的心目中，認爲他是一個很有價值的人。雖然不算他的缺點，可是，我覺得他對宗教的意見，確是不很清楚：他是在英國教堂長大的，但他對各派宗教都像沒有什麼歧視似的。他的信仰，是由思想與各種傳說混合的，不是由證明得來的。他也可認爲基督教是宗教裏至上的一種，但並不瞭解其獨具之特點。他後來就向庫禮思婷娜求婚了。她愛他深摯而堅固；可是，當他自剖的時候，她自然要問明他的信仰，才發現他的信仰，既非嚴格的錯誤，亦非絕對的有缺陷，她因此拒絕了他的請求；但終能保持朋友的見面與往來。我因爲知道她的心情，當他向她求婚時，我就強她允諾，並且我還貢獻她，如果經濟不寬裕，他們兩人可住在我家裏。但她已決心，她認爲宗教信仰高于一切，不能因感情與便利而變更原來的主張。她此後就這樣過下

去。時日如梭，她年事已長，而她與這位學者的友情，繼續着直到他離開了人世，那是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五日；她依然記憶着他直到她自己的最後一息！

除去上述兩件事外，庫禮思婷娜的生活，很少有其他意外。她的生活，可說有兩種原動力——宗教與情感。宗教在她，較情感尤爲重要。她信愛基督教，因爲她信愛耶穌基督。她說：「耶穌就是上帝」。信仰在她，是純誠的，絕對的，完全接收啓示的。如果問她「你怎知道耶穌就是上帝？」那是沒用的，反應不過是得到這樣一個回答——「我的信仰就是信仰，那不是辯論推演出來的，也無須用辯論來作護符。」如果她否認別人對她信仰的討論，她絕對不討論別人的信仰。雖然她在宗教上，常是很窄狹的，但她很能寬容別人不同的意見。她同許多不同信仰的人有很深厚的友誼。在她的作品片段裏，沒疑問地可以看出她對於天堂的熱情感應。同時，這些片段，也正是她的聰慧的產物。還有許多小事，我也不能不提到：她堅定她去教堂，赴集會，祈禱，受齋，尊敬牧師命令。她的祭祀與懺悔，都是出于至誠。她這樣一心作一個英國教會的信徒，一部分原因，也許是由于受了母親深摯的感化。

我已經說過，除去宗教，唯有情感是她生活的原動力。

力。對於所有親友，她的愛，可說與那寂靜地蒼穹一般地深摯。她愛母親，更高于愛一般人；整個生命，都可說奉獻給母親了！她們很少有不快的時候，最後在一八八六年，死亡將她們分開。她也喜歡大姐瑪麗亞，她後來看她，幾乎是聖人；她和且丁羅塞底更好些——我可以說她和我也是同樣地好。那是很顯然的，她了解且丁羅塞底是在兩人長大時；她了解我多些，因為她同我常常住在一起。

她很像母親，少于出外應酬。可是她認識並鑒賞許多名人：所有拉菲爾前派的同志（Praeraphaelie Brother hood）她全認識，還有莫里斯（W. Morris）拉斯金（Ruskin）伯朗寧（R. Browning）史文傑（Swinburne）……很不幸，沒見着伯朗寧夫人（Mrs. Browning）與人相處，她常是靜靜地，寡于言辭，但有時以一言而引起人們的注意。她的確是很怕羞的，許多人都知道她這樣，可是她自己總是保持着恬靜，帶着沈思的神態，讓人們都想她是極深摯而不是個落伍者。她從未會以為自己是一個詩人，也從未自動暗示給別人她有什麼作品。她表現于外的，像是一個極中庸平常的人。

這樣一個很少為外務紛擾的生活，親友的死亡，可是很多：一八五三年，外祖父母逝世，一八五四年父親

去世。一八六一年，庫禮恩姊妹第一次到外國旅行，母親與我同行，到巴黎及其他各處。一八六二年，麗茲羅塞底（Lizzie Rossetti）——我兄之妻——死了。經過這個變遷，全家都合併到一處。且丁羅塞底提議，應當搬家，並願史文傑先生與之同住，因為他覺得他需要一種家庭以外的智力方面的激勵與娛樂。這個建議，家人全同意了！但不久且丁羅塞底又改變計劃，這事就作罷了。

一八六五年，庫禮恩姊妹的第二次也就是末一次的外國旅行到北意大利。一八七四，我結婚，母親與她仍與我們同住，但她們常到我兩個姨母家去。一八七六，家人分散各處。母親她們還未安居，瑪麗亞又病重而死。一八八二年且丁羅塞底又相繼去世。一八八三年，我的男孩死去。一八八五，我們的叔父又死了。一八八六年，母親逝世。母親之死，對庫禮恩姊妹是絕大的損失。其他親友，亦相繼而亡。一八九四年四月，我的妻又復死去。以上所述，真是一個很長的死亡記錄。

她的生活現于外的，很少幾見事；所有深摯的蘊育，都藏在內心。這樣一個情感溫沉的人，屢經親友的死亡，又受病魔的纏繞，後來又生一個毒瘤，家人提到這個字，都有些畏縮。在一八九二年的五月，施行很嚴重的手術，以後算是比較舒服幾個月。一八九三年的秋天

，又重犯，再沒施行手術，只用緩和方法調治。後左臂與左手，又得水腫之病。在一八九四年八月間，即行臥床不起，神識極爲恬靜，一點不掙扎，在半齋齋中，永別于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清晨。死時，只有撫侍她的看護在側。葬于馬門墓地（Highgate）與父親，母親，嫂嫂同葬該處。

庫禮思婷娜是中等身段——在少女時代，細長的，但在中年與中卒以下，有些肥胖；這倒的確像父親同母親。有些人說她最像母親，我並不這樣覺得。——母親身材整齊些，但並不太合適，我妹的容顏是暗淡而端整。過少女期，面色即行憔悴。頭髮是黑褐色，很有光澤；到老年只變成黃褐色，並不是灰。眼睛起初是藍灰色，年長時，可說是淡灰褐色；到老年，許多人都說變黃褐又帶一點黑色。前額寬大，兩唇不滿，帶着堅強易感的神情。下顏很長，在少女時，還有一點尖，但以後漸不顯露。面部輪廓尖形，鼻子還算筆直，兩手纖纖。她的容貌，雖不算頂好，可以說還算過得去。念書講話，聲音極宏亮，言辭清晰。言行極誠直，且謙遜而自重。有一個問題常常越提，就是庫禮思婷娜的容顏，是否可稱美貌。她的確不能說是「美人」。美麗兩個字，不合適于她；優秀也不能說。在少女時，人們都說她很可愛

，這是真的。假使一幅端整的面孔，深沉的表情，是很可愛，她總可說是近于美而遠于醜。有三十多幅畫像留傳下來，可看出她的遺容如何。

關於她的性格，除去說她是宗教的熱情的以外，我說的很少。現在我要仔細陳述些：天性很活潑頑皮的；在少女時代，人們易於想到她將來會改爲一個心胸曠達大量的女人，善交際，娛樂，或者二者之一必極擅長。而事實很相反，這是不健康的結果，同感情方面的養成，也是極端的銳利的良心上的感覺，用之於宗教上狹意的概念所致。對於時式時髦，她毫不顧視；對於娛樂，也不喜好。我想在她十八歲，她就決定永不再進戲院；她不是以爲戲劇同歌唱的本身有什麼邪惡，只是她覺得那些歌唱者演劇者有些恣情縱意。象棋是她喜歡的遊戲，但很早就丟開了，因爲她覺得這種玩藝兒太易於讓她希望得勝；紙牌永未放棄，因爲對她無害。她有很堅強的責任心，最重真理，對家人情感極厚，又極服從尊長的；這可說是意大利人的脾氣，而不是英國人的。她那對人的友愛，她那解囊好義，沒有一個人不覺得她有基督徒的風味；的確，捨己助人，常是她願盡的義務。

在她的性格裏，可說莊嚴而有謙遜，謙遜之中，又極忠誠。我已說過，她從小是就是極文雅的。知道她的

人，以智力與文學眼光來看她，或以爲她有些虛偽，甚至帶些譏諷；其實，的確不是這樣。她的言辭是活潑的，也可以說因爲有相當的才氣，她的言詞多簡潔而誠懇，永不帶抽象或辯駁口吻。她充滿了「自刻的精神」。到必要時，這種性格，就流爲自我的犧牲。「名高任重」，是她的箴言；雖然好羞，甚至有些神經過敏，但她有不可轉移的堅決。在她生命裏任何的危機，她都能下決心，還可安然平靜她的心地。如果祇有一條狹窄的路爲她走，同時有隻猛犸，也在此路上，她也不會有任何的變易。在堅決裏她有「見義勇爲，當仁不讓」的精神。

她還有一個顯著的特性，就是感人之惠恩；這是從父母雙方遺傳給她的特性。別人一點的分心與服役，她就覺得感激不盡；要是一些莊嚴事情，她就像深深地，永久地負着債似的。雖然她有些懶怠，不願負擔職務，常常最喜歡什麼事都不作，但如果要她作的事，她從不輕忽。同時還很節儉，並極慷慨。至于自縱的奢侈，無論在飲食上，裝飾上，在她的生命裏任何時期不會有過。

她未嘗將一個惡意的動機歸咎于別人身上，未曾聽她詆毀過別人，也未曾有過恣意不良的閒談。她善藏的

知識，迅捷地她就能審量出相識之人的缺點，她從來不揚人之惡。她認爲出版任何作品，須負一個很大的精神上的責任。她的過份的審慎，在我認爲是嚴重的缺點。在一個美好可崇敬的性格裏，審慎或是一種美德，然而過份的審慎，無論如何，是不足稱許的。並且，以我想在事實上，那是不無缺陷。那是比較合於寺院，而不合於倫敦街上。這樣足以使一個人心靈衰弱，沒有生氣，熱烈情感，不得伸抒。這種過份的審慎，使庫禮思娜除去聖經與牧師的訓諭同服役之外，幾乎關閉一切接收外界的心靈。沈思一事之真與不真，唯一問題，就是按她信奉的英國天主教義的觀點去看那事是否合於聖經的意旨。她的脾氣同性格，本來是溫和自由的，現在變了真所論「古井不波」。牠不僅僅富於情感，並有責任心。在她的行爲與著作方面，熱烈情感，都受着阻力。然而在她的詩裏，極自然的情緒，依然存在。她的著作的影響，對於一些有求知慾的人，格外顯得深切；對於詩之愛好者，認爲是精華所聚；但爲一般讀者，所貢獻的內容，太嫌一律，同時，範圍很狹並且很少關於日常生活實際上的事。

我不能不提到的，就是有許多批評家和讀者，都在我面前說庫禮思娜的詩，是「病態」的。病態的表現

，在她的詩中是可以找到——但在何處找不到病態呢？事實是這樣：她的感情與知覺，都被身體上的不健康色彩化了，這是不可逃避的。但我不承認她的詩，完全是病態的因為她有一種深摯的信仰。如果說現實的生活不美滿。只有死亡是唯一一條道路使人走到另一種生活，在那種生活裏，人始有永久的快樂與幸福，那死不過是一種過程，是苦痛的人所希冀的，怎能說這就是病態的？如果有人在他的短短塵世生涯，要從嚴重的痛苦裏，逃到極端永久的快樂裏，只須受幾分鐘身體上的苦，他怎會不捨塵世而就天堂呢？庫禮思婷娜對於這些事上的信心，如鑽石一般地堅強，所以會有那些心靈上的感應，這是很合邏輯的，也極健全。至於說那是由於病態，是絕對錯誤的。

我在別處已說過，不防再重述一下：她從最早時期到最後時期，她的著作完全是因果律的，並且的是自然流露。腦子裏想到什麼，如果她覺得在詩上含有深意的，她就將他寫成。感應到來，在她是很容易，用不着她去想題目。一詩之成，也用不着她用頂大力氣修改，初稿與成稿，沒有多大不同。如果那件事，不是她親見過的，她根本就不寫。她有什麼作品，從不拿出顯示給人，更少請教過別人給與她暗示及協助。

或者有人問——庫禮思婷娜真是個女詩人，很好的女詩人嗎？我們可認定地回答，她確是個女詩人：在她的思想上，理解上，技巧上，都是很微妙的。她不虛假，也不驕傲。對別人的著作，從不「吹毛求疵」。但她對於詩人 (Poet) 與詩文的作者 (Versifier) 的界線，劃分得極清楚。她常常不懂一個人不是詩人，為什麼要用韻律來寫東西。

庫禮思婷娜精通意大利文與法文；德文她有中等的程度；拉丁她只是初學；希臘文她一點不懂。在她的生命之中，沒有一個時期對念書是「發奮忘食」的；但在她的六十四年生涯裏，她讀的書確實不少；對於科學與哲學，她毫無所知；對於歷史，沒什麼顯著的興趣，到是很喜歡傳記；神學，我想她學過很少，對聖經是整個熟悉，餘還有 "Confessions of Augustine" 同 "Imitation of Christ"。她也喜歡 Pilgrim's Progress。我懷疑她是否曾經讀過希臘文的或是拉丁文的「神文」著作；對於小說，不反對讀任何種，Scott 的小說，她確是愛好，在早年時，她喜讀 Dickens 同 Bulwer 的，Thackeray 作品，她嫌太世俗，但她能了解他成功的地方。我想她從來沒看過顯著的不正當的書，她認識法文小說，也很有限。對於詩，（還要我說嗎？）她是很能賞鑒好的。她對

詩的感情，極有限制，祇有一個詩人，她真是贊美，那就是旦丁 (Dante)，其次大概是荷馬 (Homer) 童年時代，她會接收塔索 (Tasso) 的作品。在這些偉大著作家裏，沒有一個她以為高於柏拉圖 (Plato) 的，她一再讀他的對話 (Dialogues) 用一種深入同駁辯地趣味去讀；對於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她當然深深地崇拜，但究竟怎麼樣喜歡，那又是一回事，對他的悲劇，在感情見識上，詩的精妙的表現上，她知道他是高於一般人；但對他的喜劇，她不覺得有什麼意味該諧在牠的本質上，庫禮思 娉娜很能體會的，但帶有嬉戲的，譏諷的，假愜的諷刺，她找不到什麼趣興。她最憎惡的作品，要算是米爾頓 (Milton) 的 *Paradise Lost* 了。米爾頓的詩，她最愛好的是十四行詩 (Sonnets)。在現代英國詩人裏，她最重視的有雪萊 (Shelley)、庫雷爾基 (Coleridge)，而對華茲 (Wordsworth)，她知道的很少，關於席列，她僅知道他的抒情詩，其餘長詩，多未讀誦。唐尼生 (Tennyson) 同伯朗寧夫人，探能鑒賞，亦極尊崇。對伯朗寧，她極敬重，但沒有深切的同情。慕里斯 (W. Morris) 的詩，多年她還沒念過——這並不是因為她的詩沒有價值。她很推祟史文葆的 "Atalanta in Calydon"，認為那是驚人的傑作。還有一部著作，是小於她的女詩

人瓦布斯特德 (Augusta Webster) 作的悲劇，名叫「判決」 (The Sentence) 她對這部著作特別景仰。關於這方面的話，我說得很多，現在就停止于此了。

庫禮思娉娜是沒有政策的，祇有「誠實是最好的政策」這句格言她認為金科玉律。她的性格，守舊成分較好變成分多。在兒童時代因為受父親的影響與協助，她是在一種政治急進的空氣裏長大，這對於守舊思想，下一極大針砭，但在她的實際生活上，她仍是守舊成分多。她最喜歡的兩國人是意大利人同法國人。在美國南北戰爭時候，她堅決地反對那些不解放黑奴的人，對於美術，如彫刻繪畫等，她沒有什麼成見，也沒有多大差別力，祇是尊崇那些高尚壯麗的藝術，但她並不想佔有牠，也不是因有意去批評牠而愛好牠。對於音樂，她也不演視，但她不太懂音樂，不過，這對她，也沒多大關係。至於庫禮思娉娜的詩，在我這方面，最好默然，特別是在她的詩貢獻到大衆面前的時候，好壞由大衆意志去評判吧！

### 三、譯詩二十首

永遠地去 (Gone for Ever)

呵，快樂的薔薇苞在你的母樹身上開放，

不，你太冒失；  
不久，大地會將凋零的芳香埋葬，  
留下濕冷讓你消受。

呵，快樂的雲雀翩跹於廣潤碧藍的天穹，  
你的飛翔胆子太大，  
你的歌聲太狂喜，  
你不久也會躺在那永聽不着歌聲的地方。

經過了生命的光與影，  
我們也有歡樂，也有愁苦：  
可是在夏日的花藤蓬下  
在清晨，我們看不見那同樣為同樣的花。

——一八四六——

孤獨底薔薇 (The Solitary Rose)

呵，快樂底薔薇，紅的薔薇，孤獨地開着，  
那裏沒有人來採你，他們站在遠遠地愛你，  
你只聞見你自己的芬芳，  
上下繞繞你好像焚的香，  
你只能聽見些流着的清泉。

呵，快樂底薔薇。

沒有夜鶯為你歌唱？那麼你有什麼，  
她們只在晚上唱，早晨就休息，  
在你近旁連飛着的小小蛾蟲也沒有，  
也沒有蜜蜂在天亮時去偷你的蜜。  
你守着你的芬芳直到黃昏將盡，  
呵，快樂的薔薇。

在平靜中安息，  
你這孤獨可愛的花兒；  
是，你應該高興，  
知道沒有人也沒有蟲鳥走近你  
在悠閒的時光中，你漸漸地銷磨你的美妙，  
撒下你所有的葉兒，  
安靜地在你的孤獨中安息，  
呵，快樂底薔薇。

——二八四七——

愛 (Love)

愛是絕頂的快樂，愛是美之一切，



愛是斑白頭上之王冠，  
愛是唯一永久的責任，  
愛是記載在不斷的故事，  
燃着不斷的靈光！

——一八四七——

春底幽靜 (Spring Quiet)

若是冬天去了，  
若是陽春來了，  
我要去到一個叢林，  
那裏有鳥的歌音。

那裏荆棘叢中，  
聽紅胸鳥兒低唱；  
那裏冬青樹上，  
聽畫眉也在高歌。

那裏滿是清新的香味，  
青枝高高地搭成涼亭。  
來了一陣微風，

滿是花草的芬芳，  
風輕輕地說「我們不散佈災害；

「這裏住着安穩，

這裏住着清靜，

有清泉，又有石頭滿是青苔。

「這裏陽光照不進叢蔭，

這裏可聽見遠遠大海的回音。」

——一八四七——

復活之夕 (Resurrection Eve)

他是安息了，用不着悲泣；  
活着的人們就是在睡中也得不着這樣的恬靜。

他不聞怨聲，

也沒有嘲笑，

他今有快樂來代替生前苦惱，

有明朝代替永夜，

沒有創傷，只有舒暢，

再沒有人生的騷擾，

只有死與幽靜。

誰是那些愛他的人，要叫他還生？  
恐怖不能嚇他，  
疾病不能臨到他，  
在他之上，只有花木芳草。  
時光飛樣地跑，  
飛樣地過去了！  
那睡着的時光，  
他再不計較；  
在破曉前，灰暗的晨刻，  
給陽光照得通亮，  
似乎在暗示着，  
那復活。  
那光輝的神靈，  
那優美的至善，  
在人神面前，  
那被寬容的罪過，  
暗示着主在天上。  
與他承繼的安惠處。

——一八四七——

薔薇 (The Rose)

呵，薔薇，你是花中花，芬芳的奇觀，  
誰來描摹你在你的紅顏盛年中，  
秋光中豐滿的姿態，  
何時你憔悴的葉兒嬌羞地散開，  
露出了藏在裏面的燃着底溫柔的赤心？  
你應在陽光充足的地帶開放，  
受不着凋零與冬歌的傷害，  
那裏從沒有閃亮，雷也不怒鳴。  
可是，在更快樂的地方，他們不需要你，  
像這裏我們負着千鈞的憂惱；  
或許會不留心，也許就不要你，  
你只好孤寂地無聞地生長着：  
上天是絕頂聰明，  
他命使你來送給人間喜悅，  
使所有心兒歡寬。

——一八四七——

歌 (Song)

當我死了的時候，最親愛的，  
不要爲我唱哀歌；  
也不要把玫瑰栽在我的頭旁，

更不要那婆娑的扁柏，  
讓青草撫着我，  
帶着那兩點與濕的露珠，  
要是你願意呀，就記着，  
就是忘記了，也隨便你。

我將再也見不着陰暗，  
我亦覺不出雨打，  
我更不能聽見那夜鶯，  
在那兒泣血。  
夢魂繞線那不再沈浮的薄暮，  
也許，我會記着，  
也許，就會忘掉。

——一八四八——

歌 (Song)  
在清泉的綠草岸上，  
她永遠坐着唱；  
在和悅的日光下，  
她看游魚跳着玩。

在拜光最陰暗處，  
我永遠獨自坐着嘆息，  
看着那五月花開，  
把葉兒哭得落在清溪。  
我懷着往事哭泣，  
她為美滿的希望歌謠，  
我的淚被大海吞食，  
她的歌死在穹蒼。

——一八四八——

尋求着安息 (Seeking Rest)  
我的母親說：「這孩子癡了，  
往日她極沈靜；  
如今口裏唱着唱着不停，  
好像心中無憂無慮；  
她笑着似乎有什麼高興了不得的事。」  
我的姊妹也這樣說：「求求你，將你的秘密告訴我們，  
讓我們們你一塊兒高興。反正一定有高興的事，  
你這樣的樂，告訴我們，乖，

我們從來沒有這樣待過你。」

我的母親說「這孩子也不知怎麼了，  
這有什麼又把她的高興打消？  
病了，還是苦惱了？不，現在是冬天；  
等到春天再來，小草小花都開遍，  
那就會好了！」

我的姊妹們說：「來，和我們一塊兒坐，  
我們好同你一塊兒哭；

告訴我們你的憂愁，  
讓我們同受你的痛苦。

若是我們知道你的積鬱，也許能將牠去掉，  
至少我們一定為你分担苦惱。」

我怎能與人分担自己的苦？  
也正如快樂只有自己獨有。

我的春天不會再來，

我的好花只作最後一次開，

我只好坐着想着，

獨自一人悲哀。

——一九四九——

現在與將來 (Present and Future)

人生的什麼配我們去愛，

配我們永遠底眷懷，

除牠外，什麼也不愛戴。

永不願棄了牠？

牠是喜？牠是樂？

不，牠不是喜，牠是罪惡與憂患

不，牠不是樂，牠是疲倦。

人間底歡樂有如曇花，

人間底愁苦真够攸長；

別歡是跟隨着聚首，

黑夜是不離晚歌，

狂風暴雨會把清晨弄得天昏地暗，

日蝕遮了光明的太陽，

淒涼陰森也就這樣漫漫延長。

雖然陰雲會把太陽遮蔽，

太陽會永恆底再照着地上，

忍着憂愁存着希望，

相信憂愁終久會過去，  
黑暗會離開我們，  
太陽將重見，  
永恒永恒地增加光明。

——一八四六——

夢鄉 (Dream Land)

那兒有陽光不照的江河滾滾地流到了海，  
她睡那麼香，  
沒有法把她叫醒。  
一顆孤星領着道兒，  
她從很遠很遠的遠方，  
要來找着她那心愛的蔭涼所在。

她離開那粉色的涼微，  
她離開了那滿是五穀的田園，  
要去到那凄涼黃昏與曉泉。  
經過夢裏，就如經過了薄紗，  
她看見了天色變得慘白，

她聽見夜怨苦苦地叫。

安息，安息，一個完全的安息  
蓋住了胸膛，蓋住了眉梢；  
她臉向着西方，  
那理想之鄉，  
她看不見了長在山上與山下的高糧，  
她也不再覺得雨淋在她的手上。

安息，安息，永遠地在那綠草如茵的岸；  
只到時光打住：  
安息，安息就在她的心絃之旁，  
只要喜悅趕上她那無憂無慮的逍遙，  
苦惱叫不醒這覺，  
黑夜，晨光也不再破曉。

——一八四九——

歌 (Song)

呵，善微是爲那含羞的少年，  
桂花爲那力富的壯年，  
爲我折一枝長春藤，

我是年少心已老。

呵，紫蘿蘭是爲那年少早殤，  
丹桂爲那辭世者正當年富力強。  
當我衰老時，  
仍給我那生前要的憔悴的春藤葉吧！

——一八四九——

願望 (Wishes)

呵，我願我在遠遠地方，  
在一個籬笆環繞的深巷，  
高興地聽着那遠方夢一般的羊羣的鈴聲，  
嗅着那路旁的野花與新的稻草的芬芳。

我願躺在一個小小丘上，  
那裏有陰翳，蝶兒與茴香  
在樹之下，有太陽的天。

或我願躡到一個大海之旁，  
前面有大海，後面有高岸，  
一陣陣從溫暖兩方來的和風告訴我

康健與快樂爲一切的人們是怎樣地安排！

任我在何處皆所不計，  
只須我能同你一起，  
聽着你那溫和的聲音，  
我仁慈的老母。

一八四七

忍着吧 (Have Patience)

樽兒全破了，  
芳醪滿地澆，  
歌聲歇了。如果你願意  
聽，聽聽這道破的真詮。

我們總是想着明天，  
我們不能看見牠，又誰能知曉。  
我們想到死就疚心，  
可是又不能逃掉。  
青春過去像電花，  
閃去不再回還。  
這一點光熱亮了一塊地，  
掠過了教堂尖頂，

死人，墓石變成一遍白。  
青春過去如在白玫瑰杯中的香氣，  
熱的太陽飲乾了那杯中滿溢的露水，  
那時花瓣兒喪失了那曾經如花似玉的生命。  
紅顏不留戀，  
蜂兒也不來，  
當玫瑰已死，葉兒飄落，  
大地上處處帶着雪白的喪服，  
可是曾經馳在綠葉叢中的刺兒還在——  
這玫瑰已是無人理會的客人  
也沒有人愛或同情。  
別看少壯時那樣剛強，  
年老了還是一樣的龍鐘，  
少壯從沒有心滿意足時，  
老年又失了熱望，  
現在較過去更是苦多樂少，  
煩惱更頻頻來打擾，  
從頭到尾，人生本就是這般疲勞，  
願我們不要忘掉。  
痛飲一杯吧！可是，又怎麼成？  
所有酒杯全破了。

那麼現在還是忍着吧，  
這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紀念品，  
一會兒，我們也就用不着這些使我們高興，  
棕枝兒婆娑，白冠，我們的功勞的酬報，  
都一起漸漸快到我們眼前。

——一八四九——

黃昏底幽靜 (Twilight calm)

呵，多麼恬靜底黃昏！  
那西方的雲霞，  
漸漸地灰暗了，更灰暗了，藏進了暖的太陽。  
蜂兒，鳥兒完了他們快活的工作，  
找着他們暖暖地窩兒，住下。

綠蔭深處，一隻鴿子坐在那裏靜着；  
一個小松鼠從一個枝頭往一個枝頭懶懶地跳着；  
但現在已止住，躺在他藏食的地方歇着。

花兒一朵一朵的收合了，  
百合與帶着露珠的玫瑰，  
看見月兒，就藏了柔瓣。

炸燻不作聲了，可是烏鴉不停他們噪雜的音調。

在菩提樹的肥根下，

地鼠盤起腿兒，吃着他的美味，

開懷地嚼着，又時時得停住

聽聽旁邊有沒有消息。

聽遠遠地叫着，這是回家的牛；

更遠的一陣風恰好帶來

宏大的不斷的海的鳴咽，

一會兒高起來，一會兒又幾乎聽不見。

小飛蟲，那夜間的小飛蟲，

在空中打轉，

夜貓睜大了眼睛，張開翅膀要飛去捕小鳥

蝙蝠都醒來，沒有殼的蝸牛

黏黏的，赤條條的，也慢慢的爬出來。

聽，那是夜鶯！

訴說着那老套的故事，

當地球還年青時，她就是這樣歌唱，

人間最初的幽谷，曾給她的歌唱以回音。

我們把她那歌的熱情

叫作愛情與苦痛；

可是，我們未曾了解，也從不知道

也許她的熱情是一個高興

在每一個血脈裏顫動。

鹿羣各自分開馳，

公的在這邊，母的在那邊，

小的，靠着他們母親身旁睡，

一直從晚到天明，

他們睡着也忘記了怕。

鬼子走到那兒就在那兒睡，

那機靈的眼睛不敢緊緊地閉；

公雞們也不叫，母雞也不吵，

只有那黃狼在外邊跑，

專給些得失的小鴉或小鷄們嚇一跳。

遙遠地一顆顆孤單的星出來，



一會兒滿天亂擠眼，  
怎麼露水把到處弄成這般濕，  
近處火螢蟲點死了她的燈，  
遠處她一閃一閃。

于是暮色漸漸地深，  
也好像東方日出，天就漸漸地亮。  
夜深了，那萬籟俱寂將不再留，  
恬靜底時光就這麼逝去。

——一八五〇十

憔悴 (Withering)

影謝吧，嬌柔的百合花，  
影謝吧，呵，紅紫的玫瑰  
影謝吧，所有的花，  
那些曾經開着的頂可愛的花。

去吧，淒涼的秋天，  
來吧，呵，嚴寒的冬日  
讓青青地禾苗枯萎在土壤裏。

生立刻緊緊地跟着死，  
生命跟着憔悴，  
趕忙呵，我們不久又要回到欣然的陽春。

——一八五〇——

願 (A wish)

我願我是一隻小鳥兒，  
翩躍到那看不見的雲天之外；  
我願我是一首曾聽見過的歌兒，  
但常在心頭反復思量，  
或是在地板上的被風攪動的百合花的影兒，  
或是頂親愛的一個字的回音，  
超越過去的一切，  
或是一個期待着希望的記憶，  
這不再來的希冀。

——一八五二——

秋 (Autumn)

憂愁飛去了，  
希望與恐懼聚在一塊兒，  
憂就死在秋中。  
爲一個朋友，就苦惱也是高興，

當恐懼沒有了，那希望也不存在。  
秋天使鴛鴦寂靜，  
在這荒漠的秋天裏，誰還能談愛？

——一八五三——

III (One Day)

我要告你他們何時相聚，  
是在那清明的初春時節；  
古樹猶在萌芽，  
橡樹看着還帶冬天樣，  
櫻草與脈脈的紫羅蘭，  
均已生長在青苔地上  
鳥兒集聚正忙着歌唱，  
同仁相視底建築新房。  
我要告你他們何時離別：  
正當遍地秋麥都變黃，  
那時他們別了，心裏惆悵，  
那向下望着的太陽，  
還是高大同往常一樣；  
只是他們丟掉了一個玉冠，  
他們過去的往日，

只是永去不再還。

我不能說何時他們重相見，  
真正是他們要再相見時，  
恐須在上天樂園：

他們等候這時期到，  
中有一個首疾心焦，  
在死海之外有愛憐，

昨天，今天，永遠；

天使要問他們，「如何？」

他們將回答，「好！」

——一八五七——

我會忘記嗎？ (Shall I Forget?)

在墓的這邊，我會忘記嗎？

我也並沒有允許什麼：你須等着瞧，

要忍耐，有勇氣一點。

(呵，我的靈魂，瞧着他，他那裏守着我。)

在樂園的和平中我會忘記嗎？

我也沒有答應你什麼：朋友，跟着瞧，

要忠誠與聰明。

(呵，我的靈魂，引導我向前去，同我一塊兒走)

——一八六五——



特 各 司

1771—1832



高 斯 華 綏

一 九 三 二 年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獲 獎 者

# 司各特的片面觀

立家

## 司各特的片面觀

在司各特 (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 遺給我們許多禮物之中，有一件是永遠也不會令我們忘記的——就是他重新將蘇格蘭中古世紀的光榮復興起來，這在詩裏或小說裏時常可以找到証據的。自從蘇格蘭受了宗教革命的影響之後，一切文化的標準大都屈從了英格蘭，而蘇格蘭自己的光榮的歷史差不多沒有人能記得清楚了。勇武的國民性及艱難的爭求獨立的奮鬥的毅力也沒有以前那般強烈了。總之，蘇格蘭人這時差不多忘掉了自己是一個有光榮的歷史的民族。生在愛丁堡的這位天才的詩人兼小說家便在這時作起復興蘇格蘭的光榮的偉業——這所以在他的詩裏及小說裏寫些中古世紀的生活及勇戰的武士的生活的緣故。這所以拿着他用血汗賺來的稿花費在度中世紀的生活裏面。

他的志願的萌芽是由于三方面：——

(一) 環境的啓示——幼年的時候他已經有了極強的傾向。這傾向是他在沙地諾 (Sandvknowe) 時形成的。

因為他鎮日與一個看牛的小孩躺在草地上看着空中的馳雲，聽着無稽的蘇格蘭的傳說。並且他的祖母，一個喜歡詩歌並且善長于說故事的老太太，時常在休息時唱着蘇格蘭的民歌或講着英雄的冒險的故事所以給他不少的啓示。他自己也會說：「在這裏（指沙地諾），優美的靈感時常跑到我的頭上來，這使我日後的嗜好。及成功上皆得時常念到它的好處的。慈和的祖母也常在我遊玩乏了回家休息的時候講些故事，關於那些著名的英雄的探險事蹟，並且唱些民歌給我聽。」

(二) 詩集的靈感——幼年的司各特別感到興味的——一冊書便是波賽編的英國古代詩歌斷片 (Percy's Reliques of English Poetry)。這本詩集供給給他許多靈感使他立定了一生的志願，所以一七八三年起他便採集了許多民歌，而集成蘇格蘭的行吟樂人 (Minstrelsy of Scottish Border) 及古詩人的譚歌 (The Lay of Last Minstrel) 二冊著名的歌集。

(三)友人的協助——收集民歌及出版的事情若是沒有霍格(T. Hogg 1770—1835)，意利絲(G. Ellis)及黑伯(R. Heber)這三位友人的協助恐怕司各特的天才要轉向他方了吧。這蒐集及出版的工作的完成令他得到了很好的批評及豐富的稿費而決定了以文學為一生的事業。

除了這幾個具體的影響之外，我們知道法國革命賜給司各特的——因了而燃燒起來最強烈的愛自己民族的火焰——功勞也是他的一生所不能忘記的。

無論管愛司各特的或是不愛司各特的都得佩服他的這種精神，都要看清了他所肩了三四十年的復興蘇格蘭的光榮的歷史的重任。所以司各特是愛他自己民族的，愛自己民族的過去，那炫目的一頁過去的歷史。

一般小說家的凝視世間的互相影響的關係是很不同的，在這點上我們要澈底明瞭的。迭更司(C. Dickens 1812—1870)看到了中下社會的人物的生活的種種現象而下筆去寫「人與人」的互相關係，朶斯退夫斯基(F. M. Dostoyevsky 1822—1881)感到的「人與上帝」的溝通而着手在「人的命運」這方面而寫了罪與罰同樣司各特的理想中為古代的風俗，習慣及人民的單純或戰士勇武的生活所激動而唱出這類的古歌來這沒有什麼可

以非難的地方。無論是「人與人」，「人與神」或「人與以來的習慣制度」的爭鬥都是表明「人與外力」的爭扎——這就是詩，小說及劇的發生點。因此司各特寫 Jane Deans 之對於她的妹妹的純愛為世間流俗的信仰所限制，Ravenswood 之對 Lucy 的熱戀而與彼此二家意見的世仇的衝突，或是二個好友 Wake 與 Robin 對於國家的異而破裂了深厚的友誼等等都充滿在魏維萊說都裏面；司各特貫穿地寫那些國家與家族的愛，古代制度的讚美及對於它的滅逝的嘆息，迷信古代一切的恐懼及對於舊日遺下的錯誤的悔恨；而很少以男主人翁或女主人翁的戀愛事件作為中心——這是與當代浪漫派的小說家截然相異的地方——他以這些事件作為陪襯而使他們與已經的社會制度的衝突更加嚴重。然而另一方面司各特並不是忽略了性格的描寫，凡是他的小說對於人物的性格都很顯然易辨的不像奧斯丁(Jane Austen 1775—1859)是漸漸進展的。當他介紹給我們一個人物時我們就能完全體會到他的個格的主要點，不必等到讀完了整部的小說。所以司各特人物的描寫是圖畫的，不是音樂的——這就是固定的而非流動的。

司各特所寫的人物為要完全顯出本然的土色起見，那些人物大都是不與外界有過很密切的接觸。

「我選取小說的人物」——他在The Antiquary的序上說，「從最不受旁的民族的影響的社會中得到的。」所以就是除了這篇小說之外如Guy Mannering The Heart of Midlothain 也都是寫一些不與外界接觸的蘇格蘭人民的生活。像樸素的顏料在中古世紀的畫布上所湊合成的圖景。他的這種傾向在早年詩歌裏更有顯明的痕跡。他的急切忠懇的祖國的愛在他所收集的歌謠中便可以窺得一二了。如本刊所載的司貧士男爵(Sir Patrick Spens)便是一個例，裏面敘到蘇格蘭人不堪受挪威人的侮辱而不懼一切危險的將自己的生命付託給祖國的光榮可以說是司各特的精神的表現。他極切地愛他的本土所以對於一般為外國的風所吹飄而忘了自己的人們很不客氣地罵着，在「行吟樂人的禱歌」裏他這樣說：

Breathes there the man, with soul so dead,

who never to himself hath said,

Whose heart hath ne'er within him burned,

as home his foot steps he hath turned

From wandering on a foreign strand!

——My Native Land.

司各特給我的這件禮物——蘇格蘭的往日光榮歷史

——實在是使世上的任何人們都不會遺忘的，同時蘇格蘭人也可以值得誇示的。有許多人批評司各特大都是忽略了這點。同國人開萊爾(T. Carlyle 1790—1881)曾經有過誤解的批評；雖然歌德讚美他，與莎士比亞相比擬。羅斯金根據美學上的觀念表示司各特是「自然」的最忠實的傳達人。同時哥斯(W. Goss)也能欣賞他的述說故事的天才。這固然在外面的可以見到司各特的偉大的地方——那活潑生動的講故事的能力及巧妙精細的繪描自然的風景——然而植栽在他的心間的志願——復興蘇格蘭的光榮的雄心以及他盡了這種的使命的努力實在是我要享受我們的最高的讚仰與至上的崇敬的。我不相信他被大批評封鎖在局部的地方觀念或指責他的思想的不正確，或帶有復古的嫌疑。司各特的小說因為欣賞內容有許多阻礙的地方及民族與國度不相同的關係在外國得不到很多讀者的認識。在中國也是一樣。不能得許多的忠懇的讀者。於是誤會也很多。說起來實在覺得心愧的。紀念司各特不得不令我們想到了我國的小說家的對於以往的光榮歷史的忽略——差不多就等於忘了。所以藉着司各特死後百年的時候感謝他的為人類留下不朽的寶物的時候，盼着百年後我國小說家也有這種令人像司各特這般感謝的地方——我們等着，我們希望着，並且預先

向他們致敬謝之意吧。

——本文有許多地方是由九月份“Atlantic”雜誌中選來的材料，並且相當的也引用了劍橋版的英國文學史中的話，作者不敢掠美特此聲明，又關於司各特的紀念文據我所知道的有新月申報月刊現代及國聞週報可參看。——作者

---

春是萌芽，夏是蓬勃，秋是結實；然而也就  
是衰落！感傷意識上頹廢沒落的都市摩登男女跳  
不出這甜酸苦辣的天羅地網。

（茅盾，秋的公園：東方  
，二十九卷，八號。）

---

---

### 「老人的歌聲」

歡喜寂寞的人呀，  
呵！轉瞬即成孤零；  
人們都在生存在相親，  
而使他一人心疼。  
也罷！讓我自己苦悶！  
我只要能有一個時辰，  
相的是孤孤零零，  
那時候我不會獨自一人。  
有一個愛人兒側耳潛臨，  
看他的女伴是否獨自一人？  
無靈無夜地都來相親，  
使我孤零者心疼，  
使我孤零者苦悶。  
啊，我只要有一個時辰，  
孤零地竄入的墳塋，  
那時候心疼和苦悶會和我分身！

（錄自哥德爾的迷娘，余文炳譯光華版）

---



# 哥德的威黑木·麥斯特

邢桐華

你可知道那繡纒開花的南方，  
金黃的香橘在密葉間閃映；  
一陣和風吹來自蔚藍深天上，  
長青樹靜，月桂高高地挺長？  
你可知道了，那麼？

那里喲！那里，

哦，我的心愛的，你得同我走！

你可知道那家宅，那石柱高聳的門洞？

屋屋皆閃爍，廳堂輝煌得晶明，  
大理石像亭亭立，個個相賦望；  
這是怎麼了，可憐兒，他們可把你？  
你可知道了，那麼？

那里喲！那里，

哦，我的保護人，你得同我走！

你可知道那山嶽，那雲裏懸着的渡橋？

驢兒們在霧中摸索，急流咆哮，  
深洞裏蠕踞着蛟龍的族類古老，  
山岩欲跌下，上面奔騰着着滾滾飛瀑？  
你可知道了，那麼？

那里喲！那里是

我們的歸途；哦，我的爹爹，你可同我走？

——  
迷娘歌

威黑木·麥斯特 (Wilhelm Meister) 總要算是哥德的著名的小說了；不，在世界小說界中恐怕也是罕見的作品呢！寫浮士德 (Faust) 那樣宏大莊嚴的詩篇的詩聖也實在是精深奧妙的小說作家；不，哥德不只是一位詩人，也不但是一位小說家，而乃是一位偉大的創造者。自然贈與了我們這世界，其中萬物叢生，日月照臨，四季旋轉，永無息時；對這一切，我們感謝那看不見

的，普通常祿的偉力。詩人給與了我們至美無窮的形象，樣式，宇宙萬物，躍躍欲生；使我們感動，使我們眼花，使我們陶醉，使我們高揚，歡躍——那第二的同樣真實想像世界。爲了這，我們不得不感謝那詩人的創造者。浮士德的序說得很明白：

【詩人】

去，去給你自已找一個更從順的奴隸！

怎麼！要天地所賦與詩人的。

最高的權力，至上的人性

這般下賤地拿來給你增加財富？

是從那里詩人執掌了萬人之心，

憑了什麼他戰勝了人世的種種？

不是他那心的融和，推向遠而暗，

把整個的宇宙同自己打成一片？

當天地漠然地在紡錘輪上

向無盡的永恒把線兒旋轉，

宇宙萬物使不調合地喧嚷，

在沈悶的騷音中滾成一團；

是誰，那麼，把這物的不變規程

劃分，煽起了萬古話和的舞踊？

是誰把個人聯結到衆生全體的運行，

在那里心靈兒鼓動着最大的共鳴？

是誰請狂風暴雨把胸兒沸騰，

在沈思的魂兒上燃起夕照？

是誰把每朵艷麗的春花

搬向戀愛之燦爛的步道？

是誰把那些無名的葉兒編成王冠，

報荒墟以榮譽，在英雄功業的每個疆場？

是誰鞏固了峨靈普斯山，聚會着神仙？

是人類之力嘯，是詩人之力嘯。

偉大的詩章！這對許多人是一個似非而是的真理，

而又是何等精深的真理的詩句，正說出了詩人創造者的

秘奧！

二

然而，威黑木·麥斯特這小說是有幾點值得注意的特點的。文學是時代的產物，這是不錯的！我們在哥德的威黑木·麥斯特裏可以看得出來。在這小說裏是描寫了資本主義的萌芽，而對這下過極銳利，天才地明晰的預言。這幾乎使現在的人讀起來不勝驚異的。

在威黑木·麥斯特裏，商業的本質和資本家的靈魂是無比地藝術化着。在另一方面，它顯示了現代資本主義的體形。威黑木的親友威爾內爾（Werner）是一位

有靈感的商人。本書後編的羅大遠 (Lothario)，亞爾諾 (Jarno)，黛來莎 (Theresa)，要經營資本主義化的農業；他們收買大宗土地，講求最新的生產方法，新的生產組織。這顯然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初期發展的形態。

然而，威黑木·麥斯特的主要內容可並不在此。這是寫一個藝術家的成長，個性的實現，在種種環境中他所經歷的事實的感想的，尤其是關於演劇方面的。

主人翁威黑木·麥斯特這姓名並不偶然的。沙士比亞是他自認的義父。沙士比亞的名子是威廉 (William)，所以我們的主人翁採用同樣的名子 (英文的 William 在德文是 Wilhelm)。他從小就是生成的藝術家。蕭帕蕭 (Puppel Shaw) 是他未來活動的最初啓示；哈孟雷特 (Hamlet) 是他青年時代的一切渴望，一切努力的總結晶，總完成。

演哈孟雷特一劇，竟佔去了這書的一半以上的內容；對沙士比亞的鑑賞崇拜；對他的全體的印象；對於哈孟雷特劇本的見解和推敲；人物的分配和演作，佈景，效果，和一般演劇藝術的理論；以及最後排演的經過，實演的情形，觀衆的熱狂和冷淡。關於沙士比亞和哈孟雷特的意見批評，據劉易士 (Sinclair Lewis) 說，依然是世界上最高的；對於演劇的種種珍見，仍不失其真

蒙和智慧的吧！

### 三

前面，我們已經知道，這書的意義並不限於演劇這一事上的。演劇，藝術，以及詩人的最高的任務，他的所以神聖不可侵犯，他的內心的渴求和景仰；這些，是除了哥德沒有第二個人更能有力地，透闢地，精奧地說出來。實在關於詩人的自覺，不能有更燦爛的啓示了。

其次，再說威黑木·麥斯特這書的全般的意義。威黑木是一個積極的人物，是擺在全人類之前的模範，是向最高的目的努力不息的英雄，是不断地渴求美善，完全，永不停滯，滿足的生命的化身。他所要求的是自我的開發和自我的完成，而到最終的自我的實現。個人努力的目標是美和善，具體他說來，是藝術，道德，和秩序，或簡稱為文物制度。我們知道中國的古聖先賢們，繼承着孔子的學說，講製禮作樂，行仁義的大道理；這不期而同地正與哥德相遇，在哥德那里引起了共鳴。而因為哥德是藝術家，這些真理更引到了生命，更覺到了有機的，具體的表現。(這事，我們可從哥德晚年熱心地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學一事來看。)

同中國儒家的哲學一樣，哥德是不信宗教的。上帝的信仰在他是不能容受的；同樣，一切奇蹟和神秘的啓

示，他都不置信。我們看浮士德一書的前部裏浮士德和馬加里特 (Margarete) 的關於宗教的一段說話即知；同時，在威黑木·麥斯特裏一切宗教的修行，聖蹟的信仰等，都是當作一種錯誤的結果，倘不說是諷刺般地描寫着的。一位伯爵的出家修行，乃是由於一件很可笑的家庭的兒戲。迷娘 (Mignon) 的母親，那位被四方遠近禮拜着的聖母，實際上是一個很不幸的兄妹結合的犧牲者；這事實被保守得絕對秘密了。這兩件事實，特別是後者，是非常嚴肅地當作悲劇寫着的，其中並沒有絲毫的嘲笑，沒有半點諷刺。事實完全是悲劇。這里充分地雄辯着哥德對於宗教的懷疑，同時，清楚地顯露着哥德的執着現實的透明的性格。

哥德評價音樂的感化力遠在教會之上；他把美和規整的重要遠置在盲目信仰和狂熱的禮拜之上。陳設之莊嚴和均整，是他在這書中再三宣說的。實際上，他把現實的一切，地上的一切，人間努力，禮樂，文物制度，拿來與宗教對列，而否定了後者——至少，他的中心思想是如此。

哥德是透明的唯物主義者；他在科學上的莫大的貢獻且不說，他的整個的宇宙觀和人生觀也是建築在物質上的。這話，初聽來，好像近于武斷，憶斷；實際上，

哥德的宇宙觀汎神論等仍不外是一種着了神奇之衣的詩人的唯物主義罷了。他所說的看不見的偉力，宇宙萬物的相感相應，個人與世界全體的諧和，有機的關連等說，都無非是一種穿了詩人錦衣的科學之體。什麼牛頓的地心吸力和萬有引力說，什麼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這些要說是神秘也未嘗不可，說那是科學也自然是對的。

從文藝復興以來，舊的封建制度崩潰，新的社會生產力登台，城市勃興，工商繁榮；舊時代的觀念形態和避世棄地的思想已經失去了生命，不能存在。浮士德便首先打起反叛之旗；隱遁和活動便開始了激烈的鬥爭。結果是新的綜合產生了；浮士德戰勝了。

關於浮士德的議論，我們可以暫且擱起，把話仍回到威黑木·麥斯特來。

#### 四

我們開頭說過威黑木·麥斯特的兩種特性：其一，是表現資本主義的初期輪廓；其二，是含有不少的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的成分在這小說內，更確實地，具體地說來，這小說顯然有些處很近似安斯托也夫斯基 (Dostoyevsky) 的小說。迷娘是特殊的非凡的人物，奇特，怪僻，非常悲劇般的，但却是異常生動，可愛無比的人兒。迷娘是詩和苦痛的化身；哥德在她身上體現的憐憫和仁

愛。哥德是非宗教的，我們已經說過；然而，他在迷娘身上却體現了不少的宗教的感。本來，宗教的意義是廣汎的，而憐憫和仁愛，對一個可憐的人類同族的同情，是出於人類的天性。人類的最高價值雖非宗教心；然而，人類的最高的，最純潔的感情，却不外是憐憫和同情。倘若沒有這二者，我們不知道這人間將要怎樣了。

文學和藝術是表現人類的一切思想感情的；而表現人類的至高感情——憐憫和仁愛——的是那最能打動人類之心的，最能震撼人類的靈魂深處的文學和藝術。在這神聖的處所，善和美已經融合為一；善即是美，美即是善了。人類的最高貴的感情也就是人類的最美的感情。我們說這些話不是為宗教張勢，也未嘗少損了藝術家的尊嚴。一切都相融合，一切都合而為一，都出發自同一的源泉——人類的靈魂。

我們尊敬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並不是因為她向我們諄諄說着聖書，乃是因為她確實光榮地，有力地表現了人類的至高感情。憐憫和仁愛是俄國文學的關鍵，在那兒有她的偉大。

要證實我們的話是很容易的。威黑木·麥斯特一書裏的迷娘便是最好的，最美的一個例子。一當迷娘登了場的時候，這書便立時五彩煥發了。哥德所贈與迷娘的

篇幅成爲威黑木·麥斯特一書裏最寶貴，最美麗的篇幅了（即迦萊院(Calye)所謂黃金的篇幅。）同樣，哥德所贈與那個鬚鬚蓬蓬的老豎琴師(The old harper)的，也是最爲崇高的。老豎琴師是詩歌，音樂，不幸的化身，是命運的不得安息的罪人。

##### 五

迷娘是家世渺茫，性格奇特，容貌動人，濃眉大眼的，十三四歲的畸形兒。她是一個可愛的女孩子，雖然她老愛穿男孩子的衣服。她能歌善舞，是大自然的親人，詩和美的寵兒。同時她可是老講一口精德國話，永遠寫不大好，讀書也不見得聰明。詩歌情思是她的天生的才能，是自然母親親手贈與她的財寶。她是早熟的，情感非常激越。她老愛睡在地板上。她每星期日到教堂去祈禱。聖詩，她能唱得莊嚴而動人。你若叫她跳雞卵舞(The egg's dance)，她絕對不肯，會用痛哭哀求央告你。但她可以自願地儼伴奏者，合着音樂，跳給恩人威黑木看。

啊，她原來是被人拐帶了來到馬戲團的小女孩，離絕父母家鄉呀！她是流落在異國的天空下的孤兒。她的身世是可歌可泣的；那是一首最美麗的詩，將同大自然的一切愛嬌長留在人類的記憶裏！她的死是莊嚴的，神

聖的；哥德的天才把她升入天堂了。

六

其次，這書的至大創造是菲利娜(Phina)那女人。在這一點上，哥德傳的作者劉易士(G. H. Lewes)是完全正確的。

菲利娜是怎樣的人物呢？她是這世間最可愛，最迷魂的女人；你可以走遍全世界找不出一個這樣的女人來。每一個遇到她的男子，無論是孩子或老頭，都覺得他乃是她的第一個愛人，會一下被她迷住了。她可決不是一個吸血鬼，一個吸血的蝙蝠(Vampire)。她是天真，形容不出來地天真。她是無猜的孩子，說不盡地活潑，頑皮。她可以同你開一千個玩笑，淘氣得不可收拾；然而，最後她可以用一付天真的笑臉，一個至甜密的親吻，消了你的怒氣。

同時，菲利娜又是一個大胆，能幹的，非凡的女人。話是這樣的：以威黑木為中心的馬戲團——菲利娜是其中的要角——從一位伯爵邸退出之後，在路上遇見逃兵了。那時邊境正有戰事，離戰區較遠的地方也都被逃兵威脅了。馬戲團裏一兩個胆大的人奮鬥抵抗了一會之後，自然是全體被槍了。威黑木受了重傷，暈倒在地。等他醒來了的時候，她正躺在菲利娜的懷裏；周圍箱

子行李亂七八糟地放在地上；其他的人都不見了，除了老醫琴師。然而，非常令人驚異的是，菲利娜的箱子絲毫未動。什麼道理？原來是，在眾人驚慌紛亂時，她同逃兵的首領講了情，以貞操為交換物而不動那個箱子（那里有威黑木的重要財物。）其他被搶得精光的同伴們和唬掉了魂兒的女人們都妬羨她，然而可不能不卑視她：「上帝在上，這女人是犯了何等重大的罪孽呀！」

實際上，如若沒有菲利娜，威黑木恐怕早已死於非命了。大難過後，他從傷痛昏迷中醒過來時，啊，他乃是躺在菲利娜——他所憎惡的女人——的懷裏的。隨後，威黑木被抬到鄉間的教堂裏；菲利娜半玩笑地說：

「我不許你另找看護。隨你怎樣討厭我，我決不離開你的。男人的知情又有什麼呢？我決不要你知我的情的。感謝或不感謝我，都由你，對我都沒有關係。」

唉，可愛的女人菲利娜！這是你向一位被你害苦了而萬分憎惡你的男人講的話。唉，你是愛他的；菲利娜，他也並非不愛你的，不過你的兩朝三夕的愛費太使他痛苦了。

七

哥德怎麼創作了這樣出奇的女人呢？在我們只是驚異和欽佩罷了。倘要把全世界的文學拿來細細地比較，

哥德的這位女性幾乎是獨一無二的。在沙士比亞所有的傑作裏，我們也找不出這樣躍動迷人的女性來。德斯夏母琴 (Desdemona)，朱里長特 (Juliet)，阿爾菲利亞 (Arphelia)，克里歐裴插 (Cleopatra) 等女性雖然都是天才的心血的結晶；然而，要比起菲利娜來，那就顯得弱小，單純得多了。倘若說前者那些是靈魂的影像時，後者便是血肉跳動的軀體了。菲利娜決不只有肉體的，任何讀者都可以知道。像這樣淨溢着生命的力，青春之力，歡樂之力的女性，可不會有過。讀着威爾黑木·麥斯特一書時，我總想把安斯托也夫斯基的小說來比；我想起他的加拉母琴大兄弟 (Brothers Karanovitch)，罪與罰，惡靈，白痴等等來。安氏的小說是以哲學思想和人生問題為生命的，在許多地方近似哥德的傑作。我們現在只談哥德的女性菲利娜。菲利娜在若干處所，在少女的嬌媚上，是及不上安氏的阿格拉亞 (Aglaja) 的；但從全體說起來，菲利娜比阿格拉亞豐富得多，而且富於變化。雖然，阿格拉亞是世界文學裏的一個驚異，還是不可否認的。比起阿格拉亞來，菲利娜要快活得多；前者好使氣，後者愛玩笑。一對妙的人物！

什麼決定哥德的優越性呢？那是人物行動的具體化，動力化。抽象的描寫不能產生生活的形像；只有動作才

能使你的人物個性畢現，活躍。這兒就含有創造的真理；藏着大藝術家的秘密。

## 八

人物中，除前面的迷娘和菲利娜之外，還有值得記憶的是謝洛 (Sillon)，奧來利亞 (Aurelia) 兄妹。謝洛是巨匠的描寫的巔峯；人物並未發展。反之，奧來利亞却是沙士比亞筆下的，是另一個阿爾菲利亞。像哥德那樣受了沙士比亞感化的大詩人所描寫的奧來利亞許是來自奧菲利亞——哈孟雷特的愛人——的靈感的。而是在劇中奧來利亞也這樣自比過。然而，她還是有她的個性的，是完全被熱情所摧毀了的，高傲不可接近的女人。她的不可抑止的發泄像是從火山深處冒出來的火花似的；那又像是從暴破了的心臟吐出來的血塊似的。唉，奧來利亞，誰聽了你的訴苦，誰聽了你的悲哀的傾吐，不與以滿腔的同情熱淚呢！

奧來利亞是被她一個愛人，第一個完整的偶像，給拋棄了，以致於陷入了不可拔的哀痛苦海中。她的生命的光完全被悲哀蝕去了；生活對於她實際上就是為了回味她的苦痛。她的生命對她已是多餘了。她抱痛演劇，把鮮血灑向了台下。觀眾為她的真情落淚；他們為她傷心，為她所演的主人翁傷心，因而更崇拜她的藝術。這

女人就這樣把她的最後的一滴血液盡傾在舞台上。結局是很淒涼的。

九

奧來利亞這人物的創造，是用對話的方法：讓主人翁自訴其性格，遭遇，身世。安斯托也夫斯基的一切人物創造都用這單刀直入的對話方法的。無論索尼亞(Sonia)，拉斯加爾尼可夫(Raskolnikov)，加拉母奏夫，被佔據者(The Possessed)，和米矢金王子(Prince Myshkin)，都是同出一轍。而安氏遂以對話的天才獨步於世界文學中了。布蘭德(G. Brandt)博士說那是無限地美妙；米爾斯基說那是無匹的描寫個性的藝術。

這方法就是專憑了人物的自白和對話，來表現這人物的整個生命，並不用什麼特別敘述，加工描寫。我們聽到這人的談話，我們就可以知道他的性格之剛柔，品行之善惡。而且，在對話的最成功時，連說話者的面貌都可以歷歷地看見。例如，加拉母奏夫的最後的法庭的場面，就已成爲著名批評家們的共同的驚異了。關於這種藝術，我們可以看威黑木·麥斯特一書的後兩卷的。  
威黑木·麥斯特一書的第二卷就用去了二十年來的光陰。很明顯地，哥德的最初的意思，那就是威黑木·麥斯特的演劇的使命，到後來已經變更了，而且，連藝術方法也變換了。後兩本中的人物，如羅大遠，黛來莎，擊塔沙(Zerkow)，特別是那可敬愛的黛來莎，是完全用對話的方法來描寫的。後兩卷，實在除了迷娘的身世的追述——一個美麗有力的悲劇的插語——她的隆重的葬式，和誠樸動勞的黛來莎之外，已沒有什麼可觀了。羅大遠是未完成的，沒有什麼驚異的。

十

威黑木·麥斯特一書學徒時代完成之後，哥德久不寫小說了。在晚年的時候，他再寫威黑木·麥斯特的第二部遊歷時代。那時他的思想又有變化了。在第二部裏，他使寫出他的長年思想的結晶：三教主義。說起來似乎很神秘的，實際上，三教主義不外是敬天，憫人，自尊罷了。至此，哥德的希臘精神已同基督的精神調合了。然而，充分表現哥德的中心思想的是在威黑木·麥斯特的第一部和浮士德的第二部(臨死前第一年完成的)。在後者上，哥德表現出對於活動的贊美，努力和工作的人生觀。

後記

哥德的不易懂，在文學界裏是早有定評的。浮士德第二部，就不大有人讀。威黑木·麥斯特這小說是哲學



味道十足的東西。就是那被一般哄傳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憑心說，也不是容易懂的。不懂得自然和人的關係，不能感覺人類和宇宙間其他事物的緊密的關係的人，就永遠不能真心地、悟意地、痛快地讀那些東西。

哥德的作品是積極的，勇敢的，向上的。例如浮士德一書，那是何等重要，人類精神領域的一切問題都表現在內了——而且還不一定只限於精神。過去的任何詩人，任何傑作所沒有接觸和表現過的，這裏都有了。荷馬（Homer）未曾有過；沙士比亞也是很微弱的。只有一個哥德可以說是近代人類的精神的淵源。

在哥德的全思想，全人格中，自然佔了最重要的地位。美和愛在哥德裏是必不可少的。哥德還崇敬藝術和音樂。他主張發展個性。他的世界是有太陽，月亮，星辰，山川，草木的。他的樂園是在這個世界上；他愛現實生活。他認為精神應同肉體調和；上天應同世界並存。工作和活動是人生的目的；隱遁和出世是要不得的。所以，在哥德的百年祭時，世界上所有的人類，不分國界，不分民族，不分階級，都來歡欣鼓舞地慶祝他。他們像孩子般地忘形高興。他是人類的太陽，因為他是他們的一切精神，活動的指導者。

劉易士（G. H. Lewes）說過：「他是一個詩人，

他的宗教是美，他所崇敬的是自然，他的目的便是文化。」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

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而

今。識。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

還。休，却。道：「天。涼，好。箇。秋。」

辛棄疾醜奴兒



大抵詩之作。出於無心。則其情真。又必各有所爲。故其義實。……後之詩人。則異是。彼既以詩自命。人亦以詩相屬。於是外物爲主。而詩役焉。詩爲主。而心役焉。以詩役心。則心非其心。特牽於詩耳。詩於是無真性情。以外物役詩。則作如不作。特緣於外耳。詩於是無真比興。然而情實彌隱。詞采彌工。義理彌消。波瀾彌富。而又格律以繩之。派別以嚴之。時代以區分之。回視詩教之本來。其然乎。其不然乎。

——清陳祖范詩集自序。

# 楚辭研究

王志信

## I：導言

我國最古的文學作品，三百篇外，即數楚辭。在後世文學上的影響楚辭且較三百篇尤為偉大。三百篇為中原遺聲，而楚辭則為南方新興民族所創之新體；其技術之應用亦不同道。楚辭的來源決不能歸之於三百篇，因在三百篇的同時，南方已有不少歌謠；所以他的來源自然是楚國自己的古歌謠。其中的九歌便是最古的南方文學。

談到楚辭這名詞，在西漢武宣之世已成一專名詞。漢書朱買臣傳：「會邑子嚴助貴幸，荐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悅之。」王褒傳云：「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為楚辭者……」武宣時既已把楚辭和六藝羣書同樣看待，那麼楚辭這名詞至遲也起自漢初。及至劉向校書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詞賦，更加入他自己的一篇九嘆，合在一集，統名之曰楚辭。此後楚辭始有專書。

為何叫「楚辭」？隋書經籍志說因為屈原是楚人，故謂之楚辭。又宋黃伯思說：「屈宋諸騷皆楚語，作楚聲，記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大概黃氏詮釋的定義是不錯的，然而終不免於幼稚一點。

至於楚辭的發生與他的故鄉極有關係，這關係可分三方面說：

甲。民俗的：楚國在湘沅之間，民俗好信神鬼，九歌的一部分大概是巫覡用來歌舞以娛神的。故漢志說楚人信巫鬼而重淫祀。但巫覡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大概是迷信時代認為能通神人兩界的意志，借以祈福而免凶災的。這種迷信風氣，古代北方早已盛行，到周朝漸漸傳入南方。那時南方民族不及北方開化，迷信事尤為歡迎，於是巫風大盛。但巫覡究竟與文學有什麼關係呢？我們要知道他唯一的職務是司祭祀，祭祀必有祈禱，祈禱必用祝辭和歌舞。祝辭是為己的，所以禮記郊特牲伊耆蚘辭及史記滑稽傳禮由者祝一類文學的便隨之而生。歌舞是為

神的，所以音樂和跳舞亦隨之發達。且歌舞時必有歌辭，這便是文學的起源。所以迷信風氣愈盛，文學材料亦愈多。在這宗教與文學綜合時代，楚國便首先產出沅湘一帶的平民文學，這便是九歌。

乙。音樂的：虞書說：「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歌，聲，律都承著詩來說，詩歌與聲律自然有密切的關係。墨子公孟篇云：「詩三百，歌詩三百，箏詩三百，舞詩三百。」可見古時文學與音樂不能分離；不但三百篇可以被之管絃，就是楚辭也可以如此。詩三百篇楚國無風；楚並非無風謠，不過未經周太史探錄罷了（或曾被探錄而為孔子所刪或散失）。試看漢書禮樂志載武童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便是楚國有風謠之証。若把這些風謠絃歌起來，便成一種土樂。戰國時楚國文學與音樂還未分開，也與北方詩歌一樣，唱出者為楚聲，寫出者便是楚辭。凡聲音必須有律，音律必有變化；音律有變化，文辭也就隨着變化。故楚辭的發生和進步，始終不能脫離音樂的關係。

丙。地理的：文學與地理上關係最深刻的莫過於山水，山水是自然界兩大現象，人們是常要接觸的；所以文學家想表現他的理想或描寫一件事務的時候，總不免要說到牠；並且同時把附麗的草木蟲魚鳥獸……加進去作描

寫的副料。例如詩經二南不過二十幾篇，而關於地理上的描寫竟有十次之多。楚國的地理在我國有特殊的地位；他有九嶷衡嶽的高山，江漢沅湘的長流，方九百里，雲霧滃鬱，圻吳楚浮乾坤的洞庭湖……無一非絕好的文學資料。所以楚辭中竟有專從地理上描寫來的。例如湘君一篇，若把他關於地理上的文字除去，便沒有東西了。假若沒有那些地理上的材料，就是極有天才的文學家，也怕不能寫出的這樣真切而有程序。所以有自然材料，經文學家利用，便成為絕妙的文字；屈原便是善於利用地理來作文章的一位。所以楚辭上描寫地理的那幾篇，簡直是楚國地理的縮影。

## II：屈原略傳

屈原的歷史在史記裏有一篇很長的列傳，為研究史料者最可欣慰的事，可惜議論太多事實太少，而仍不能知其生卒年歲和他的年壽。據傳文大略為名平字原，楚之宗室。考據他大約生在楚宣王廿七年（紀元前三四三），當周顯王廿六年。死在楚頃襄王九年（前二九〇），享年五十四歲。據他的自述，父名伯庸，王逸謂伯庸為字；又離騷中的女嬃，王逸以為是屈原姊名，但後來頗多異說。至此外他家庭中究有若干人，就更不可考了。

他廿年前的生活，現在很難知道。但他既是貴族，總是在過着安逸的富有詩意的生活。從他的作品，可知他這時得了許多古代掌故及種種神話——可馬遷也說他「博聞強志」，「爛於辭令」。廿歲以後便是他投身政界的時候，他曾得楚懷王的信任，官至「左徒」。據本傳說：「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可見他在政治上曾佔重要的位置。他任左徒時期，雖不載於史記，但我們從漸序節、卜篇裏可得到一點頭緒，他說：「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張儀至楚是在懷王十六年；十六年以前，齊楚親善的唯一事蹟，便是十一年的縱約。屈原能參與其事，可見那時已在左徒之位了。由此可知他任左徒是在懷王十年左右。

懷王最初本來很信任他，但信了上官大夫的讒言，把信任的心思完全打消，并且由疏遠而至於放逐。在涉江中有鄂渚及溇浦等地名，鄂渚在今武昌附近，溇浦在今湖南西部；可見這次被放是向西南行的——既有種種不同的背景，便可斷定他的被放不只一次了。這次被放大約在懷王十六年左右。至於放逐地點：抽思裏說：「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漢北是漢水之北，大約在現

在鄂豫交界處。郢都在現在湖北荊州北十里，恰在他放逐地點之南。到十七年懷王受了張儀的騙，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於此，於是復用屈原。」（新序）

屈原既自漢北歸國，便使他齊國去修好。其後又讓張儀，於是又得懷王的信心，使他作三閭大夫。他的政策始終是主張聯合六國共抗強秦，保持均勢，於是又引起秦的忌。秦王利用懷王的貪心，厚賂他，請到秦國迎婦（二十四年）。他終於聽了兒子子蘭的話入秦，置屈原的諫諍於不顧；但過了三年，竟客死在秦國了。那時太子橫——頃襄王——即位已經三年，以子蘭爲令尹。屈原恨他勸王入秦；子蘭怒，便使上官大夫知原於王；王不察，便又放他出去。哀郢說：「方仲春而東遷」，由此便知這次的被放是在二月。又看哀郢、涉江、思美人、懷沙四篇，可知他是從郢都沿水向東行的，經夏浦，至陵陽。再折而西南行，入洞庭，濟江、湘，至辰陽、溇浦。在溇浦一帶寓居是不會長久的，因爲南行本非他所願，不久便又東北行。他到了洞庭於是歧路來了：一條是回到夏浦的，一條是回到郢都的。他既不必到前一處，又不敢回到後一處，便在洞庭附近找到一個汨羅作追踪、彭咸的捷徑了！相傳他自沉是在五月五日，享年約五十四歲。

III：屈原的作品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載屈原賦共有二十五篇。

這個數目在後世有三種的計算法：

甲、以九歌為十一篇，加離騷天問遠游卜居漁父九章（九篇）為二十五篇。此說王逸朱熹等主之。

乙、以九歌為十篇（以禮魂為送神之曲，為前十篇所通用者），除離騷等十四篇外加招魂為二十五篇。此說為王夫之所創（見楚辭通釋），馬其昶及梁任公贊同之。

丙、以九歌為九篇，但又有三種算法：  
（1）以國魂禮魂不在內，加離騷天問遠游卜居漁父大招誓惜及九章（九篇）為二十五篇。此說為宋姚寬所創（西溪叢話）。

（2）以九歌中山鬼國魂禮魂三篇合為一篇，加離騷天問遠游卜居漁父大招招魂及九章（九篇）為二十五篇。此說清林雲銘主之（見楚辭燈）。

（3）以九歌中湘君湘夫人合為一篇，大司命少司命合為一篇，加離騷天問遠游卜居漁父大招招魂及九章（九篇）為二十五篇。此說清蔣驥主之（見山帶閣注楚辭）。

這三說都是由九歌有伸縮之餘地，拘泥著漢志而起

的，實不免有「削足適履」的毛病。此二十五篇中有十四篇的作者是可疑的——九歌（十一篇另詳節論）遠游卜居漁父，所以只剩十一篇了。

（一）九歌

歌為什麼以「九」名？關於這點自來有四種解說：甲、張鏡說：「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為歌名矣。」（見文選五臣註）。

乙、姚寬說：「離騷九歌章句名曰「九」，而載十一篇，何也？曰：「九」以數名之，如七啓七發，非以其車名。」（西溪叢話）。

丙、洪興祖說：「以「九」為名者，取「簫韶九成，啓九辨九歌之義。」（楚辭補註）——按余簫客文選音義從此說。

丁、楊慎說：「古人言數之多止於九。逸周書云：「左儒九諫於主」，孫武子「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此豈實數耶？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辨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強合九辨二章為一章，以協九數，茲又可笑耳。」（丹鉛錄）。

近人陸侃如說：「古書中的「九」字，都是表無定數的辭字（Indefinite Numeral adjective）。我們試看風

原作品中用這字的幾處：「指九天以為正」，「余既滋蘭之九畹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以上離騷），「魂一夕而九逝」（抽思）；「九折臂而成醫兮」（惜誓）。又如天問裏邊的「九重」，「九天」，「九子」，「九則」，「九道」，「九衢」——什麼東西都是「九」。（見屈原評傳）。

九歌相傳是夏代的樂歌，其證據即在本書內，按離騷：「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又云：「奏九歌而舞韶兮，聯假自以愉樂。」天問云：「啓棘賓商，九辨九歌。」而且山海經也說：「夏后開上續於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言雖神奇，而在原口中已屢次說到；那麼「九歌」這名詞一定很古，可以斷言非戰國時才有的。

從現在楚辭裏的九歌看起來，不但九篇數目不合，連內容亦絕不相同，其內容約可分成三類：

甲、戰歌：國殤。那時的戰爭大都在楚國的北部，這類大概是此處的產品。  
乙、祭歌：東皇太一，雲中君，東君，禮魂——這類的各篇有「上皇」「壽宮」「天狼」「玉珥」等名詞，可見決非民間的祭歌，又斷定是楚國中部——鄂都——的產品。

丙、戀詩：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這類各篇常提到洞庭，湘江，沅澧，山鬼的山景也與涉江相似，大概是楚國南部的產品。

關於九歌的分章問題，自來研究楚辭的意見都不一致，但總不外下列三派：

甲、以為十一篇的：是（1）東皇太一，（2）雲中君，（3）湘君，（4）湘夫人，（5）大司命，（6）少司命，（7）東君，（8）河伯，（9）山鬼，（10）國殤，（11）禮魂。自王逸以下皆宗之。

乙、以為十篇的：王夫之謂禮魂一章為送神之曲，為前章所通用，不能另算一篇（見楚辭通釋）。馬其昶及梁任公有贊成此說的傾向。

丙、以為九章的，這類又可分為兩派：  
（1）黃文煥以山鬼，國殤，禮魂合為一章。後來林雲銘的楚辭燈取其說。

（2）蔣驥以湘君，湘夫人合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合為一章（山帶閣注楚辭）。  
以九歌為屈原所作，大概始於劉向，後來王逸又加以說明，千餘年來都無異議。至近代胡適之先生首先懷疑，他說：「九歌與屈原的傳說絕無關係，細看內容，這九篇大概是最早之作，是當時湘江民族的宗教舞詩」。

陸侃如先生首稱此說，於其屈原評傳中曾舉出胡先生兩條重要的理由：

甲、若九歌也是屈原作的，則楚辭的來源便找不出，文學史便變成神異記了。

乙、九歌顯然是離騷等篇的前驅，我們與其把這種進化歸於屈原一人，寧可歸於楚辭本身。

陸侃如接着又引伸其說，但終苦於缺乏證據，故絕少同情者。現在以九歌離騷等篇稍一比較，便知非屈原所作，關於這點可分三方面說：

甲、屈原作品如離騷九章等都有一定的形式，最易找出的是以六字句或七字句為原則，而間一句用一個「兮」字，將「兮」字位於句末。而九歌則不然，他大半是以五字或六字句為原則，句句都用「兮」字，而位於句中。這是顯然的異點。

乙、從篇幅長短上看來，也有顯然的區別。屈原作品中長的多短的少。離騷天問長至三四百句，最短的如橘頌亦數十句。九歌中最長的如湘君只四十句，最短的禮魂僅五句。假使更進一步細看一番，便覺得九歌的作風與屈原各篇截然不同。

丙、屈原各篇都有亂辭，「少歌」或「唱」幾種尾聲，而九歌中絕找不出。他自始至終是整個的詩歌。於此雖

不能說九歌確乎不是屈原作的，但認為是屈原以前的楚文學是很合理的。

再考九歌的時代。按國語篇說「車錯轂」「左輪不用，可見九歌是戰國以前的產品。又從「操吳戈」一句看來，可以斷定他的產生不會在周簡王二年以前（前五八四）。因為在周簡王二年時巫臣通吳，吳人始知兵車的戰陣法，吳始強大，為楚患也。

(二) 天問

這是屈原作品中最奇怪的一篇，所以也少有人理會他。直到唐代柳宗元始作天對為他解答，不少的疑問，但讀者和注者依然的不去理會他。直到現在胡適之先生首先懷疑，在讀楚辭裏說：「天問文理不通，見解舉國，全無文學價值。我們可斷定此篇為後人雜湊起來的。」按天問的名最早見於史記屈原傳贊。贊曰：「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司馬遷距屈原時猶近，現在流傳的屈原賦雖不免有後人偽造的，但至少見於史記的這幾篇總可相信。但是這篇有兩大缺點：就是文義澁澁和文理錯亂。從這兩缺點上很可窺見這篇的時代。大概是他極煩惱的時候隨便編起來的，而且也必



非一時所構的，否則決不至這樣的拙劣。然而屈原何以會作這篇東西呢？總不外兩大原因：第一是南北民族思想的差異，第二是他自身經驗的結果。

關於天問的時代：向來無確切的證明。朱子以為是屈原初放時所作（見楚辭辨証），梁任公根據王逸的話說：「我想這篇或是未放逐以前所作，因為『先王廟』不在偏遠之地」（見屈原研究）。按毛西河說作於懷王十七年以後，但洪興祖和王夫之又各有其說，所以天問的時間是難確定的。然而牠是陸續作成的是不錯的，并且還是他的絕筆。

(三) 離騷

甲、離騷的名稱：

這名詞的解釋很多，約有下列數種：

(1) 司馬遷說：「離騷者，猶離憂也。」（史記屈原列傳）。

(2) 班固說：「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離騷贊序）

(3) 王逸說：「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道徑以諷諫君也。」（楚辭章句）

(4) 顏師古說：「離，遭也；憂動曰騷；遭憂而作此辭。」（漢書賈誼傳注）

(5) 項安世云：「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遭者離騷，而遠者距違」韋昭注：騷愁也，離畔也，蓋楚人之語自古如此，屈原離騷必是以離畔為愁而賦之。」王伯厚困學紀聞云：「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楊雄為畔牢愁，與楚語注合。」

(6) 周學楷說：「離，明也；騷擾也言；何取乎明而擾也？離為火，火在天則明，風則擾矣。」（楚寶）。

自來關於「離騷」二字的解釋，不外這六家；但以「二」「五」兩說為近之。離騷到底是什麼？游國恩說：

「按大招云：「楚勞商只」。王逸曰：「曲名也」。按勞商與離騷為雙聲字，古音「勞」在「宵」部，「商」在「陽」部，「離」在「歌」部，「騷」在「幽」部；「得」，「歌」，「陽」，「幽」，并以旁紐通轉，故「勞」即「離」，「商」即「騷」，然則「勞商」與「離騷」原為一物而異其名罷了。」（楚辭概論）。由此證明離騷乃是一種楚曲。

乙、離騷的時代：

(1) 依史記，離騷是初次被讒後的作品。班固，王逸，梁任公等仍之。

(2) 陸侃如說：「離騷本文只說替，并未提及放逐；又其中還有旁人勸他離郢都他不肯的話。這兩點便可證明新序所說之不確。」（屈原評傳）

(3) 認為放逐以後的作品：

(一) 新序節士篇：「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

(二) 漢書賈誼傳：「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

(三) 司馬遷報任安書：「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四) 風俗通六國篇：「懷王佞臣上官子簡（按簡疑係蘭誤），斥遠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

這種說法近人游國恩贊成之。

我以為從本文裏找出來的時代，總比後人的記載可靠些；所以我以為前兩說為是。

丙、離騷的作法與價值：

陸侃如說：「這篇可分為兩段：第一段至記女嬃的話為止，于真的事實中夾些抒情的話；自陳詞重華以下為第二段，借理想的事實來表情。」這篇起首從他自己的世系叙起，次述他的生年月日及他的名字。篇中把他的思想品格，大概都傳出，可算得全部作品的縮影。

至於他的思想，大概最初目的是要立名，所以要在政治上活動。他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所以入了政界就「先君而後身」，「專為君而無他」。於是為人所忌，讒而去職，自己就無聊的自慰。但如此還不中用，所以想出去游歷，可是他並沒有出去；離騷後半篇所說的游歷，不過是理想罷了。他以為世界到處是黑暗的，楚國不能用，別國也未必能用，所以不肯他去。

至於這篇的特點很多，今約略言之於次：

(1) 自傳式的體裁：這篇先述遠祖，次述皇考，次述生年及自己的名字。這種體裁在中國詩歌裏是很稀少的。

(2) 神話：中國的詩歌很少以神話作根據的。詩經裏有之，但不及楚辭裏的豐富。

(3) 人格化：把許多非人類的東西予以人格。

(4) 隱喻：是含蓄的比喻，無「如」「若」等字的。

(5) 篇中多用女性來表現性格，愛人及敵人，借以寄托他的理想和意志，文學手段極高。

(6) 韻文中用對話的體裁。

(7) 篇中用了幾十個雙聲疊韻和重言字。這可以使音調格外婉轉而淒涼，格外能表出一種悲哀情緒。後世如司馬相如陸機等專用這種「連綿字」入詞賦，便是

離騷的遺訓。

從來批評這篇東西的很多，今取太史公的一段作為這一節的結論：「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諛人問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諷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舜，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四) 九章

九章的名稱西漢時似乎還沒有。哀郢，九章之一也，而太史公與離騷等篇並稱，而不稱九章。又懷沙也是九章的一篇，屈傳中却只說：「乃作懷沙之賦」，可見史公作史時尚無九章這名稱。又按漢書楊雄傳不說「旁九章」，而說「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也是無九章名稱的明証。至王逸作楚辭章句時已有此名，他至遲也

當起於東漢之初。

這九篇並非一時所作；惜誦橘頌悲回風抽思是放逐以前所作，是在懷王時候。思美人哀郢是再放後所作，涉江是南遷極遠時所作，懷沙惜往日是臨終時所作。這九篇是把作者思想的內容分別表現，是離騷的放大。

(五) 招魂：

這篇的作者本是屈原，其目見於史記屈原傳贊「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但自王逸以來，大家都認為宋玉所作。王逸說：「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宋玉憐屈原忠而斥棄，愁濊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除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我想王逸未必不讀史記，他所以憑空說這樣的話，大概有兩種原因：

- (1) 這篇標題既是招魂，那當然是招他人的魂。如果屈原所作，那就是招懷王的魂；但是全篇無一招懷王的痕跡，所以便認為宋玉所作的。還有司馬遷所說「悲其志」的「其」字，也許不只是指屈原一人。
- (2) 大概他以為添上這篇便成二十六篇，不符漢志數目。

細看這篇的理想和文體，和宋玉的作品都有不同處。還有陸侃如說：「自招二字本來是很勉強的，何況又有這些君字來作証呢。」不知古人以文候諧，且有生而自祭者；則原被放以後，愁苦無可宣洩，借題寄意，亦不顧其他而自招。朱熹說：「後世招魂之禮，有不專為死者者」；如杜子美的彭衙行：「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何嘗不是自招？現在把這篇的作者應歸屈原的理由，總括起來，寫在下面：

- (1) 史記屈原傳贊：「余讀招魂，悲其志。」
- (2) 細玩篇首自叙，篇末亂辭，都不用君字而用朕字，此當非出於他人口吻。
- (3) 若係玉作……亦當依古禮，自致其招之辭，不待借巫陽下招，致涉游戲。（見楚辭燈）
- (4) 其中盛陳宮室飲食女色和珍寶等，都是諸侯之禮，宋玉輩那能以此施於其師？
- (5) 招魂的理想及文體，都和宋玉其他作品不同。

(六) 大招

大招的作者，在王逸時已不能明：他一面說是屈原，又一面說是景差。朱子在楚辭集註裏說是景差所作。胡適之和梁任公說是摹倣招魂之作，未曾指定是誰作的。

但是林雲銘蔣驥等人却都歸之於屈原。據近人游國恩考証，大招既非楚產，又非秦以前人所作；那麼他至早是西漢一個無名氏的作品。他的理由都很充足（見楚辭概論）。

(七) 卜居與漁父

這兩篇不是屈原的作品，在百餘年前崔述已經懷疑過，但理由不很充足（見考古續說卷下）。這兩篇開口便說「屈原既放」，顯然是他人的記載。史記稱屈原名平，則原為字可知。古人自稱多名而不字，這顯然是他人習見屈原之名而亂用的。再則王逸也不認漁父是屈原的作品，他說：「漁父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辭，以相傳焉。」（楚辭章句）。

(八) 遠遊

這篇的作者，一向是以為屈原。近來胡適之在讀楚辭裏首先懷疑說是摹倣離騷作的，但未詳細說明。這篇的可疑處大概有三點：

- (1) 這篇所舉的人名，大都為屈原時所無。例如韓乘（即韓終）本是秦始皇時的方士，於三十二年同侯公石生一起求神仙不死之藥的（見史記），他的

時代，便藉此篇非屈原所作的明証。

(2) 這篇所表現的思想和別篇不一致：屈原是常處於逆境的，所以不免流入悲觀；但是這篇却流入樂觀的。他雖然抱悲觀，他的思想却是入世的；但是在這篇裏的他却變為出世的了。

(3) 這篇抄襲司馬相如大人賦的詞句很多：大概是抄襲他的結構和詞句。

在王逸作楚辭章句時已有此篇，故其出世不能在此時以後，所以大約是一個漢代無名氏僞托的。

#### 四：尾言

##### (一) 楚辭在文學上的位置

我國文學的發祥地最初是在黃河流域，而文學發生的程序則以韻文為最早。一部詩經便可代表我國古代北方的文學，雖然其中也有一小部份是南方的詩歌。到周安王時（西元前四百年間），我國文學始起絕大的變化，這便是南方——楚國文學的勃興。楚辭既崛起於楚，他儼然與北方文學對峙爭雄，不到百年，楚辭竟取北方文學的勢力而代之。楚辭的價值不在他能傳詩經的統，是在他能革新，能脫離三百篇的舊腔調而獨立，為文學史上開一新紀元，並且能够影響於後來，造成文學家一派絕大的勢力。這革新文學運動者，頭一位便是屈原。

至於楚辭的價值是在各種文學之上，這可分四方面來說明他：

甲、表現的自由：凡事「窮則變，變則通」，文學也是如此。顧炎武日知錄說：「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他這話很能明白文學變遷的道理。四言詩到戰國時已經不適用了，因為他太規矩，太束縛了；無論言情或體物，都不能自由表現，所以楚辭的作者不得不從事於文體的解放，把從前的文體完全破壞而建立一種新的文體，然後可以暢所欲言。如詩經王風采芣大車鄭風野有蔓草等篇雖然都是很好的詩，但大半為四言所限，所以不如楚辭的九歌（少司湘夫人）越人賦的自由。由是可知韻文如拘泥形式，是藝術上的大忌。

乙、辭賦的始祖：楚辭這種文體是從前北方所無的，後來各種詞賦莫不來源於他。這可分三方面來說：

(1) 形式：明徐師曾文體明辨云：「楚辭者，詩之變也。……屈平後出，本詩意以為騷，蓋兼六藝，而賦之義居多。厥後宋玉繼作，并號楚辭，自是詞賦之家悉祖此體。」他又把詞賦分為四體：(一)古賦（即騷體賦）：他以離騷至九辨為古賦之祖，而以

司馬相如長門賦班婕妤自悼賦等十篇屬之。(二)俳賦(即不純粹的駢體賦)。(三)文賦(即散體賦)；他以卜居漁父爲文賦之祖，而以楊雄長楊賦杜牧阿房宮賦等篇屬之。(四)律賦。大概俳賦出於古賦，律賦又出於俳賦；湖厥淵源，都是楚辭的一脈相傳。

(2)內容：辭賦以規諷爲本，也是起源於楚辭。又詞賦以鋪張爲能事，也是受了楚辭招魂大招等篇的影響。

(3)音韻：後世詞賦家往往歡喜用「聯綿字」入詞賦，這也是受了楚辭的教訓。

丙、駢儷文的始祖：駢儷文爲我國的美文。先秦古籍中雖間有之，大抵質樸而無華彩；一直到楚辭才有清華朗潤的駢體詞句。如九歌中許多句子都是劉勰所謂「言對」，他說「言對爲美，貴在精巧。」又如離騷中許多句子劉勰說是「事對」，洪邁說是「當句對」。此外尚有許多句子，真是絕好的儷辭，後來駢文學宗之。

丁、七言詩的祖：七言詩本起於三百篇，但爲數極少，到楚辭裏就漸漸的多了。例如離騷九章涉江九辨等篇都有七言的單句很多。而九歌中的山鬼國殤兩篇竟是七言古風。所以七言詩的鼻祖也是楚辭。

從來批評楚辭的很多，其最切實的莫如劉勰辨騷一篇。取其一段作爲本節的結論。辨騷云：「觀其骨體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鑄經意，亦自鑄偉詞。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辨，綺靡以傷情；遠游天問，環詭而憲巧；招魂招隱（按當作大招），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并能矣。自九懷以下遞攝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態，則鬱（抑）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

### (二)楚辭的影響與注家

戰國末年，楚辭的勢力極大。然而楚亡後，在秦代數十年中竟聲息全無。這也有若干原因：

甲、秦祚最短，作者及作品自然也不多。

乙、李斯本是一個好的作家，但是他跑入了政治舞台，忙着定制度，立法典，……因此無人提倡。

丙、始皇焚書是文化上一個大的抨擊。

丁、始皇晚年好神仙，真正文人是用不着的，所以是不會出來的。

漢代辭賦最盛，一方面能繼屈宋的緒，一方面又能

建立新規模。這也有若干原因：

甲、所謂「楚聲」的文學被歷愈久，影響亦愈大，試看項羽垓下一歌，便可想見。

乙、武帝最好文學，還有梁孝王武，淮南王安等招延四方的人士，分造辭賦。

丙、賈誼是漢代辭賦的鼻祖，他乃是荀卿的再傳弟子（其師張蒼受業於荀卿）。並且他還到過楚地，所以與楚辭有更深的關係。

在漢代學者受屈原影響的，可分成兩類：

甲、摹倣屈原的作品文學：這類東西很多；如東方朔的七諫，莊忌的哀時命，劉向的九嘆，楊雄的反離騷，王逸的九思等都是。

乙、從屈原的作品變化來的文學：漢代的文學以賦為最重要，楚辭之為賦的祖宗，現在已不成問題——漢志竟稱屈原的作品為賦。漢賦的形式，大都是把楚辭散文化過的；但如屈原賦，李夫人賦，大人賦，甘泉賦，思立賦等篇的情形式還和離騷一樣。

至於楚辭的注家在王逸以前的，到現在可考者尙有五人：

- 甲、劉安——離騷傳。
- 乙、劉向——天問解。

丙、楊雄——天問解。

丁、班固——離騷經章句。

戊、賈逵——離騷經章句。

現在，竟成楚辭注中最早的一部著作。自漢到今注楚辭者不下百餘家，然大別可分為四派：一為訓詁派，王逸可為代表；一為義理派，朱熹王夫之可為代表；一為考據派，吳仁傑蔣驥可為代表；一為音韻派，陳第江有誥等可為代表。其中也有以義理而兼考據的，如朱熹黃文煥等是；也有以考據兼訓詁的，戴震等是；也有以考據兼音韻的，如屠本峻蔣驥等是。這四派又可總括為漢宋兩派：漢儒最迂腐，眼光最低，知識最陋，他們把一部楚辭都「酸化」了。這一派自王逸直到洪興祖，都承認「屈原的傳說」。宋派自朱熹以後，漸能推翻他們那種注解。朱子的楚辭集註，雖不能完全拋開「屈原的傳說」，但於九歌確能別出新見解。若能從此參加他家的新學說，定可創出一部新的楚辭解。

三百篇讀後記

信

讀詩者雖多，而能真正明瞭者則鮮。詩三百篇為我國最古最優美之文學作品，其雅頌雖出諸專家之手，而南及風則純粹之平民文學也。前後數百年，各地各階級各職業之人，男女兩性之作品，所為國家社會家庭朋友男女兩性間之情感等之代表作，莫不琳瑯滿目，而其表情亦莫不瀟灑蘊藉也。詩學之失，自偽毛序之言「美刺」始也。而一般道學先生亦皆隨聲附和，將絕妙之情詩醜歌，均認作道德之真言。愚按三百篇在孔子時代尚未受道學之教化，本來面目彰明昭著，不幸秦漢以後情形始大變。據現在所傳均以孔子將詩傳于子夏，而浮邱伯，而後始有齊魯韓三家今文派。同時由于夏數傳至大毛公，成為古文派。三家與毛傳雖派不同，而其見解均沉澁一氣，開道學之先河者也。三家亡軼，已不可考，現所存者毛傳而已，彼以懷恨之情詩心理以美刺解說之，洎乎朱熹始稍推翻之。但其究不能盡脫道學習氣，仍保留毛公舊物；但其卓識過人，亦有足多也。宋以後之研究者之目的，均以爲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德教訓，此真所謂牛唇不對馬嘴也。

至於彼等以道學眼光研究詩經之根本原因錯誤，不外內容與形式上之兩種誤解。三百篇中不少絕妙情詩醜歌，但彼不知男子戀愛乃成人之所必須者，直無異於飲食之無奇。故孔子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至其編詩時置開唯篇於首章，並無何等深意；而道學先生不知精神愛與肉體愛之不同，於是對三百篇情詩之部大放其道氣。且此等道學先生恒易爲「經」字所震駭；至其誦讀時，又見有風也雅也頌也等典麗堂皇之字，於是五體投地神而崇之矣。周紫芝之毛詩講義自序曰：「孔子之言六藝多矣，而尤詳於詩。當時答問之辭，見於論語一書者，可考而知也。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既以是告其門人，不學詩無以言，又以是告其子。其言之之詳，至於再，至於三而不已者，豈非詩之爲「經」也！」如此其「經」字，何其偉大也！章太炎曰：「『經』字原意，凡是一經一緯的『經』，即是一根線，所學經書只是一種線裝書罷了。古代記事書於簡，不及百名者書于方，事多一簡不能盡，遂聯數簡以記之。這種各簡的線就是『經』，可見經不過是當代記述較多而常要翻閱的幾部書罷了。非但沒有宗教的意味，就是漢時期『經』爲「常道」也非本意。後世疑『經』爲經天緯地之「經」，其真只言經而不會天，便已不是經天的意義了。」由此知詩經記述當代民間歌謠，而當爲士人所翻閱，此詩之所以「經」名也。由此即可判定詩經乃一部古代普通之書，內含抒情記事等詩，並無任何道德之意味與正心誠意修齊治平之大用者也。



# 離騷與屈原

李陵

## (一) 引言

「中國文學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屈子之所以偉大，所以成功，在能充分地表現自己的個性。他的全部作品都極瑰偉之至，始終如一的傾瀉他的窮愁，哀怨，羈思，別恨和忠於「本土」的情味。隨便玩味他的作品，任何一篇，都可以察見屈子倔強的，不肯隨波逐流的性氣；然而他的個性和終生行狀，表現得最透澈詳盡的，却要算「與日月爭光」的離騷了。

離騷之爲文，結構的偉大，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文辭之雅艷，雖然有不少文人亦步亦趨的刻意摹仿，仍不能肖其毫末；想像力之豐富，取材之奇詭，更足以驚人：總之，從其結構，辭藻，理想和題材各方面看，都獨造，達到文章的極軌。所以「才高者窺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讀騷的人，不論着眼於那一方面，都能吸其

精英，得到滿意的收穫。但是鑒賞的要則，在觸着作品的核心，和與創作者的精神交通。「拾其香草」，「銜其山川」，「獵其艷辭」，都不過是皮相的工夫，膚淺的鑑賞。文章所以寄意，是以「言必有物」。我們鑑賞離騷，必須「窺其鴻裁」，充分地理解其字裏行間包藏着「物」。離騷的「物」是什麼？我們於反覆玩誦以後，可以毫不遲疑的答道：是「主我之悲」和「猶疑之悲」。我們要先觸着這個核心，才能知道屈子的怨，才不致誤會他爲無病呻吟。

## (二) 屈子對本土的純愛

一個人事業的成功，年少立志是一個重要的條件，這可以說是世界名人傳的一個結論。屈子很不客氣的說：「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可見他的質性容度之粹美，是與生俱來的。他又能很早的立志——立志忠愛「本土」。自小就恐怕年歲之不已與，而有「老冉冉其將至兮

，恐修名之不立」，「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的感想。他說：

「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驎以馳騁兮，來！吾導乎先路。」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屈子老早就打算「及時好脩」，做社會的先導和賢士的前驅，立下一番事業，以貢獻於楚土；但是感到自己勢力薄，單人獨馬，恐怕幹不出什麼，所以立定計劃，「要多培植些同志出來，協力改革社會」。他說：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

從這短短的幾句話看來，屈子不獨抱着忠於「本土」的志，而且胸中已具有實行這種志願的計劃了。他又說：

「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脩之故也。」

所謂靈脩就是君，君就是土之代表。屈子早年就立志忠於「本土」，後來雖不爲君王所信任，然而仍誓矢忠誠，竭心盡智地傾愛「本土」。

戰國時代，七雄并立，爭霸圖強，兵連禍結，社會紊亂，民不聊生。屈子是富於情感的人，對於人民的疾苦，豈能漠不關心？所以他說：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一般人民的心理是厭亂望治的，是要求和平與秩序的。社會的不安和紊亂，是那時紛亂的時勢所造成。有爲的君主，應該體察人民的心理，迎合人民的要求，致力於謀楚土的和平與秩序，使人民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但是沒出息的懷王又「終不察乎民心」。坐令人民陷水深淵，蹈火益熱，「衆生可憫」，那能令多情多藝的大文學家——屈子不「怨靈脩之浩蕩」呢？

屈子心有餘，而力不足以戰勝環境；然而他對於「本土」的愛是很純潔的，雖敗猶榮；所以他很高傲的說：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

這是他問心無愧的最後的聲明，因爲自己始終不變節操地愛着「本土」，雖然失敗，還是覺着得到「中正之道」的愉快。「哀莫大於心死」，要是心不死，能赤裸裸熱騰騰的貢獻於自己心愛的對象，那就事業雖偶遭挫折，不克成就，也是可以自慰和驕人的。忠誠而倔強的屈子，已經深味着這種愉快，全副精神爲這種愉快所支配；所以在完成其人格的偉大——自殺的時候，還能很從容地「行吟澤畔」，沒有絲毫畏怯縮瑟的神情。

### (三) 楚國之冷酷的環境

屈子盡忠愛護「本土」的偉大人格，誠足以感動天地；但是那時的朝野上下，一塌糊塗，不但不給他以一點助力，就連對他的同情也沒有。這裏且把這種冷酷的環境，分開幾方面約略加以檢討。

(甲)君王方面 屈子是一個貴族，想貢獻自己愛護「本土」的赤誠，當然以從政治方面入手為最有把握，為獨一無二的捷徑。在先他已得着懷王的信任，「入則與王圖議國事，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懷才知遇，自然可以展其抱負了。然而懷王「變操不常，無任賢圖治之略」，不但後來變了卦（「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而且「反信讒而齟齬」。屈子并不因君王之不信任，就撒手不理，還是一成不變，始終不移的力事諫諍。他「固知奢奢之為患」，但是「忍而不能舍」。甚至遭放逐之後，對於君王還是念念不忘，「閨中既已遠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察兮，余焉能忍此以終古！」「藕絲絲連」，這句話可以拿來形容屈子的心情和態度。

(乙)黨人方面 朝廷方面的上官大夫對於屈子不獨不表示同情和加以贊助，而且「羌內恕己以量人兮，衆蔽美而嫉妒」，以己度人，自始就不了解屈子和妒忌他；所以進一步便有所謂「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

以善淫」，把一個純潔的人格偉大的屈子，詆毀的不值一文錢。屈子處在這種惡劣的環境裏，當然是「路幽昧以險隘」，「一籌莫展了。又原先頗有一些人幫他的忙，可以認做同志的；但是「蘭芷變而不芳，蕙蘼化而為茅」，後來一個一個的轉變了志趣。梁任公說得好：「一個人失敗有什麼要緊，最可哀的是從前滿心希望的人，看着墮落下去，所謂「衆芳蕪穢」，就是「昔日芳草，今為蕭艾」：這是屈原最痛心的事。」

(丙)人民方面 革命家是一定為政府所不滿的，然而古來不少革命家都能再接再厲，努力奮鬥，反抗威武的壓迫，和惡勢力作殊死戰，這大概是出於志願的堅決不移，和民衆的同情與贊助。屈子忠於「本土」的節操，刀鋸不移，任怨任勞，不避艱辛，這種勇往不屈的精神，倘使得到人民的贊助，也許會始衆不懈的幹（實際上他已是始終不懈的幹，不過心願未遂罷了），和環境奮鬥，向惡勢力搏戰，以解決他的悲觀——「主我之悲」。普通人在日暮途窮的時候，得着人們的安慰和鼓勵，就是希望將絕，也往往會死灰復燃，振奮起來。何況堅苦卓絕，成見甚深的屈子？但是當時的社會是那麼冷酷，不獨是昏昧的君王和自私自利的上官大夫不能贊助他，一般人民對他也沒有一點同情。他幹來幹去，只得到這麼一

句結論：「國無人，莫我知兮！」曲高和寡，是多麼的可憐？後世的讀者，能不爲他洒一掬同情之淚嗎？

屈子的處境是這麼困難，這麼不幸——糊塗的君主不能信任他，滿朝荆棘障礙他，人民不贊助他，使他無路可走，不能發揮忠於「本土」的心情。在平凡的意志不堅定的人，早就會高賦「吾其可以休矣」了。在勢利的投機者，也許就隨波逐流，投降屈服於環境了。然而屈子是一位「有潔癖」的人，具有堅強的意志，除非到了水盡山窮的時候，才想想別的辦法，否則決不因環境的惡劣，社會的冷酷，便放手不幹，越趨不前。至於變節投降，那更不是屈子所屑做的事。所以他反復的說：

「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嗚呼哀哉！余初其猶未悔！」

「芳菲菲而難虧兮，芳至今猶未沫。」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句句都能表現他的積極的，始終不移的，忠於「本土」的態度，和亢奮偉大的精神。梁任公說：「屈原失戀被棄，憔悴枯槁，永不稍弛其愛」。屈子之所以爲屈子，屈子之所以偉大，就在這至死不渝的節操了。

#### (四) 屈子內心裏的矛盾

「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脩以菹醢！」屈子的潔癖，自己也知道不爲流俗所容，他所以不避艱險，苦苦的幹，蓋希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但是遭時不遇（「哀朕時之不當」。「時糴紛其變易兮」），幹到盡頭，還是路不通行，他的忠忠既不能討好，「又可以淹留」？潔身之道，莫善於退隱。「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他自己「察前之進而遭尤，今固可脩初服以退隱矣。」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風而縱馬」，離開了惡劣的環境，精神從困苦煩惱中解脫出來，任何人都該感着輕鬆的愉快；但是超邁流俗的屈子，却「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混濁黑暗的楚國環境，當屈子乘着他自己的理智之燈和愛「本土」的烈焰在那裏奮鬥拚命的時候，也沒有辦法使其清明；假使自己走了，就連這點僅有的光明也滅了。這麼一來，楚土不更天昏地黑，沉淪於萬劫不復之淵嗎？想到這裏，無怪鍾情於「本土」的屈子，反顧而流涕。「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乎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馳局顧而不行」。不獨屈子「戀戀不能去」，連那些常受他偉大人格的感化的

僕夫，和那非靈長類的馬都不願走了。

屈子內心裏「去耶」，「留耶」兩個矛盾念頭的交戰，使他發生了不少猶疑的煩悶，我們把離騷全篇讀完，很難找出一句突然置之，決絕別去的話。他在說了「句」之「大言」以後，接着就依依不舍的綴上一句相反的句子，像「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乎舊鄉」一類的話，便是很確切的實例。他為什麼不能毅然的掉頭不顧，而這樣去留不決？是意志不堅定嗎？不，冷酷的楚國環境既不能改變他愛「本土」的意志的毫末，他的意志堅定，可以想知。難道對於這小小的去留問題，就失却決斷的能力嗎？是離不開家庭嗎？不，屈子在他的作品中很少提到他的家庭狀況。離騷篇中有「女嬃之娵媛兮，申申其詈余！」一段，可證明他是有姊姊的，由此可知他不是「一個鰥寡孤獨，毫無室家之慮的閒漢」。但是就其作品中很少提及家庭一點來說，屈子對於家庭觀念，一定不很深，可無疑義。所以屈子之猶疑不決，與家庭觀念無多大關係——至少家庭觀念不是猶疑不決的主要原因。我們不能把普通人之留戀家室，不忍違別的，和屈子相提並論。然則他之所以去留不決，原因安在？我們可假思索，從他的作品——離騷中引出一個答案來，他去留不決的原因很簡單，不是別的，就是離不開心愛的對

象——「本土」。因為他鍾愛「本土」，已入骨髓。深恐自己走了以後，沒有愛護「本土」的人來代替他的責任。這正和庾信，哀江南賦之「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颯」的感想，同一情調。

#### (五) 結語

據梁任公的意見，以為「研究屈原，應該拿他的自殺做出發點」，這個主張很正確。屈原為什麼自殺？梁任公說是為單相思，他愛戀社會，而社會遺棄他，這個看法也很對。不過與其說社會是他愛慕的對象，無寧謂為「本土」。因為談起社會就牽涉到各方面，難免使人對於屈子心愛的對象不發生誤會。而且人類之愛本土，是出於天性。普通都是「在一塊土地上發芽，就愛在那裏開花」的。

根據以上各節檢討的結果，可知屈子的自殺是必然的，是無可逃避的。他的主我的成見太深，忠於「本土」的節操，寧死不辱，既為世人所不容，則屈子可補的途徑，唯有退隱；但是他在生一日，決不能坐視「本土」的沉淪。與其「與鹿豕為友」，活著心裏受罪，精神痛苦，不如投到閻王宇下，做一個小鬼，「一瞑不視」，倒還乾淨。所以「主我之悲」和「猶疑之悲」不斷的

在他的心裏交戰，終於迫出了自殺的大悲劇，以完成屈子偉大的自我。

有人以為屈子的自殺是消極的，是意志薄弱的。這是未能完全了解自殺的真意義和價值的謬見。「一個人因為掉了差使而去投井，一個婦人因為和丈夫口角而去上吊，這是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的行為，在一般人格價值上不會有什麼意義」，這種自殺，才是消極的意志薄弱的自殺。至於屈子的自殺，則另有深遠特殊的意義。他爲了篤愛「本土」，不惜與仇敵鏖戰，到後來兵盡力竭，無法可施，又不能投降妥協，更不忍坐視敵人的胡混以遺害「本土」；所以無可奈何，才毀滅了自己的軀體。這和文天祥的殺身成仁，具有同一的意義。假如我們讀正氣歌會肅然起敬，那麼，讀離騷自然也要對屈子表示同情。他那種絕對的悲觀和殉愛的壯烈，在在足以表示他的自殺是由於積極的愛的傾瀉，具有大勇的意志，是非常偉大的。

離騷是一篇窮愁的文章，這是稍有文學眼光的人都承認的。但是離騷所表達的窮愁，自有其特別的意義，和一般文人咀裏所吟出的窮愁大不相同。質性：「嗟窮嘆老，人富貴而已貧賤也，人高第而已擯落也，投權要而遭按劍也，爭勝利而被傾軋也」。很多自命爲文學家

的，往往以這種個人的是非得失寄諸文墨，而自以爲牢騷連篇，窮愁滿紙，可動他人的哀憐。如王勃，滕王閣序之所謂「嗚呼！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韓愈，進學解之所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就是很好的例子。這不過是瞎手拾來，中國文人裏作這種無病呻吟的，不可勝數。這一類的文章，有識者讀之，不但不表示同情，恐怕還會嗤之以鼻呢？質性篇所謂「牢騷者，有屈賈之志則可，無屈賈之志則鄙，也就是這個意思了。屈子因窮愁而發的牢騷，何以不鄙？因為他的牢騷不是基於一己的升降隆替和是非得失。他所說的「吾獨窮困乎此時也」，「愁苦而終窮」，是指愛「本土」的志願不能獲償，不得衆人的了解和同情而言。由此以觀，可知他的窮愁是由爲公而起，不是爲私而起的。後人讀離騷所以有「悲其志」的同情，也就爲此了。

# 詩詞

## 一萼紅悼亡

善之

立風前。拂漫漫荒草。慘綠香無邊。燭石天銷。蓬萊海隔。淒涼莫問當年。指芳塵彈餘冰淚。鎮溫柔不似舊因緣。心事他生。悲歡短夢。都付啼鴉。天意從來難問。算古今儘有。薄命嬋娟。冷露浮光。寒燐蕩影。羅襟何處潸然。幾多時碧油輕處。便空山花木暗啼鴉。怕聽蜀岡十里。流水涓涓。

## 西平樂慢

善之

燕乳新泥。鶯調舊韻。春意漸覺闌珊。芳草淒迷。遙連麥隴。輕風颺起微寒。記私語小紅橋畔。並坐珍珠羅底。一朝埋玉深深。有淚誰彈。人世輕塵短夢。把羅巾何處塞悲酸。仙裙蝶化。玉臺驚破。舊日斜陽。還上闌干。重迴首。病榻聲低。樂爐烟暗。忍憫相看。不語。背面黃昏。半晌春蠶絲繡殘。斷墳三尺。沉沉夙孽。草草因緣。歧路相尋。誤了華年。而今便死都難。

## 讀張生詩有感

善之

期願恒苦短。更漏恒苦長。鬱此方寸熱。浸彼終身涼。濁酒映清淚。滴滴煎肝腸。少年作苦語。令我重徬徨。

## 望江南

絳生

雙粉蝶。倚翅伴花眠。怪底輕風枝上度。驚殘好夢午晴天。飛去兩翩翩。

## 冬日憶江南

絳生

冬到江南雪。一片平山白。寒雪煮新茶。堆雪爲人物。

## 餘暇

W.H. Davies 作  
絳生 譯

此誠何生，假如，滿懷的牽掛，  
沒有佇立和清眺的餘暇。  
沒有餘暇佇立於綠枝之下，

詩詞

青 大 週 刊

清眺開望，像原上的牛羊。

沒有餘暇理會，當我們走過一片林地，  
那兒的松鼠把果栗藏在草裏。

沒有餘暇凝視，在光輝的白晝，  
那夜天般，閃耀着星斗的澄流。

沒有餘暇向美人流盼，  
看她足底的輕舞是何等翩跹。

沒有餘暇等待她唇邊輕語，  
來給她輕靈的眼底錦上添珠。

此生可嗟，假如，滿懷的牽掛，  
沒有佇立和清眺的餘暇。

東石小詩

曹 七

一 生性愛孤獨。怕與人相接。無悔復無尤。煩惱漸消失。

二 客舍無良伴。終日不一言。愁來展詩讀。倦極伴書眠。

三

吃齋不信佛。焚香非敬神。塵念如潮湧。無法使寂平。

四

寤寐不能忘。嗚語寄苦思。此情天諒否。人間有麗知。

五

少年似旋風。拔樹連根出。要將藏廬林。變成耕種地。

六

少年似洪水。洗淨積污土。新栽美花木。建築光明宇。

七

荒齋昔獨臥。忽然來良朋。良朋日日來。從此不晝眠。

八

平生愛聲色。雖然輕貨利。琴音覺心遠。紅藥引目醉。

九

君比長流水。我是水上葉。任君流何方。永隨不離別。

十

見人巧言笑。此道我不宜。深居學藏拙。靜思勉自怡。

十一

愛戀秋月潔瑩。獨自舉頭長吟。忘覺地上陰險。陷落道

旁黑井。

十二

追賞晨光清鮮，獨向野外狂奔。跳足踏着荊芒。頃刻血



流盈盆。

十三

憂時但餘呻吟痛。救國安得十萬兵。如此國家早應滅。  
似我無用不該生。

十四

除却狂醉盡是假。我生有幸識君真。落日孤舟恍如昨。  
細觀留影宿愁新。

十五

奇句無人同欣賞。况復海外音書遲。至情不爲關山減。  
苦思應共夢魂知。

十六

舊夢忽重來。十年過了猶一樣甜蜜。醒轉急追尋。四圍  
一團黑漆。

十七

君言如菽粟。君心似皎月。不怕他人說我狂。但恨不能  
斬盡妨我去路之荆棘。未能升聖堂。不欲作德賊。此心  
有君知。斤斤敢自持。

十八

你爲什麼瘋狂。爲什麼這樣瘋狂。爲什麼捨棄三春的潔光。  
去追求人世的淒涼。誠然她是秀娟天真。難道能勝過  
大塊的文章。忘了她。忘了她。

維年月日時。尤子以梨花一杯。梅花一盞。  
祭於詩神而告之曰。嗚呼詩哉。胡爲乎  
來。子來何年。曉星暮天。子來何所。錦  
城玉府。子來何職。花侯酒伯。子來何從。  
楮生筆公。修日朗月。與子贈答。暗風  
細雨。與子爾汝。碧水青山。與子往還。  
鷓鴣茅壘。與子宿宿。三春桃李。能令子  
喜。九秋霜露。能令子怒。古寺荒臺。惟  
子之哀。歌堂舞閣。惟子之樂。忽焉而豪  
。天風海濤。忽焉而靜。長鐘斷磬。忽焉  
而莊。清廟明堂。忽焉而艷。珠簾寶劍。  
(清尤侗祭詩文)

### 高爾基文壇生活四十年

勞農文壇巨匠高爾基(Maksim Gorky)自文學生活開始以來，迄今已四十年了。在蘇俄會於本年九月二十五日，舉行盛大的文壇生活四十年紀念慶祝會。當舉行這意義很深的慶祝典禮之際，真理報，消息報都刊行高爾基慶祝紀念號，一齊以高爾基為大眾的作家而加以讚頌。在外國方面如 Bernard Shaw (英國) Sherwood Anderson(美國)H. Bawbuse(法國)Romain Rolland(德國)Upton Sinclair(美國)各大文豪都打電報去祝賀他。

當高爾基創作四十年紀念慶祝會在莫斯科大劇場舉行時，如史他林，加黑林……政府要人以及莫斯科的工廠，其他如科學的，文學的各國體均派代表參加。

蘇聯政府為紀念高爾基起見將列寧格勒一個大劇場改為高爾基劇場，改莫斯科一個文科學校為高爾基學校，並成立高爾基文學獎金及高爾基獎學金。高爾基的故鄉改為高爾基戈羅特。莫斯科的文化和休息的中央公園改為高爾基公園。莫斯科一條街道改為高爾基街。

司貧士男爵 (Sir Patrich Spens)

英國無名氏作  
劉澹璣試譯

——本詩曾刊於司各特蒐集之古詩人的譚歌——

國王坐在但佛蘭城，  
喝着血紅色的酒，

「我可以從甚麼地方，  
找一個駕船的水手？」

坐在國王右膝底下，  
一個老騎士站起說：

「司貧士男爵，  
是航海的能手。」

國王寫了一封長信，  
用手封上，

送給正在沙灘走着的，  
司貧士男爵。

「到納諾威去，到納諾威去，

渡過了怒暴的波濤，

你必須送公主

到納諾威她家裏去。」

「不管是電霧，不管是風雨，

渡過了怒暴的波濤，

我們送公主

到納諾威她家裏去。」

禮拜一早晨他們起程，

用了他們極快的速度，

在一個禮拜三，

平穩的在納諾威登岸。

他們在納諾威，

還不到一個星期，

只住了兩天，

納諾威的貴族說：

「你們司格特人，

妄費國王和皇后的金錢，

你們說謊了，  
我聽見你們的謊言！」

我帶着這些白銀，  
我和你們得到的，  
我帶着從海裏，  
得來的半斗黃金。」

「我們今天早晨起船，  
預備着，預備着，」  
「現在像，親愛的船長，  
我很怕有一個死色風波。」

「我昨天看見新的月亮，  
躺在舊的臂上，  
船長，如果我們起行，  
我怕我們將要被傷。」

朗靜的空船，  
船在水面輕搖，  
過了三天的行程，

海風在水面上哭號。

「我可以從甚麼地方，  
找一個好水手掌舵，  
等我到桅頂，  
看看是否可以靠岸。」

「這裏我是一個，  
很好的水手來掌舵，  
等你到桅頂——  
但是我怕你永不能靠岸！」

他沒有動一步，  
並沒有走上一步，  
飛弩般的海水，  
從船外闖入。

「去，拿一塊來，  
絲般的白布，  
纏在我們船的兩邊，  
不讓海水進入。」

他們拿了這塊，  
絲般的白布，  
纏住了船的兩邊，  
但是海水依然闖入。

我們司格特貴族們呵！  
不願濕了他們乳白的手，  
但是一幕劇的時間，  
他們的腰都被濕沾。

我們司格特貴族們呵！  
不願濕了他們軟木跟鞋，  
但是一幕劇的時間，  
海水濕了他們的頂端。

婦女們舞動著，  
她們手裏的扇子，  
很久的坐在岸上，  
等候司食士的歸航。  
女童們帶着金黃髮梳，

很久的坐在岸上，  
因為她們不能  
再看她們愛人的歸航。

走過Aberdour（註一）的一半，  
五十呎深的地方，  
騎着司食士男爵，  
和司格特貴族們在他脚下。

（註一）在蘇格蘭之愛丁堡東北部，一六三二  
年曾為 Earls of Morton 之宮及 St.  
Silda 教堂，今為一海水浴地方。

# 大公報社出版書目實價表

社址：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六一號

書名	著作者	譯述者	實價	掛號寄費	本數	頁數	提要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王芸生		每本一元	一角三分	每卷一本	已出四卷	歷述六十年來中日外交由同治八年至九一八止
日本眼中之日美危機	匝塔胤次	楊敬慈	一元	一角三分	一本	四六〇頁 圖九幅	根據日美兩國權益的衝突判斷有不可避免的戰事危機
日美太平洋大戰	白華德	楊歷樵	一元	一角三分	一本	三七六頁 圖十三幅	日美戰爭太平洋的霸權結果必致戰事降臨作者本其海軍知識斷定日本必敗
日本的農業恐慌	稻村隆一	艾秀峰	六角	一角	一本	一九〇頁	日本政治給與日本的農業恐慌是日本的致命傷其侵略中國是無窮的
日本改造法案	北一輝	艾秀峰	四角	一角	一本	一三三頁 圖表五幅	日本改造法案是日少壯軍人的聖經實與是九一八事變的一顆大炸彈
蘇俄視察記	曹谷水		一元	一角三分	一本	二九〇頁 圖二幅	詳述蘇俄政治軍備五年計劃之狀況及一切制度與一般社會情形
蘇俄的外交秘幕	貝司杜夫 斯基	楊歷樵	四角	一角	一本	一三六頁 圖二幅	對蘇俄政治人物的性格及外交的秘幕敘述無遺
五千年來中華民族愛國魂	徐用儀		八角	一角三分	第一卷 一本	三〇四頁 圖十七幅	敘述五千年來我文臣武將與平民之愛國精神
小大	劉易士	白華	八角	一角三分	二本	七五八頁 圖一幅	描寫一條大街上的社會
采風錄	國風社		二元	二角一分	二本	三六六頁	集近年來名家詩詞之大成

# 侮辱

久亞

當我到了我的村裏時，天色已經黑了，家家都點上了燈，我看見燈光從我自己家的窗中射出，尤其是從我父親書房裏射出的和藹的光焰更顯著，從老遠的我就聽見我的狗吠聲，我的心跳衝起來——但是這時懷着恐懼和悲傷甚於欣悅，往常走下山我總是跑，現在我不能跑了。

「是信魚嗎？」

這是一個很熟的聲音，我向四周星光下的稻田一望，我站住了，即刻就認出這個過路人。他的左手拿着一隻大竹酒瓶，和往日一樣；右手拿着滿滿一筐的豆餅，他是我們村裏一個很好的中年農人。

「是的，石梧大哥。」

這村裏居民仍然保持着傳統的禮儀，年輕的人要稱呼年長的做「大哥」或「大叔」，不管他們的地位怎樣。

「你從上了學校以後，又長高了。」這個和藹的農

夫說，「我在黑暗裏就看得出，大概你已經和你的二哥一樣高了，至少也和你的樹哥一樣高；可是我忘了，他們也是要長的。現在卻該是大孩了！他們到那裏去了？怎沒和你一塊回來？」

「他們——遲些時就要回來。」我半吞半吐的說。

「我希望，」他驚訝地說，因為他看出我言語囁嚅。「我希望沒什麼不對的事情罷！你們母親從昨天就盼着你們回家，因為你們從省城來信是那麼說的，好，我不耽擱你了，你一定急着要見你的母親，和她盼你一樣。」好石梧就這樣走過去了。

當我走近家前的魚池時，我的狗都奔過來迎我。牠們在我前面幾步跑着領路，一會兒又轉回來，繞着我的腳。當我進了家裏門，牠們都搖着尾跟進來。

我先走進飯廳，一家人都在那裏吃晚飯。我母親最先看見，我也是最先看見她。

「呵！」她喊了一聲，放下筷子，站起迎接我。」

我盼望的人！」

「我們剛剛談着你，三哥。」我的妹妹笑着說。「五嬸見你們昨天沒回來，急得不得了。她昨晚又做了一個惡夢，我告訴她說：父親說你今天一定平安的回來。」

「你的二哥在那裏？」父親焦急地問。

「他遲一兩天就要回來。」我低聲答。

「你的樹哥和你一塊來了嗎？」母親忙着問。

「沒有，」我回答她。我不能再守這個悲傷的秘密了。我的眼淚像兩點似的落下，我的頭腦猛烈地燃燒着。

「沒有，母親，」我接着說，「樹哥沒有回來，他永遠不能回來了……他死了……」

「什麼！」父親喊叫一聲，眼淚隨着湧了出來。燈似乎也暗澹了。

「可憐的五嬸！」這是母親的哭聲，她用手掩着臉。「這可要了她的命……」

「聽着！」父親拭着眼睛說。「在這屋外不准說一句關於樹死的話。」他又望着我問，「怎麼一回事呢？發生得這樣突如其來？把始末告訴我吧！」

「前三天，在省城裏，」我開始講，「一清早二哥

，樹哥和我就到了車站。那裏和往日一樣擠一大堆人，

樹哥就加入那一排人等着買票。忽然來了一個外國醉漢，一個紅髮鷹鼻的大漢，他也不按秩序，就首先擠到買票的窗下。樹哥本來是排在第二個，被他給擠了下來。

樹哥就提出抗議：「你沒看見這行列嗎？」這個外國人不理，還打了樹哥一個嘴巴。樹哥回踢了他一腳。這外國人又打了他一下，把他摔倒在地上！「現在你怕我了嗎？」這外國人伸着拳恫嚇。樹哥跳了起來，撲在這外國人身上。雖然這外國人大得像一隻牡牛，大堂兄却像大豹似地同他鬪着，但是被一個巡警攔着了。

「你沒看見這個外國人怎樣對待我嗎？」樹哥問巡警說，「你問一問別人。」

「有一個青年學生走出來告訴了他這事情是怎麼發生的。我們——因為還有許多從學校回家的學生——都叫喊着：『捉着那個外國人，捉着那個外國人。』但是巡警一動也不動！」

「捉了他沒用的。」他說。

「你怎能說出這種的話！」一個學生怒喊着，「你能够袖着手看外國人打你自已的國民嗎？你在這裏做什麼，你，巡警。」

「巡警解釋說：『捉了他有什麼用呢？按法律我們



中國人是不識羞耻外國人的——他得交給他本國的領事去——不用受罰就釋放了。」

「樹哥昏了過去，沉重地躺在我的肩上，嘴裏流着血。二哥和我也哭了，別的學生也哭了。那個外國人買了票就蔑然地笑着走開了。」

「過了幾分點，」我接着說，「樹哥稍稍復了原，他還流着血，臉色慘白，哽咽地自語着：『侮辱……侮辱……』他的話直刺我的心，我想安慰他，可是我除了哭泣之外，什麼也作不到。我的眼睛像兩條水泉似的流個不住。二哥比較鎮定些。『樹弟，』他說，『這不僅是你的侮辱，也是我的侮辱，這是我們國家的侮辱！自己保重吧！我們的賢哲說過：持道的人終要自殺其身，轉來那些外國人要會知道遵守我們的法律。』」

「那時火車已鳴笛要開了。二哥在這最後一分鐘跑去買票，留着我和大堂兄在那裏，他還含着淚：『我出身大家，竟受了外國人這樣的侮辱。不，是我自己國人侮辱我——那些懦夫。他們都恨外國人，可是當着外國人面前，他們又像待宰的豬一樣卑屈……我還活着作什麼？被人侮辱，像一個奴隸，像一隻狗。我還拿什麼臉見人？見我的母親？呵！我怎麼敢見我的母親？不，不……』那時他又吐出許多血。」

「可憐的孩子……」我母親插嘴說，「他應該知道他的母親若是沒有了他——她唯一的兒子，準不能再活着了，慘苦的運命把這守寡的母親一生唯一的希望帶走了！信魚，十七年前，大約在樹哥降生前三個月，你的五叔就死了。他是一個很可敬的人，認識他的大沒有不喜歡他的，你的五姨那時不過二十一歲，她在你五叔的病床前說：『我們的愛是不問凡俗的，假使你死了，我決不能獨自活着。只是再過不到三個月，我就要替你生一個孩子了，他將是我們愛情的承繼者。那時我就同我們的兒子一同活着，假如沒有他，我就不願活了。』她是一個多麼有律儀的婦人，多麼忠實的妻子，多麼賢明的母親！在過去十七年中，她的時間和心力都專注在教養她的兒子，他現在已經是這麼有望，這麼不負他的家聲。」

「當二哥買完票回來的時候，」我又接着說，「樹哥站起來，想自己走上車去；但是二哥和我極力攙扶着他。『我們看看，』二哥對他說：『假如你傷得太利害，不能乘火車，我們可以在第一站下去。』『不用擔憂，』樹哥笑着說，『我很好，我現在覺得好些了。』」

「在火車上多半的時間他都睡着，什麼話也不說，除了告訴我他有多少本書要給我，因為他已經中學畢業

，不再用牠們了。他的樣子很安靜。

「近黃昏時，火車快要到我們的目的地了，他站起來，說要上盥洗室去，過了十分鐘，他還沒有回來。忽然火車在綠江橋中間站定了。兩個車上巡警在門口喊道：

「二個少年自殺了！他從盥洗室的窗戶跳到河裏去了。車上有沒有他的親屬朋友，或是同他認識的人？」  
「呵！可怕！可怕！我發抖了，我哭了，全身都出冷汗。」

「二哥跑向路警去，吃吃地說：『我……有一個堂弟……他到盥洗室去，還沒有回來！』他即刻跟着路警走了，撇下我一個人在那裏哭。」

「一會兒二哥回來了，手裏拿着一張紙說：『一念，弟弟！這是我們樹哥最後的留言。』我念道：

「堂兄弟：

「我不能再活在這個世上了，

「這個卑屈的土地不是我的。」

樹

「路警來了說：『你們得有一個人留在這裏，火車還要向前走，』二哥轉向我說：『弟弟，你先回家吧！我從這裏下車尋撈樹哥的屍體。留神一點，不要讓五姨

看出你的悲傷。』二哥就這樣同我分手了。我急忙就趕回家。現在我已說完了。」

× × × × × × × × × ×

五姨和她的兒子葬在一塊，現在我們村裏的人們都唱：

「天上有陰雲，人間有慘禍，  
陳氏有佳兒，寧死不可辱。」

### 日本佔領東三省的意義

#### 魯迅答文藝新聞社問

這在一面，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膺懲』他的僕役——中國軍閥，也就是『膺懲』中國民衆，因為中國民衆又是軍閥的奴隸；在另一面是進攻蘇聯的開頭，是要使世界的勞苦羣衆，永受奴隸的苦楚的方針的第一步。

(《心集》，一四七頁。)

# 我們的父親

James Stern 著  
蕭淑莊 譯

我們所知道的或注意及的只是她的偉大。除了她在我們眼內是完美的，沒有別的東西能令我們注意。那時我七歲，漢斯比我小一歲多。哦，我們都愛我們的母親，覺得她比任何人的母親都偉大的多。至今我們還這樣想。她有寬大的骨架，蔚藍的雙睛，和順直光亮得像平滑的稻草似的頭髮。我們總喜歡坐在她膝上，伸手去撫摸她頭上柔軟的頭髮，並且說——稻草，媽，稻草！於是她笑了，一個滑稽而含着惹意的微笑。她的嘴唇微顫着，眼淚充滿了她的眼眶——那時，哦，我不禁思索和驚奇，爲什麼，這些眼淚？媽，爲什麼？爲什麼當我們這樣愛你時你反而哭了呢？

在炎熱的早晨，當漢斯在她這邊，我在那邊，各人拉着她一個細長的手指。離了家，從那白色的街道，走向游泳池去的時候，我們覺得多麼的榮耀啊！我現在還能想像她穿着她純白的衣服和鮮紅的肩巾，棕色的手臂和腿都露在外面——人們都止步來注視她，低聲讚揚她

的美麗。我們常留神聽他們說些什麼，要是我聽見了，我就緊捏着她細長的手指看着她說，哦，媽，親愛的，那個人說你美——你實在美，媽，我說的！漢斯當然不落人後的，他衝到她前面，雙手抱着她的腰擋住她前進，喊道，不，媽，這是我說的，我……她低下她棕色的臉，雙手捧着他的面頰，很逼進的釘着他的眼睛。那時當我看見她顫動的嘴唇湊合在我弟弟的嘴唇上，拍着他那捲曲的比稻草色略深者短髮時，嫉妬心似短劍般的直刺進我的胸膛了。我們繼續向前走，母親很沉靜，我有點不高興，也就不再拉着她的手。我却想着她嘴唇的顫抖，私密的盼望着，這不過是漢斯對她所說的話，才使她變得那樣憂鬱的。

到了游泳池，看見了水，並且知道克少校一定也會在那裏，我們的心中充滿了喜悅，我忘記了，我抱着母親的腿的最大一部。我喜歡抱她的腿，她是那樣的結實，我的手臂正好圍繞過她膝蓋上面的一部。

我不知道那時我愛母親多呢還是愛少校多。在去年的戰事裏，少校受了傷，失去了一隻手臂，那正是他同我父親和烏蘭騎隊一同到法境去和英法作戰的六個月以後。我們曾看見他們兩人穿着制服站在一塊，母親還替他們照了一張像：她說，他們真魁偉。於是他們就上了汽車，開赴戰場去了。

這張照片照得很好，漢斯和我同聲讚美着父親和少校的魁偉。我們把她放在壁爐架上，傍着母親的照片。這已經好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不能確切記憶什麼時候，也不明白究竟爲什麼——也許因爲我們曾看見母親這樣做的——我們把那照片剪成兩半，分放在壁爐架上的兩端，母親微笑的臉放在他們兩人之間。有一天，我們父親的那半張像片不見了——不翼而飛了。這件事是在少校丟了一隻手臂回來後不久發生的。他住在對街的一所小屋內，常來陪伴我們的母親。因爲父親不在家她的確是太寂寞了，整天同我們小孩在一塊，沒有一個大人，並且她永不知道。

我問漢斯像片上那裏去了，他也來問我，結果是誰都不知道。於是我們去問母親，她倒是安靜的，走去問凱蒂——凱蒂是替我們做飯的——但當凱蒂搖着頭說母親桌上的那張同樣的照片也丟了時，母親紅漲了臉說道

——不，不，那是不可能的！她衝出了這屋子跑上樓去，她說那照片是那兒都找不着的了。以前我們從未見過母親的臉紅得那樣。當晚睡覺時我問漢斯爲什麼母親的臉變得那樣紅，但是漢斯說她的臉並沒有紅，我說她紅的。爲這問題我們爭論了好久方睡。不久，這問題也就丟開永久的忘記了。

一星期後，我們問母親凱蒂爲什麼走了，她一邊擰着身子揀地板上的絨毛，一邊說凱蒂要結婚去了。

所有這些事，現在看來，都像很久以前了。從那次以後，我們沒有看見母親的臉再紅過。整個的夏天我們都同她和少校在一塊。我們覺得他們倆在一塊時，看來都很偉大。他瘦而高，頭髮有幾分像我們母親的，我不過是有點捲曲。當母親忙的時候，他總來帶我們出去在河上坐他的小船。在那裏在們脫了衣服，換上游泳衣。我們看着他的一隻手做着各種的事，十分驚訝他的靈敏。他的手臂是從肩起就割去了，只有一小叢的肉掛着。當他不穿別的只穿着游泳衣的時候，我們總不能不注意到那一部。他的皮膚晒得幾乎變成黑色，因爲他整天的時間消磨在河上或游泳池內的。他那捲曲的稻草似的頭髮，在他頭上照耀得像鳥籠的金絲一般。

在船尾上有一支槳架，他使用一支槳很自然的划着

進行，就像我們用四條手臂和四支槳似的。我們坐着出神的看他搖，永遠看不厭！看他用一隻手做着別人用兩隻手做的事。船到河中時，他拋下槳，站在船尾上，嚷着叫我們坐穩，於是他的隻手舉過頭上，一會的功夫，他看來好像一條大銅矛似的，他跳將起來，身體在空中一擲，鑽下水去，只才濺起那麼一點水就如小鯨魚在海面上鑽進鑽出似的。

我不知道那時我們愛母親多呢還是愛少校多。

每晚祈禱時，我們兩人都這樣說——上帝保佑媽，爹爹，和少校——常我這樣說時，我腦中就映出這樣一幅圖畫：母親和少校一塊坐在游泳池旁低聲的談笑着；或是一塊的在街上走，她棕色的臉和手臂反映着她白色的衣服，他的臉和手臂正和他的白襯衣和法蘭絨袴相襯。兩人的頭在陽光下都閃爍得像金子一樣。他們走過時人們都止步來看，驚訝着。

當我們含糊的說完我們的新福辭後，接着就誦主的禱文。在我起頭禱誦時佛衍字句間就顯示給我叫做耶穌的那個人，他的臉是棕色的，美麗的，他金絲的頭髮是一圈圓光，就好像我在聖經上所看見過的一樣。

少校常常到城裏去也常給我們帶回些小小的禮物。有那麼一天，他帶回來了一個大而白的史脫各軍艦的模

型，漢斯和我都驚訝的注視着。母親也看着這模型軍艦，又看看我們，又看看少校。當他把牠放在地上後，我們直衝到少校身上，摸着他的鬚子，給他道謝。大概就在我們這擁抱的當兒母親就悄悄的走開了。所以後來我們想找她同我們和少校一塊去試開史脫各時，她已不見了。於是我們沒有找她就動身了。少校用他的獨臂夾着那龐大的模型，漢斯因為年紀小，走不快，所以抓住了他的外衣。

在船上，我們還和平常一樣的脫了衣服，把那白色的大玩具放下水去。少校把機鈕一轉，他就駛向河的那邊去了。內部鐘表式的機器，發出一種撥水的聲音，後面還激出一陣小浪來。

漢斯和我都驚心動魄的凝視着。這是我們從未見過的奇怪東西。現在他是我們的，我們自己的了。少校把他給了我們，沒有別人再有像我們這樣的東西的。

我們問少校說：「我們要不要跟着牠走？要不然牠要獨自到岸上去了，那末……」

少校正在笑着露出了他的白牙。我想當我們在驚羨着我們這可愛的玩具時，他一定一直坐在那裏看着我們。我相信他在那時候一定把他全忘了。

「當然！」他一邊這樣說，一邊很快的望着那退行

的史脫各。「但，哎喲，你們倆」，他又接着說，「我們要趕快！」

小艦飛也似的背着我們前進，少校站了起來，用他一隻手拚命的搖槳。不過牠還離開我們好些距離，我們緊緊追着史脫各。牠直對着對岸的牆上衝過去。呀！假若牠撞着了……

「哦，上帝！少校，我們還有辦法麼？」

我們害怕了，緊靠着少校，抱着他的腿，合緊了雙手，我抬頭看着他的臉。他的臉漲得通紅，他還是用他的一隻手拚命的搖槳，咬緊了牙關。漢斯和我都着急起來。假使這船，在我們得到的第一天就撞碎了，沉了……！漢斯起始嗚咽了。不，我一定不能哭，我想一定不能。少校又該怎樣……？

「哦，牠不能——不能沉吧？少校，能嗎？」漢斯哭喊着。

但是少校並不回答，反而頭向上一抬，忽然停住不搖了。他出了很多汗，汗珠從他棕色的胸部淌下去，在那幾根金黃色的胸毛上閃爍着。史脫各在我們前面仍然是够不着——距牠五碼的前面——就是那堅硬的牆，那河邊。突然間我們聽見少校喊道：「坐穩，你們倆！」同時我們就被摔到船底去了。少校已鑽進水內。我們從

船底爬起來，伏在船上偷看着，我同漢斯立刻緊緊的拖在一起。因為那小戰艦的機器已經停止了。牠傾向着一邊，船尾很快的沉到水裏。於是湖湖的「聲——史脫各就再看見了。水剛平靜下去，而少校的头從水面上鑽出來了，離我們那寶貝消滅的地方約有兩碼遠。

漢斯起始哭了。我大聲的喊叫着，嘴唇乾了，顫抖着。

「牠沉了，少校，牠沉了，——就在你旁邊！哦，少校勞駕……勞駕！」我於是大哭起來。

但是剛過一會兒我們從淚眼裏看見少校的头又鑽下水去了。他那鮮紅的辮子，在水面上露了一露，於是水又變得很平靜，上面什麼也沒有了。

我們都屏着氣，靜靜的坐着。眼淚還是掛在臉上。我叫「看，哦，漢斯看，那邊——靠着岸！」

正在我們船的那邊，緊靠着牆，我們看見史脫各的白船頭穿出水面來。同時少校的头也緊靠着牠露出來了。我們看見他搖了一下頭，就好像一條狗似的，他的手抓着牆，轉向着我們笑。他的牙齒閃爍着作光，小艦夾在他的臂下，一半泡在水裏。

「來，你們倆，」他笑着說：「來救你們的爹爹！」

我們倆一齊划着，四隻小手合搖着一隻槳。少校踏着水舉起那水滴漸瀝的史脫各給我們。我們儘向前去，伸出手去把他拉上來。市長從船邊爬上來，靈敏得好像走繩索似的。

當他重新和我們一塊坐到船裏後，我們嚷道：「我們救起爹爹了，對不對？」他笑了。我們也拍着手大笑。歸途中，我們一直緊緊靠他坐着，半哭半笑的拖着他的濕腿，緊緊的陸伏在他的大腿上，感謝他。

我們說：「哦，少校，你真偉大，你能永遠的同我們在一塊麼？」

少校看了我們一眼，把他的手放在我們的頭上，一方面船是很安靜的向着岸邊前進。我覺得他正要說些什麼，當他抬起頭來，突然的喘着氣道：「我的上帝！」

「喂，你們這倆淘氣的孩子，看是誰……？」站在那裏的是我們的母親，我們那偉大的，晒得很黑的母親，穿着白色的衣服，頭髮閃爍得像柔軟的稻草。可是，呀！她的臉色！我一輩子也忘不了我那時所看見的那副頹喪沉落的臉！兩肩下垂着，如同一條狗知道要挨打的時候似的。那時好像有什麼東西降臨到她身上似的，她微笑了。但那個微笑！我們以前從未見過我們可愛的母親那樣的笑過。她笑的時候轉過身去，就在那時——

只是那時，我看見一個男人，穿着烏蘭騎隊的制服，站在她旁邊。他看起來很嚴厲，牙床緊咬着，血我們走過來。後來站住了，釘着我們看，看着我。我也很快的看了他一眼。他的臉色變好了一點，緊捏的手放鬆了，肩也下垂了，就好像有什麼東西在他內部溶化了似的。但——我不知爲什麼——一剎那間驚懼佔據了我的全身。我急看着母親，我所知道的只是她的偉大，我就直奔向她，把我的頭埋在他裙子裏，大哭起來。

我在那兒好像哭了很長的時間，後來我很快的看了一看船上，漢斯坐在裏面夾在少校兩膝之間，緊抓着他溼了的大腿，好像被膩了似的。同時，少校——哦，少校，我那時想，爲什麼他變得那般神氣呢？爲什麼那樣的釘着那穿烏蘭騎隊軍服的人呢？

那時候是靜得可怕。整個的世界好像全站住了。等候着，——等什麼？我不知道。

(譯自The London Mercury, July, 1932)

報 月 學 文 紹 介

◁ 期 四 ， 三 ， 二 ， 一 卷 一 第 ▷

【 角 四 元 三 冊 二 十 年 全 】

◆ 版 出 局 書 華 光 海 上 ◆

一九三二年在中國真是一個不平年的年頭，承襲着「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有了上海「二二八」的暴行。帝國主義的對半殖民地中國放肆的進攻，弄得統治階級者手忙腳亂。更顯示着社會上一般素亂的步法，同時在出版界上也猛烈地呈出了活躍的現象，究其實際亦不過是一邊蕪雜的亂草。但是在文藝的領域裏，却生長着幾株奇異的花朵，除北斗在一九三一便出現外。文學月報的出版，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不幸北斗是在暴力之下被摧殘了，碩果僅存的只有了文學月報。雖然它仍然是在和暴力週旋着掙扎着力圖表現出它底使命。從六月十日出版了它底第一期到現在我們才見到第四期。在這第四期以內，從內容上或許不能使我們滿意，然而每一個時代在時代前線的作家努力的精神是不容否認的。

就小說而論。矛盾的火山，(第一期)勞動(第二期)是作者描寫上海金融資本家的長篇小說「子夜」裏的兩節。在火山我們「看到了許多高等華人民間階級生活的場面，以及他們怎樣在勞動者底腕下驚駭得手足無措」。(編後記)在勞動裏是描寫在離開上海二百多里水路的雙橋鎮上一個村鄉紳，在本地是有名的「土皇帝」的豪華優裕的生活，剝削窮苦者的辦館，與最後應得的歸宿。丁玲的某夜，金丁的孩子們(皆第一期)，前者是寫一個英雄之死悲壯的描繪，後者是「描寫一羣流浪在飢寒裏的無家可歸的孩子，怎樣在自己的奮鬥裏生長，怎樣在被侮辱與損害的當中鍛鍊成了鐵的性格。」(編後記)編者說：這是一篇作風很新鮮的抓在的大衆生活的作品。其他如張天翼的最後列車(第二期)丁玲的消息(第二期)農家的夜會(第三期)徐盈的早(第三期)都是取材於兵士，工人；及一九三〇中國空前大水災。第四期張天翼之和尙大隊長是描寫「二二八」事件中的一插曲。以領受日本大批洋錢專事破壞工人罷工的一段悲壯故事。

在戲劇方面有田漢的七個暴風雨中的女性(第一期)戰友(第二期)及一九三二三月光曲(第三期)，在技巧上與意識上都是成功的作品。而且都經過幾次上演，而激起觀衆緊張熱烈的情緒。在第四期上作者爲紀念俄國文豪高爾基創作四十週年紀念，特將高爾基小說的母親改成六幕劇。在第四期上還有洪深以農民和豪紳地主的對立爲題材的五奎橋，亦是「在意識上很進步而結構又很謹嚴的反封建的劇本。」

在論文方面有宋錫的大衆文藝問題，魯迅的論翻譯(皆第一期)，止敬的問題中的大衆文藝(第二期)蘇橫與大衆(方光顯(第二期)易嘉的論佛里契(第三期)。第四期爲紀念高爾基專號，論文有偉大的高爾基(吉爾波丁，論高爾基)羅曼羅蘭。

此外尚有詩歌，及其他值得一讀的文藝多，不及一一詳爲介紹。

(田川)



# 一個窮人

Malachi Whitaker 著  
蕭純真 試譯

約翰克蘭很早就睡覺了，因為他覺得不舒服，從早上起他就一點東西都沒有吃。他的臉沒有神而發青。他的太太也覺得非常的不安和煩惱，因為他把午飯用的麵包又帶回來了，他說他的腹內很難受。

安尼克蘭是個體格碩大的婦人，紅紅的臉，響亮的聲音。她是兩個女孩子，海達和摩尼，的母親。小的十二歲，大的十五歲。

海達坐在房子裏面用心在猜報紙上女孩子界內的一個謎語，她有一幅圓圓的臉，略帶幾點雀斑；和一雙灰藍色的眼睛，她常常張着嘴，她漆黑的頭髮垂在報紙上，她有時咬咬鉛筆，或是拿鉛筆抓抓頭。

摩尼是纖細瘦小的，她的嘴總是閉着，她學着做家裏面的瑣事；同時還喜歡聽聽無線電裏的音樂。她把一張報紙攤在紅粗剪絨桌布上，間或地用她的圓盤筆在紙邊上作些記號。

天氣是很冷的。克蘭太太坐着替她丈夫補些長襪子

。這些襪子是淡紅或灰色的。因為那些窟窿很大，所以她用雙線來補綴。她想着把一個熱的盤子裏在粗的毛毯內放在她丈夫的牀上。

「問問你的父親，看他冷不冷？摩尼！」

「讓海達去不好嗎？我還有那麼多的事要做，現在八點鐘已經過了。」

「今晚我還沒看見你做了點什麼事，快上樓去！」摩尼上了樓梯的一半，就嚷「媽媽問你冷不冷？爸

」  
聽不見回答，摩尼就說：「我想他睡着了，媽！」她冷得有點發抖，於是回到熊熊的火旁，坐在那裏什麼事也不做，一直到壁上的鐘打了九點。

「把無線電關上來做可可茶。」母親對她的大女兒說，「我要倒一杯給你們的爸爸喝去。」

海達在牆隅水槽上把壺對上水，一會就把晚飯給預備好。於是她們就把桌子拉的很靠近火，她們三個人背

着火坐下，吃麵包牛油，並且盡等着她們的可可茶稍為涼一點。

「你們誰喝這杯吧？」克爾太太指著那第四隻杯子說，「你們的爸爸不要喝這個，他病了，我真煩。」她會上樓去充滿了憐愛的心服侍她丈夫——他真是病的很厲害。「我已經讓他喝了些薄荷油，但是現在又該到時候喝些，我希望他明早就好些。」

女孩子們到後面樓梯口的那間屋子裏睡覺去了，海達一下就睡着，但是摩尼躺在牀上沒睡着，時常傾聽她父親窒悶的呻吟聲，她的脚很涼，她想要放在她姐姐的腿止。

在黑暗裏克爾太太捲上她的頭髮，脫去衣服。有一點微弱的光線從街上的燈射進來，所以在她的睡房裏很少有燈的。她漸漸的忍不住了，當她注視到他丈夫的時候，「男人都是一樣的」她想；「讓他們受點苦痛吧，反正就會好的。」她這樣自信着爬到約翰的旁邊，輕輕地拍拍他的背後；他呻吟着，無力地微微動動。她睡着了。就在半夜，她忽然的醒了，深沉的寂靜被很急的喘氣聲打破，她立刻跳起來，「怎麼回事啦，親愛的。」在壁爐上的架子上有一盒洋火，她點上煤氣燈，從這個微綠而黃的光裏，她立刻看出她丈夫病的很危急；汗蓋

滿了他蒼白的臉，連頭髮都濕透了。

「我的上帝，」她想；「我們要把他弄到醫院去了！」

摩尼站在門口穿一件褪了色的蓮灰色法蘭絨的睡衣，只到她瘦腿上的半。她冷得發抖，她已經在這裏站了一會了，忍着嗚咽？她姐姐還是睡着。

克爾太太看着她丈夫，昏暗的恐怖充滿了她的眼睛。「我們不能不替他洗洗脚，就把他帶走。」她輕輕的說，「摩尼，去煮一鍋水。」

摩尼跑下樓摸着黑把壺對上了水，她找不着洋火，她向樓上叫。她的母親趕快拿了跑下樓來。當火點着的時候，她一掌打在她女兒的頭上。「我說把這鍋放在火上，這鍋，這樣水開得快點。」

她四面跑，從水槽裏取出一個碗同一些襪子，在抽屜裏又拿出一條毛巾。

「叫醒我們的海達！」她喊；這盞煤氣燈慢慢的微弱下去。在她錢袋裏面，一個便士都沒有。「再去從你們父親褲子口袋裏拿一個便士出來。不要緊，我自己去吧。」她喘着氣跟在她孩子後面上樓去。「拿些衣服來，把衣服抽屜裏面的牀單也拿來；在大夫沒來之前，我們有好些事要做。告訴海達穿上衣服到外面打一個電話。」

那盞煤氣燈漸漸的暗下去，漸漸的滅了，她正在尋一個便士。她丈夫很苦痛的在牀上轉動着。「靜息一會兒」，她對他說，「我要找一個便士去買煤氣，親愛的，我一分鐘後就回到你這裏，我們要替你洗乾淨，預備好，我們的海達去打電話叫醫生。」

「叫他立刻來，立刻來！」她的丈夫喘息着。

「海達，海達！」母親使勁的叫。

「他不醒！」摩尼嗚咽着，海達是最能睡的。

母親跑到後面那間房子，搖撼海達，「起來，」她喊：「你們的父親病重了，你去打電話叫醫生，」就是海達一個人會用電話，那間打電話的房子由這條街過去，還有半里路。

家裏事都弄妥後，母親漸漸心定一點，她又熱了些薄荷油，想要強迫叫她丈夫喝，「喝這個，親愛的，你就好啦！」他一手推開，於是都洒在枕頭上。

「這麼一來，」她說；「枕頭套什麼都要換了。」她已經把水和毛巾拿來；想把她丈夫拉出牀來。「伸出來呀，快點，」她撫誘着說，當他的髒腳趾頭露出時；「你只要伸出幾分鐘」。她想：「我真願他上禮拜就洗了這個澡，可是沒有，他老是耽誤着，耽誤着，現在看看變成什麼樣啦！」

「隨我去吧，」約翰喘息着，在枕頭上摩擦他的臉，但是他太太把他的腳握得緊緊的，正在那裏洗。他腳髒，對於他好像沒有什麼關係，所有他的祈望就是有人來止住他的痛苦。

替他洗完腳以後，她忽然想起，「我們的海達走了，忘記拿兩個便士去打電話。」

「摩尼，」她尖銳的叫，「快些追海達帶這兩個便士去。」摩尼光着腳就要跑出去，她母親子是忙推過了一雙鞋子給她。這是海達的一雙舊鞋，簡直大的不得了，但是她也不管，就拖着到路上去追她姐姐。夜的無邊的黑暗和寒冷，圍着她的四週。她把眼睛睜得那麼大，寒冷無情的風吹進她的眼眶。她繼續嗚咽着。

「我要把你扶起來坐在這張椅子上，你能稍微動一動嗎？親愛的。」

他在牀上，痛苦使他力竭聲嘶了，他安靜的躺在牀上。「讓我去吧。」他的太太碰着他，他驕地叫起來。他半睜開他的眼睛看着她，但是她不瞧着他，「我要把你扶起來，」她還是堅持她的意見說。我要換換這些牀單在醫生沒來之前，就要把牠鋪好。」

她離開他一會，把靜水拿下樓去，把盆放在水櫃旁邊，預備把她倒空。「我願意他早就洗了這個澡，」她

繼續在想，「那麼這下就不用麻煩了，」她拿起乾淨的牀單和枕頭套，很靈巧把牠對換好，於是所有的事都停當了，她俯下身去用一塊手巾擦她丈夫的頭，輕輕的說「每樣事情現在都好了。」

突然他坐起來喊，「呵，呵，母親！」然後他倒在乾淨的枕頭上死去。

醫生到他們家，差不多只和小孩一塊，這裏已經沒有他可做的事了。「我早上再來吧，」他說，這在他算是和緩的了。他是一個暴性的人。

「海達和摩尼，回到床上去，去，回到床上去，我告訴你們。」這位太太已安定下來，現在沒有什麼可着急的事情了。她開始覺得有點冷。

兩個女孩子在哭着，用手擦她們的眼淚，還是在哭着；她們聽她們母親的話，爬上牀去，彼此擠在一塊，躺在那裏。

她們的母親離開這間鋪着乾淨被單的屋子，走下樓去，慢騰騰的把盆裏的髒水倒進水槽裏。

(譯自 Adelphi, May, 1932)

# 一個不幸的女人

劉榮恩

大學三年級的學生，曾懿君，心裏着惱，孤另的剛從街上回來。她走進客廳看見父親的朋友，陳豐之，城裏藝術學校的一位文學教師，在那裏。他們就談起他們昨天去美術館看的那位俄國畫家的作品來。他帶來了許多十七世紀的荷蘭畫片。演劇式的，教師便述說起來多爾頓穴居人的鹿畫，文藝復興時代的畫，他最愛好的是和柏馬的「大道」。懿君學着頑皮小孩子的語調岔着：「先生，這太難懂了。」或者「先生簡直胡說八道。」每次閑談到末了他總得要灰色起來。

「這幾天，做人太淒涼了。北方的天啊！可不可以不陰下來。一切都是灰色：屋子，鋪子，人，畜生。生命真是一樁無聊勾當，天天同飢餓，勢力，金錢，離恨，愛，憎，病，苦，孤寂，過往，掙扎了三四十年，等它們打得你體無完膚，死亡來了。人始終失敗，變成了泥，隨風吹着。人類已經活了幾千萬年，這個生與死的玩意兒，還看不破。小姐，人類並沒進步。我們所感覺

的憂悶即是孩子們手裏玩的洋娃娃所有的憂悶。我們這樣悠久的受着隱匿的勢力的作弄，要到幾時呢？誰能來解放我們繁的困縛。……」

這種一個美貌英俊的少年人，像隻杜鵑般憂哀。伶俐在他眼睛裏閃着；全個體軀重醉着智慧和幻想。二十二歲！不應該懂得這樣多的人情世故的。一談到文藝，他就搖頭擺尾，手舞足蹈：懿君說他簡直是演劇。

他是個退伍陸軍上將的兒子，早已脫離了家庭；但是，年老的母親却私下每年匯一二百塊錢來給他。談話時，他用種沉重的音調。

「我老想上貴州去瞧瞧母親。但父親不去，我是不能回去的。我怎能盼望我的父親死呢！他也只是頑固而已。母親來的信，我不忍讀。信一來，就得上茶館去看。那裏人多，聲音亂，讀完了，東瞧西瞧，難過也就完了。這是個死的生活：沒有愛，孤單地生存着。那個鄉下姑娘，我是不能娶的。」

一切，曾小姐，都仔細留神着聽。她也不安慰他，只說些：「沒法，沒奈何。昨天你來的時候，沒有看見姑母寄來的相片？」

從小王媽就說懿君好看，將來得嫁個好官人。中學校長在臨畢業時也勸她千萬要留神，因為壞的男人多。在大學裏，她的旗袍長了，人家也跟了長；冰厚了，一潮女同學就跟了她上北海溜冰；她也被請去演過王爾德劇本，少奶奶的扇子裏的金女士。女生宿舍裏，只聽見同學們爭着說：懿君這樣說，懿君那樣說。在男生的盥洗室一個角兒上寫着：「曾懿君，你要迷死多少人才休？」旁邊有用另一種的筆蹟寫着：「有理。」

什麼！你能相信嗎？懿君還沒有一個求婚的呢。太太，小姐還不許人，年紀一大就沒有人要了。老媽子說得真難聽！但她也未嘗不想出嫁；如果，她年紀過大了還沒有出嫁，她真不敢想。

每當人靜時，或是散了劇場後，她會凭倚在窗口，這樣的想着：她已經結了婚，蜜月，一個西洋古代傳記裏出來的，騎士式的丈夫。三個月把孩子把小手放在她的嘴裏。狗生子一葉小狗。厨子端出紅燒的鴨子來。丈夫病了，她整天整夜不睡，看護他；復元後，他們的愛情更增加了。戀愛，戀愛，戀愛。永遠過着欣喜的歲月

。她一心一意地愛他，把整個兒的人給他。她常同婉英談，她的理想的丈夫是應該怎樣的。婉英說像她大哥哥那樣的人才理想的丈夫。

陳豐之每天一散了學堂，就跑到曾家來。他很神秘地談着「死」，說「死」是有羽翼；談到「愛情」無異乎談到一個美麗的姑娘，詩意橫溢；「海」是文化的母親；「靈學」與心理學的衝突，為什麼後者歸入理學院；他剛成年時的一齣愛情劇；家庭的盲目；生活拘泥古板；叔本華的哲學。懿君逐漸可憐他起來。他來去，她慇懃地接送他。

曾小姐並不愛他。一個人應該顧全他的理想的。豐之只是個書獃子，講什麼都是像講詩一樣，太不實踐。他不是有過一場愛情的人嗎！「愛」豈難道可以有一星微微的斑點嗎？咄！上帝啊！還有那個鄉下姑娘。舊貨的愛，誰要？就算嫁給他，將來能永遠快樂嗎？沒有學位，又不是從外國回來的。人確是善良，心腸好的。做個哥哥倒還不錯。但有時她也悔恨，假使他沒有那些怪討厭的事故，如果再能像她所理想的，那真是美滿了。藝術學校裏是有許多女學生們的，她們一定都愛他——糟了——他一定也愛過她們。你聽，他的名字叫做「豐之」，「瘋子」！「瘋子」太太！怎……怎……不

嫁！

那個好天氣的下午，懿君不知怎的，讓豐之吻了她幾下。那夜，她啜泣了好久。三四天後，陳豐之向她求婚。她說：「我們得慢慢看。」她做了幾天目瞪口呆的獸瓜。勃然一陣憂哀襲來。如果嫁了給他，他變壞了怎樣辦。她幻想她自己在街上被衆人輕視，當面有人誣蔑她。「你們知道嗎？他們要離婚了。豐之不要她了。」她真是受不了的，只要一想，那條神經都會戰顫起來。她非要嚴格的試驗試驗他不行。

如是，一天，懿君約了一位很漂亮的男同學來吃飯，款待得特別周到；笑他不好笑的笑話；親切地問他漠不相聞的問題；然後，還同他上東安市場去買衣料，豐之是要上補習班去的。懿君在余華士的面前說：「豐之是個可憐的詩人……整天像隻小狗般跟着她。」有一次，豐之來了，分明瞧見懿君的皮大衣掛在衣架，老媽子下來說，她不在家。第二天，懿君只向豐之苦笑，一句話也不說。不許你妒嫉！豐之只忍着一肚子要說的話。「你禮拜六下午二點來吧，咱們瞧電影去。」禮拜六一半點豐之來了。男傭人冷冷地對他說：「小姐早同余先去瞧電影去了。」

會懿君開始在閑談時說，男人最壞，結婚要格外留

神，能的話，還是不嫁的好。婉英問她時，她說：「我並不愛豐之，更不想嫁給他。教他不要白天做夢。懶蛤蟆想吃天鵝肉。」懿君知道婉英認識豐之的。

陳豐之在任何地方都聽見有人在談會懿君與余華士。下流的小報上也載他們難聽的種種。而且現在他上會家，十次九次，她不在家。一個黃昏，他剛跨進門，懿君同余華士出來，要上北京飯店的跳舞茶會去。

「陳也去吧！」

「他是不去的，我們快走吧，晚啦！」

倘使會太太不從樓梯下來。一段景況，不知怎的下場，他是不能久坐的了。

明天一封信來了：

美秀而可憐的姑娘！我真不能再忍耐了，給我一旬最後的答語吧。我愛你，我沒曾用甜言蜜語來騙過你。你也知道我的品行性格。我想你也是愛我的；不然，那次的接吻是什麼意思呢？你到底愛我嗎？如果，我是沒絕望，請早告訴我，讓我就可以開始過度我悠久的，淒涼的日子吧。豐之

那夜上，會太太說，她覺察陳先生有些難受的樣子。懿君上了樓，臉變了色，真覺得太對不住他了；大概是太過甚。她愛了他起來，他的耐心，他的良善。一夜

，她睜眼醒着，享受着幻想出來的戀愛生活。第二天，給他個最後的試驗。

次日一早，豐之來了。候了半天，懿君才下來。她說：『這幾天同女朋友玩得好嗎？』她偷瞧了他幾下。他那種滿溢着言語而表露不出來的眼睛和嘴唇，真是好玩極啦！

『請你不要取笑我，』他握着懿君的手，她也不縮回去，『末了一次，你愛我不？』

『末了一次，我不愛你。』她倔強的答道，心裏笑得禁不住了。

『再見吧！』他站了起來。她聽見他叩着她母親的門。等了一會兒，他說道：『曾太太，我要出門，大約總要年底才能回來，我來辭別。』

『怎麼！我們一點兒也不知道！也沒聽見懿君說。上那兒去？幹什麼？公事。那末，今晚咱們這兒吃晚飯。好不好，送送您。便飯。』

『謝謝！不必啦。像吃了一樣！下午五點多就得搭車南下的。曾先生呢！這樣催促他來告別，真對不起。曾太太代我告別吧！』

『謝謝！懿君也得送送你。懿君，你在那兒？』  
『像送過一樣。謝謝！沒有什麼，一會兒的事！』

他又說了一聲『再見』，向懿君鞠了一躬。他鞠躬得多美。

在四點鐘時，丰之的房東，手裏擊了封信，上面寫着：陳豐之先生。不過陳先生在二點鐘的時候已經搬走了。

從此，曾懿君就一點也沒有聽見關於陳豐之的消息。時時她覺得有許多人在譴責她，她也不止一次，把頭埋在枕頭裏啜泣。

一年後，她聽說，他住在浙江，杭州西湖的一座廟裏。二年後，又聽說，他上了南洋羣島；又有一個人說，他前二年在一個荒廟裏自殺了。

\* \* \* \* \*

暮春清朗的一天，懿君同叔父他們上北海去釣魚。不久大家都釣了好多。忽然他們聽見懿君叫了起來，一條四五寸的銀魚在她的釣竿的線頭上顫。着懿君樂得不可言喻，因為這是所釣中最大的，握在手裏，覺得一滑，魚就在草上跳；她用了很可笑的樣子，撲了兩下，魚已經得意洋洋的在水草間不見了。大家笑了一陣。懿君猝然想道，這多像她自己的青春，一霎眼間便溜掉了。她凝視着水裏模糊的綠影兒，第一次感觸到心靈與愛底孤獨。



銀色的一條魚溜掉了！

愛的生活躲避着她像白晝躲避着黑夜。她再也不能受人的愛了嗎？這種的生活！古板！教英文，教唱歌，還得上教務處去拆查學生的信件，而且大都是那些匿名的情書。學校裏只瞧見粉和燕支。頑皮的學生問她，將來是誰的太太。這可總要使她微微地戰慄起來。薄暮時，她只希望她回去的家是她與她丈夫的家。一切只是苦悶，喘不過氣。夜來了，也沒有帶來安息，心靈的和平，甜的夢。雖然，她很少想起豐之，但遠遠地，在靈魂寧靜時，她偶而問着：「豐之·你上那兒去啦！」

一個夏天，懿君被請到陸婉英家裏去吃飯，那裏她遇見了婉英的大哥哥，在大學裏也常聽見她提及的。四年前由美國費省大學畢業，有碩士學位。陸浩然是習化學的，自己有工廠，也在大學裏兼教書；會掙錢，省錢；又文雅，誠摯；待母親，妹妹都好。他就是婉英說的，理想的丈夫。懿君也並不是不好看。

陸浩然帶她們上帶有臭味的製革廠去參觀。他穿了一身白嗶嘰，一條紅的領帶。他那副美俊的體軀，會懿君也覺得可愛。

陸先生講給她們聽：「皮是有二層，一層叫做表皮，一層叫做真皮。表皮是不要的，皮革就是真皮。軟的

皮是山羊或者是綿羊的；做手套，做書面。牛皮，馬皮；做鞋，做皮箱等硬的東西。一張馬皮可分成二張。現在我們用的是銘羅姆的硝皮法。真正科學方法。什麼？用重鉻酸鉀同鹽酸質的溶液，經過許多手續。中國自己製造的皮子，普通說吧，賣十塊錢一張，外國貨總要二十多。」

過幾天，他上曾家去。

「你知道不知道，一噸麥子要從地裏吸收四十七磅的淡氣，十八磅的磷酸質，十二磅的碳酸鉀。中國農民，愈種愈出產得少。加的肥料只用些灰，各種的糞。二百年後，土就會生不出東西了。不過也不要緊，人類將來可好了。如同法國的化學家柏德樓說，人類的糧食問題，將來，我們用不着靠地土雨水養活人類，一切都可以在化學室裏產生出來。一小片淡氣的東西，一小塊脂肪，一小包糖，一小瓶自己所愛的香料。一切致病的菌也沒有；生命就沒有了仇敵。那時候，宇宙充滿了喜樂。花草樹林都長得好看。難看的婦人也不會受人的氣了，因為化學能使她們好看。」

他喝了點茶，匆匆的回去了。禮拜二和禮拜六是他來的日子。他老向友人們說：「求婚不要費那麼多的時候和精神。一禮拜會二次，慢慢地就愛起來了。」外

表的求婚是需要的。」「愛情是沒有責任心的。」「老馬，你爲什麼沒有一個愛人呢？」「結婚是人生的要素之一。」

二個月後，那夜，小的月亮把院落變成了一個淡藍色的小沙漠，懿君第一次感覺她自己已經愛上了浩然。生命衝動，跳躍得沒有一刻安寧。她翻開勃勞奪夫人的商艷體的艷詩來慢慢地唸。那夜，她才領略了愛底輕靈和豐富。她幸福得只向那隻金絲籠的美蓉鳥說：「你知道，我怎樣的愛他嗎？唉！」從一塊煤裏可以抽出快到二百種的東西來，你難道不知道嗎？做人白做。懿君從樓梯跑下，身子像隻麻雀一般的逃着。

她夢着他們已經在檀香山島嶼上遊歷。她愛他好像個小孩子一樣。他們第一個孩子，如果是男的，要叫他大同；如果是女的，叫做莎菲。他們每禮拜四要請客。在跳舞時，總有許有女客，而且浩然最愛的還是他的妻子。她那夜穿得真好看。她生氣了，因浩然在女客前，只是一副猥臉，吱吱吃吃的說不出一句話來。掏了半天，他說：「你們所用的頂香頂香的香水就是一種最臭最臭的硫醇的，一錢裏的一千兆分之二。」田裏的收穫全靠地土裏的十三種元素，你們知道嗎？」她要取笑他說：「他是穿男人服裝的一個姑娘。」……

懿君懶洋洋地躺在沙發上，不斷的想着將來。時時她也免不了有些心寒。浩然從沒有說過她好看過；他不見得愛她吧！

浩然問她求婚了。『你看，我終日忙碌，沒有人料理我。回來，也沒有人可以愛我。生活也覺得太單調了。這是做人白做呢！』

『我想不到您會這樣的，我並不愛您！』

『我們已經這樣親熱了，一禮拜來看你二次，而且時常一起出去，你也該知道了。』

『難道我們多時在一起，我就得愛上您，嫁給您嗎？』

陸浩然站起來就往外跑。懿君也不怎樣，只想，他明天來時，她準備問他這樣說。『過去的女人，將來的女人，絕對不會有我所對您的那樣濃厚的愛。我已經愛了您好久了。』您想，這要給他那們一個人大的驚愕。浪漫極啦！

浩然一路回去，一路心裏說道：『女人都是狐狸精，從此我永遠不相信一個女人了。惡魔！非用 *burn heels* 把她們化了不行！』他把他的心浸在痛恨裏好像他的牛皮浸在石灰水裏一樣。過了二星期，他的頭腦裏又滿貯了公式，鼻子也嗅到了石灰水裏騰上來的阿莫尼亞味兒



樣，身子一動就是一陣香味。伯溫夾了一大捆畫報。他們就坐在門口一株白楊樹底下。一路看，他而且一路解釋着。這是大學女王；這種裸體畫好；王美貞好看；這是妖形怪狀；那種隨筆太沒有意思；這種插畫好笑極了。看了一些時，他們就到山麓下去散步，再依着泉水走上山去。

這樣，樹影與山影從這兒移到那兒；這樣地，他們過了半個夏天。懿君彷彿同他認識了十幾年了。他從前曾經愛過三個女人，誰沒有愛過一兩個人呢？他還在大學三年級。在學校裏常常在夜裏賄賂了門房，偷出去到下等的，日本人所開的跳舞場去同歌女跳舞；而且不止一次同葡萄牙人打過架。有一次，他們輸了足球，就在房裏喝酒，一早，地板上騎着的是人。他們怎樣給女同學們上當，寫匿名信恫嚇她們。有十幾個女同學向他送秋波，他却理也不理睬她。他此刻感覺得異常煩悶；他是真的愛上了懿君，在好久前就覺他是要碰見她的，而且在一座山上，清泉的傍邊，白楊樹的底下。

伯溫寫了一封五十幾頁的一封信書給懿君，他提及愛的神聖……小愛神的箭傷……淚像瀑布一樣……海枯石爛……安琪兒……月夜曲……啊啊！……嗚嗚！……紅顏送葬……催人憔悴……長的苦夜

等等。他的洪量而永遠不變的愛。

這樣的一個少年比魔罪與罪惡的引誘性還大。有這樣多的女人追逐他，他真是一個女性所崇拜的男性的典型。他受過愛的創傷，他定能知道愛的價值。說話又流麗好聽，時常說她好看，天然的，自然的美。

曾小姐的心靈裏起了一種飢餓。她也看見了山間深夜的星斗，多亮！她愛上了他嗎？爲什麼她一會不見伯溫，就不安定。

那天，他們騎驢上玉泉山去。他們在山穴裏接吻，歡笑着。回來時，憂哀忽然襲來。她流着淚。她奇怪着，爲什麼她那時不告訴他，她怎樣的戀愛他，怎樣的在想他。啊！只談着戀愛，這是件多甘美的事呀！

當夜，懿君追念着那些遠遠的，憂傷的日月。伯溫這樣的會討人愛，他將來也不會引誘別的婦人嗎？她能管着他嗎？她能給他一種新的，創造的戀愛的的生活嗎？也許他此刻在樹林裏同另一個婦人在說愛。懿君終夜沒有睡去。

過了三日，王伯溫來向她求婚。

「我們還是做朋友吧！我是不能愛您的。朋友吻！我們不要談吧！」

「友誼不能表現戀愛的超峯點。愛我吧！嫁給我吧

「你是世界上最美的。你能改善我的生活，我一定要你愛我！」

「我不愛您。」

沙沙一陣白楊的葉聲過去了。

「鄉下人真笨，老王從城裏回來，書報也忘啦！」

他還在後院玩了些時，嬉嬉笑笑的回去了。等到他從山嘴邊轉了過去，懿君心裏一陣酸楚，她知道又完了。果然，二天後，王伯溫同一位很漂亮的姑娘上山來玩，也替她們介紹了。在乾河牀上回去時，他同朱小姐親親熱熱地挽着手。

晚上，懿君向她父親說，她厭煩了山居，換換空氣，回城裏去吧。次日早晨，一路她沉沉地想着，臉上露着青色。

＊ ＊ ＊ ＊ ＊

那年十二月，曾懿君結婚了。她的丈夫是她父親的一個同事，一個法國的留學主。他們只會見了二三面；只是父親說他好。總算是個忠厚的人；不是聰明的樣子，所以也不會出亂子；臉也不好看，所以別的婦人也不會看中他。他家裏還有些房子在東單牌樓。


婚事草草率率的了。頭上幾個星期曹文彬是早出晚歸，循規蹈矩，夫婦也相愛。但是過了二個多月，他

晚上也不回來了；如果回來，也是在快要二三點鐘的時候。他時常是喝飽了酒，而且要用拳頭打她，用腳踢她。夢裏還要嚷：『再來一杯……女人的市價怎樣？……不要臉……我要殺人了……哈哈』嚇得懿君整夜失眠。她也不想回去告訴母親，父親。


她已經懷了孕。她自己安慰道：『也許有了孩子，我會好了一切都是運命。怪誰呢？只得苦苦過活。』

懿君想想從前一切所享受的，所希望的；一切的憂哀，抑鬱；一切的意志，決力；這更使她平靜的忍耐着現時的艱難。

二十一年十二月。



研究外國文學給你們的唯一價值，就是要能使你們自己有用自己的語言創造文學的能力。……所以我想我們可以說這些研究給你們重要的幾項利益是在思想，想像，與情緒的方面。確實的，從西洋人的思想，想像與情緒裏可以得到對於將來振興與使中國文學豐富的幫助，這事實是待被證實的。從這樣的研究裏所有西洋的文字都可發生——並且是繼續的發生——新的生命與活力。英國的文學差不多給各國文學供給許多材料，不只於歐洲，並且是所有有文化的世界。同樣，我們可以說法國與德國的文學也是如此——或者，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屬上新利大利。但是要注意原來的果實絕不能被新的果汁變了味，最多不過能够使那個味兒比較着強一點，而幫助產生更美麗的花架而已。如同在英國文學裏，儘管有多少豐富的東西是從別國文學裏得來的，總保存着英國的色彩。所以將來的中國文學，不替他從西洋的理想與藝術裏能得到多少的利益，總還要保持着純粹中國的樣子。



## 一段故事

陳珩

### 一 發 散 事

今日禮拜，我照例是醒來不肯起牀的，當「晨曉當牀」的時候，我早已眼睜睜的躺在牀上，翻來覆去，覺得很無聊賴，幾次想起身，但總捨不得暖烘烘的被窩，我眼睛四面亂望，想找出一個可以暫時安頓我雜亂的思想的地方。忽然呀的一聲，房門開了，走進來了一位同學。她替我從信箱裏帶來一封信，信是家裏姊姊給我的，不過沒要緊的話。我正要把牠放下，忽然看到信末附加的一句話，引起我無限的注意，這句話倒是很平常，不過順便報告我說：我的朋友李君和一位張先生結婚而已。這極普通的消息，倒給我很好的回想的資料！

我這位朋友李君，是在中學時代的一位同學。她和我很好，可說是行坐不離，上課同一個座位，下了課，總是手挽手在花園樹下散步談心。她是一個非常美麗，又活潑，又天真的女孩子。她脾氣很好，從沒見她發過氣，臉上也永沒露過愁容，無論什麼時候，她總是笑靨向人，好像是生來就不知愁苦似的。

一天，星期日早上，當我們齊集飯堂的時候，獨不見她，我非常驚訝，因為她日常起居是很按時刻的。但是，我以為她或者晚上過於用功，所以起得晚些。我趕快把飯吃完，就去看她，當我悄悄推門時，想驟然把她的被褥拉開，嚇醒她，那知她已醒來，坐在牀上了。背向門口，身上散披着衣服，下半身還埋在被裏，手裏拿着一封信，眼呆呆的直視着，滿臉淚痕。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她哭，自然驚奇到了不得，我不願驚動她，正回身要走，她把我喊住了。「別走，我有事要和你談，」她說話時，頭也不回，眼睛還是往前看。我就在她身旁坐下，執着她的一手，歇了好一會她才說：

「像我這樣樂天的人，還有哭的時候，必出你意外。不過，歡笑裏藏着的悲哀，才是真的悲哀。不告訴你，你那知道？」說到這裏，她把手中的信遞給我。

這封信是她母親來的，勸她不要堅持獨身主義，還勸她趕快物色相當人物，好使她高年孀母，眼見快婿。

這種話頭，不是年老人所常說的麼？又有甚麼可哭？我心裏這樣想着，可不敢冒昧出口。她似乎知道我心裏這樣想，她把信接過去，說：

「在你看來，這是平常不過的信，不過牠在我身上發生的勢力極大，把我兩年來所竭力想忘却的前塵影事，都勾上心頭來了，唉！我的母親若前兩年肯說這話，我又何至於像現在這般可憐呢？」她把握在我手中的手奪回去，使勁的揉，好像心裏有無限說不出的痛苦似的，我沒法安慰她，只好在旁邊陪着發呆。過了好一會，她才漸漸的平靜下去，她起首訴說她傷心的往事，以下都是她說的話。

「我在小學時，就和一位同學很要好，『青梅竹馬』，『兩小無猜。』他常到我家來，我母親也極愛他。等到我們高等小學快要畢業的時候，感情更加濃厚，簡直是到了不能相離的程度。可是當時還沒有男女兼收的中學堂，我們不得已，畢業後就進了一個男女分校的學堂。我們天天一路上學，一路回家，也就和從前差不多。可是在那年上，他父親死了，家境遠不如前。我母親那時對他的態度，也就不不同了：熱烈一變而為冷淡，也不留茶，也不留飯了。還常常對我說些『男女授受不親』，不應該過于親密的話。

「等到中學一年完結時，我母親用種種方法，把我羈絆在家，整個暑假，不許出門一步，也不許和他來往，一切關於他的消息，都斷絕了。同時還講故事給我聽，說某人嫁給一個窮人，是如何的困苦，如何的可憐。末了，還勸我不要結婚。這種要求，我知道是很非理的，不過是出于她愛女的一片慈心，所以我也不願意批駁她。

「直至假期垂盡，行將開學的時候，我母親看守我也不像從前的嚴密了，她現在也不多開口，似乎有點內斂的樣子。我當時無暇去注意到她的異樣，因為我心裏正高興能恢復自由，並能和我所愛的人又在一起了。

「有一天，一開學的前一天——一位女同學來訪我，她劈頭就說：『你真忙，我來三次都見不着你！』「奇怪！我整個暑假就未出門一步！——本來我就懷疑我母親不讓我出門的用意，現在更知道事出蹊蹺了，但也沒法追究下去。後來我的朋友邀我出去玩玩，真出我意料之外，我母親居然答應了，一路談談說說，不覺已經出了城。『好熱，我們那邊樹下歇歇去。』她提議，我實行。這裏是一塊新墳地，滿栽花草，上面青松翠柏交差，到是一個很清涼的所在。我們坐在樹根上，默然許久，她臉上忽然露出很慘淡很遲疑的神氣，似乎有話，欲說



不能出口的樣子。我問她，她不言，只指着那塊潔白的  
新石碑。我隨着她所指的一望，我的心怦然一跳，眼前  
一黑，就失了知覺。等我醒來，天地好像變了樣似的，  
我還希望剛才所見的不是確實，走近碑旁，一字一字的  
讀。不錯，上面分明刻着鮮紅的字：「陳君○○之墓！」

「原來放假後，他接連到我家三次，都給拒絕了。  
每天給我的信，又沒得到回音。他急得病了，他家沒法  
，只好央媒人到我家來替我們倆說合。那知我母親不但  
不答應，還說這是我的主意，說我現在不愛他了，所以  
才不和他見面，不覆他的信，好斷絕他的痴念。這消息  
回去後，他雖不十分相信，但是病却加重了。不十天的  
功夫，就死在醫院裏，他曾託我這位同學來探我的態度  
，那知也是「三顧草廬，」仍不得見。」

「我打從那天回家，就一直睡在牀上，話也不說，  
飯也不吃，只求立刻死去，我母親苦苦的守在我牀邊哭  
，我聽見她的聲音，我心裏更恨，我閉著眼睛，背向着  
她，恨不得兩耳也堵上棉花才好。如是過了四天，我全  
身無力，精神也模模糊糊的。一陣清醒過來，耳邊聽得  
一種極淒切的哭聲，我回臉一看，原來我母親還坐在牀  
邊上，手裏拿着一碗蓮子羹，才四天的工夫，她已經變  
得不像樣了，臉色蒼白得和臘人一樣，兩頰深陷，髒骨

高起，眼睛紅腫，已是欲哭無淚，只有乾噎了。我見了  
這種情形，能不感動嗎？後來我漸進飲食，便能起來，  
竭力想把從前的一切忘却，歡歡樂樂，以慰我高年老母  
。那知物在人亡，到處觸景傷情，我不願意再上那個學  
堂，才遠道到這兒來就學的。現在，我母親又改變初衷  
，不願我獨身了。一紙簡單的信，就給我無限痛苦！」

她的話完了，我的回想也就在此結束。  
現在盤旋在我心頭的，就是：她現在的結婚，是事  
過境遷，忘懷已往呢？抑或勉順母親的主意呢？現在她  
還和從前接到母親信時一般的苦哭呢？還是歡歡笑笑，  
過燕語新婚的生活呢？這種種問題，只好在幻想中求答  
案，除了她本人，又誰能給我一個確實回答？



# 月光

莫泊桑著  
味文重譯

荷拜爾太太在等待着她姐姐拉都希太太，她方從瑞士旅行回來。

拉都希一家是五星期以前去瑞士的。現在拉都希太太應允了她丈夫獨自回到他們哥娃道地方的房產處，那兒有些事務需要他的料理，她自己就來巴黎同她妹妹住幾天。天近夜了。在這安靜的客室裏荷拜爾太太心不在焉的在暗光中看着書，每聽到一個聲音就抬起眼來。

終於她聽到門鈴響了一下，她姐姐進了，她穿着旅行衣服。沒有什麼正式的寒暄，她們親熱的擁抱起來，只停息一會兒再互相擁抱。接着她們談說到她們的健康，她們各人的家庭，同千百件別的事，喋喋不休的說出急促的斷續的句子，同時拉都希太太除下她的帽子同面紗。

現在是完全天黑了。荷拜爾太太按鈴要燈，燈剛一亮，她便細細察看她姐姐的臉，並且還要再擁抱她一次。然而她退回來，爲她姐姐的面容驚嚇住。在她發

角上全是白髮。所有其餘的頭髮全是光澤的烏鴉似的黑色；但只在這兒，在她頭的兩邊，垂着兩行銀色的波，而那即刻又消失于圍繞着它們的烏雲之中。然而她不過二十四歲，這種變化是從她去瑞士後忽然有的。

荷拜爾太太不動的驚異的凝視着她，淚眼盈盈當她想到一定是有什麼神秘的可怕的災難降臨到她姐姐身上。她問：

「你怎麼啦，安希愛特？」

用悲愁的面容笑着，一個心病了的人的微笑，她姐姐回答：

「唔，沒什麼，我告訴你。是不是你注意到我的白頭髮了？」

但荷拜爾太太急躁的把住她肩膀，且探察似的警視了她一下，重複說：

「你怎麼啦？告我你是怎麼啦。如果你告我謊話，我不久會察出來的。」

他們面對面呆着，拉都希太太像要昏倒樣子，兩顆淚珠浮在她低垂的眼角上。

她妹妹接續說：

「你有什麼事發生了？你怎麼啦？回答我！」

于是在一種低柔聲音中那另一個喃喃的說：

「我有——我有一個情人。」

把前額伏在她妹妹肩上，她哭淚起來。

一會兒等她變得稍微安靜了一點，等她胸部起伏平靜下來時，她就起披露自己的心曲，彷彿要把這秘密

這憂慮從她自己心中傾出投到一個同情的心裏去。

于是，緊緊的彼此握着手，這兩個女人走到房的暗角沙發那兒坐下，那妹妹把臂圍了姐姐的頸子，且引牽她貼近她的胸，傾聽原委。

「唉！我知道我是不可原諒的；我不明白我自己，自從那天起我覺得彷彿我瘋了。小心呵，我的孩子，對你自己要小心呵！假如你只要知道我們是多麼軟弱，多麼快的就屈服了，且墜落下來。它所需是這麼少，這麼少，這麼少，頃刻間的柔情，一個向你襲來的憂鬱的突然發作，一個願望去要展開區的臂，愛戀，撫愛一些什麼，這些在某種時刻我們都有的。」

「你知道我的丈夫，你知道我是多麼歡喜他；然而他是成熟且明達，他連一個女人的心的溫柔顫動都不明白。他永遠是一個樣子，永遠良善，永遠微笑着，永遠和氣，永遠完全。啊！我有時是多麼願意他把我粗暴的攔在他臂中，愛撫我用那些悠緩的甜蜜的接吻，那使兩人合成一個的，那同默然的信託一樣的接吻！我多麼願意他是癡愚甚至於軟弱，這樣他好需要我，我的擁抱，我的眼淚。」

「這好像全都都很癡；但我們女子是生成那樣的。我們怎能禁得住呢？」

「可是欺騙他的念頭永遠沒進過我腦中，但現在那已經發生了，沒有愛，沒有理性，什麼都沒有，只因為某夜裏月亮在魯塞那湖上照耀着。」

「在我們一起旅行的那個月，我的丈夫，同着他沉靜的淡漠，破壞了我的狂熱，熄滅了我詩的熱情。當日出我們走下山徑的時候，當那四匹馬拖了四輪驛車跑着，我們在透明的朝霧中看見山谷，樹林子，溪水，同村莊。這時我快樂的拍着手，且對他說：多麼美呵，親愛的！給我，一個接吻！吻我呵，現在！他只用了個冷然的和氣微笑回答我：「沒有理由因為你喜歡這景色我們就應該接吻。」」

「他這話使我的心都凝凍了，我以為兩人在互相愛着時，他們在美景之前一定覺得比平常更受愛的感動。

「實在，我是充滿着詩，而他使我不能表現出來，我是幾乎像一個鍋盛滿了蒸汽且緊密的封着。

「一個晚上（我們已經在佛呂藍的旅館住過四天了）河伯因為頭痛，吃完飯早早上牀了，我就自己沿着湖邊間走去。

「那是我們讀神仙故事時可以在故事中遇到的一個夜。滿月現在中天；那有着雲色山頂的高山，彷彿戴上了銀冕；湖水閃耀着纖小的發光的波紋。空氣柔和，有着那樣一種深澈的溫暖，那是使我們柔弱到快要昏去，使我們沒有什麼顯明原因就會深深受感動的，然而在那樣時刻這心是多麼敏銳，是怎樣的顫動呵！它跳得多快！它的情形多麼熱烈呵！

「我坐在草地上，凝視着那大的，陰鬱的，迷人的湖，一個奇怪的感覺在我心中升起；我是被一個無聲的愛的需求，一個對於我生活的抑悶無趣的憎惡捕攔住。什麼！難道播着手同一個所愛的人沿着像這樣被月亮吻着的湖岸散步，就永遠不能成爲我的命運麼？難道我永遠不能在我唇上感覺到那些深摯的溫軟的醉人的接吻，那些愛人們在好像上帝將爲柔情而造好夜裏所交換的接

吻？難道我永遠不能知道熱情的熾熱的愛在這夏夜的月影中？

「于是我像個瘋狂婦人似的哭起來了。我聽到有些什麼在我身後動移。一個男子站在那兒，注視着我；我轉回頭時，他認得我了，近前說：

「你哭了麼，太太？」

「他是一個年青律師，同他母親旅行的，我們常遇見他們。他眼睛常追隨我：

「我是這麼昏亂起來，竟不知給他什麼回答好，或怎樣處置這境況。我去訴他我覺得不舒服。

「他在我旁邊頂自然頂恭敬樣子走着，開始同我談起我們旅行中所見到的。所有我感覺到的，他都翻譯成了字句；每件使我感動的東西他完全懂得，比我自己還懂得更多。忽然間他背誦了幾首繆賽的詩。我覺得自己喘不過氣來，爲不可形容的情感捉住。彷彿山，湖，水同月光對我唱出不可言說的溫柔的東西。

「我不知怎麼回事，我不知爲什麼那是發生在一種虛幻中。

「至于他，我沒有再見到，直到他離去的早晨。  
「他給了我一張他的名片！」

于是，沉在她妹妹懷中，拉都希太太呻吟得幾乎叫喊起來。

荷拜爾太太帶了一種自制的莊嚴的神情很溫和的

說：

「你看，姐姐，常常我們愛的並不是某個人，却是愛情它自己。那夜裏你真正的情人是月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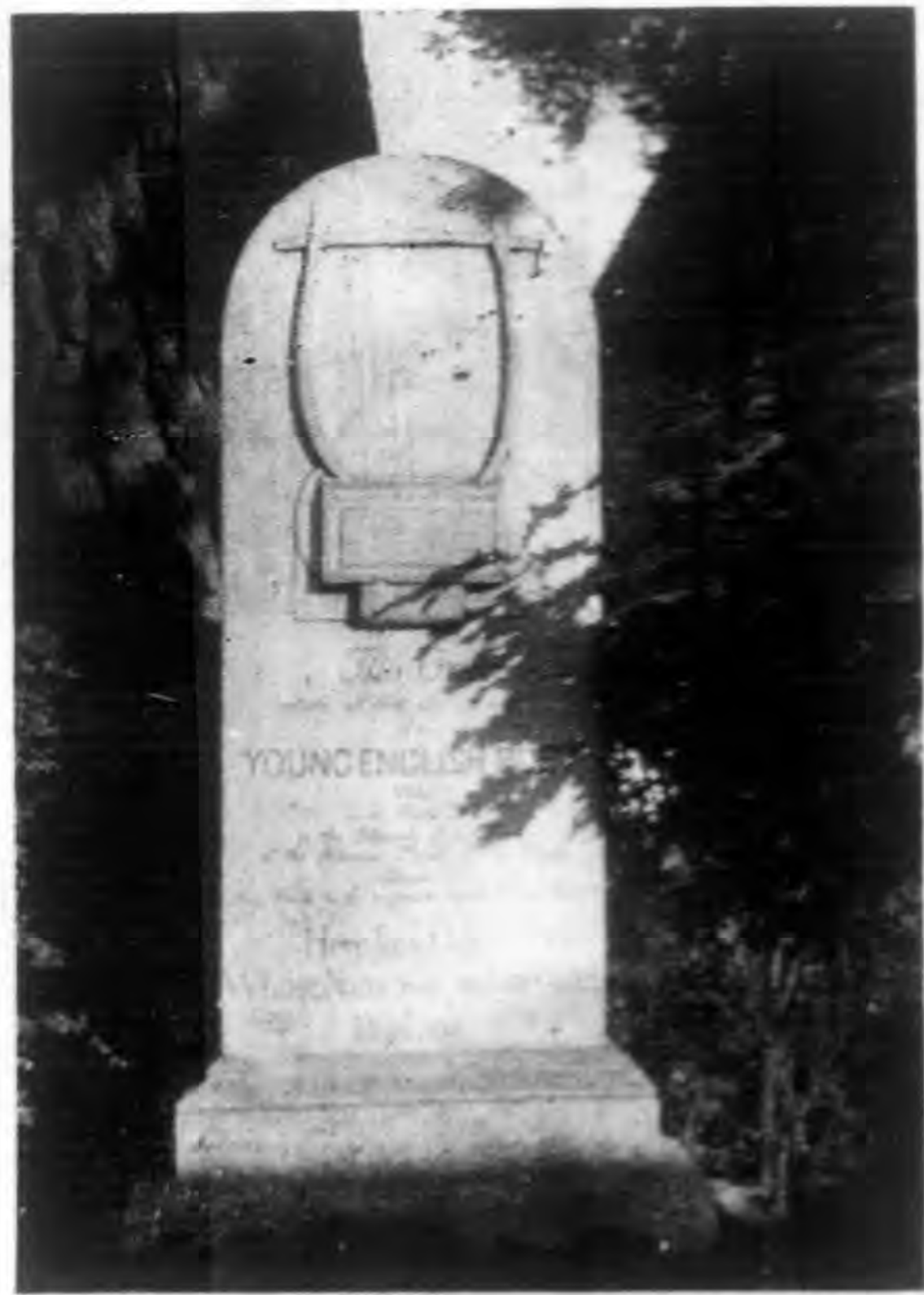
時間是……

時間是一切的毀滅，是一切的完成；是一切的馴服，是一切的戰勝。時間是一切的訓練，是一切的磨折；同時也是一切的滋養品，一切的試金石。牠會馴服野牛耕地，會教訓犢兒怕虎；然而牠也會顯出松柏的後凋，梅竹的耐寒，牠能練訓成海洋的那樣順俗聽天，得過且過；却也會完成普羅密修士的朝私偉大。有時牠會使你蒼茫，使你傷感，使你承認事實，使你在苦累重担之下徒喚奈何，有時却也會使你大膽，使你自負，使你在無可奈何處認識自己的力量和使命，於苦累的悲愁裏，捉到了高貴的某物，認識出黑暗中的靈光；抗戰的，縱然沒有最後的勝利可說，就在他的抗戰裏已經有了勝利的光榮；卑怯的即或不至於立時毀滅，而他的卑怯便是毀滅的本身。

(錄自楊晦譯希臘悲劇普羅密修士的附錄。)



像石德歌之堡克朗佛



碑墓慈濟之上地墓徒教新馬羅





橋息太之斯尼威



柱大式特戈之內圓圈浪墩



# 英國文壇探勝記

柳無忌

## 一，緒言

很容易的一年又過了。想起去年今日，我在英國的生活，已漸漸地，慢慢地模糊不可捉摸了。我的記憶太遲鈍，許多的事情都已忘却，在我腦角裏的，祇有一些隱約的斷片的回憶。有時，這些異國的印像和情調也會活躍在我的腦中，因為祇是一些印像，所以倍覺可珍了。

當我在歐洲旅行時，我從沒有想到要寫遊記。指南書等書我都沒有，日記，筆記我又不做，——倘使在遊歷的時候，煩着要鈔寫記錄，那不是失却了旅行的樂趣？近來因為許多同學來看照相與風景片，引起了興趣，我就趁這機會匆匆的鈔了此文。這樣，也許那些鱗爪般的回憶，可以不被時光隱滅去。至于誤記與疏忽的地方，自當不少，請讀者原諒與教正之。

## 二，倫敦

倫敦的回憶是甜蜜的，雖則當住在倫敦的幾個月時，不免生着煩悶的情緒，討厭這個迷霧的灰色的舊城。從繁華的紐約來到倫敦，這好似從上海到了北平；轟入雲霄的高房子不見了，燈火燦爛的夜市沒有了，就是最熱鬧的牛津街，牽鈴十字街口，在十二時後也是清冷清的祇剩幾盞高懸的街燈，淡照着那些站夜崗的巡警。在英國，短暫的秋色，尚未凋殘盡，嚴冬的先遣隊，大霧，已經不時地朦罩了整個的倫敦城。太陽光是這樣的稀少，這樣的寶貴，我的一位讀科學的朋友，他不得不化着先令去換太陽光——一種含陽素的藥品——來調劑他的身體。在倫敦，水是不用出錢買，太陽光却值錢了。

就在這個黯淡的大城內，也位置着全球最大帝國的皇宮與眾院，牠的交通與財富的樞紐，牠的物質與精神文明的彙集地。當我們立在西明寺橋的上面，遠眺似美大初醒一般的泰姆氏河，回望莊嚴的議院，塔尖高聳的西明寺，我們不能再忘懷着倫敦的偉大了。西明寺至少

有六七百年的歷史，他不祇是個名勝的古蹟，牠也是文學的香客們來英國時最渴念的巡禮地方。在寺的一角，歷代有名的英國詩人沉睡着。雖則莎士比亞葬在他的故鄉，拜輪以異端被擯出寺外，師梨與濟慈都慘死異國，一部五百年的英詩人家譜，可以在這裏編出來。從他們的老祖宗喬叟，以至維多利亞朝的詩家天尼孫，十數代的詩子詩孫都偃臥在這裏，——除去了那太肥胖的笨強生，英國第一個桂冠詩人，他的屍首豎直着埋葬在這詩人隅裏，因為這樣可以省却一點珍貴的土地。

在西明寺裏保存着全英國偉大人物的遺骸，在不列顛博物院裏搜集着全部英國的文化史，那些偉大的政治，宗教，哲學，文學上的結晶品。這是智識的寶庫，人類進化的金鑰。也就在這裏，我消磨了好幾個月的光陰，埋首書棹上發掘着礦源。在那座書城裏邊，各色各樣的人都有：裹着十碼花布，當作衣服的印度女人也有；包着頭布，滿臉黑鬚的回教徒也有，白髮的老頭兒，也許是個很有名的學者，莊嚴慎重地用他顫動着的手指翻着古色古香的舊抄本；扶着行杖的老婦，穿得嬌小玲瓏的少女，同樣地注視着她們的書冊，好像恨不得要把那些生吞下去的樣子。讀書者是這樣的混雜，這樣的衆多，但是在這浩瀚的閱書室大圓頂下，就是最擁擠而告

座滿的時候，總是十分的肅靜，比起法國國立圖書館內那些老頭兒的高聲講話，高響走路，旁若無人的行動，使我們不得不佩服英國人畢竟有點君子的根兒。

斜對着博物院大門的一條街上。走去，不到幾十步，我們可以看見幾個小字，箭指着一家舊式的窄狹的門面。推門進去，我們就到了詩人孟羅創辦的「詩舖」。英國書店的門面本來很小，比不上美國的書舖在紐約繁華區內那樣的規模；祇為幾個人興趣而設立的「詩舖」，當然更是簡陋，祇有樓下的一室作為門市部，樓上的一室作為讀詩室。門市部地方雖小，設備雖簡，裏邊却饒有一種濃厚的興味，我們一走進去時，就覺得「在家」了。我們可以任意瀏覽着書架上陳列的各種新舊詩集，並最近出版的文學書，不論詩詞或小說，戲劇，評論，雜誌，諸書，均應有盡有。翻完了一本，我們可以又翻一本，有的書裝訂得雅緻可愛，有的內容迷醉着令人不忍釋手，有的只看目錄就夠了，有的要先看緒言，一本一本，隨意的翻閱着，於是時間就很快的過去了。「詩舖」的組織並不是為營業或賺錢的性質，牠的宗旨是在提倡及鼓勵新詩的創作，增加一般人對於詩歌的興趣。每一禮拜，總有一次讀詩會，請了幾個新進的作家誦讀他們自己的近作，或歷朝各國的名詩。在樓上一間狹小

的室內，四週都是書，排着幾行的椅子，前面一個小桌，在桌旁黯淡的燈光底下，在這樣富有詩意的神秘的環境內，詩的誦讀就开始了。讀詩會我去過了兩次，第一次讀詩的是一個有點像俄國婦女的中年女人；第二次本是孟羅自己讀詩，但進去後，知道孟羅有病，替他讀詩的還是這個女人。後來探聽出來，方始知道她原來就是孟羅的太太，「詩舖」的老班娘。最後，當我在巴黎時，友人來信報告：孟羅死矣！又幾天，知道「詩舖」照常營業，由孟羅太太經理。

倫敦有許多英國文壇舊跡，我都沒有去拜訪。我想到迭更司宅，考萊爾宅去，在那裏收藏着他們二人墨跡與原版本等，但都未果。還有在大學街旁達爾文往年曾住過的一座房子，現在已變成印度學生會館，這真是所謂東西文化，彙集一堂了。可是當我每次到倫敦大學聽講演的時候，我無不掩鼻而過，印度人煮菜時那種膻腥的異味兒時時要透進戶外。我祇到過漢姆士丹區的濟慈宅，但很不湊巧，那天正是禮拜日，照例不開放，按鈴沒有人應，祇有在宅外徘徊了幾次，過後在漢姆士丹公共圖書館內買了一套景片，聊以自慰。濟慈宅原是他友人勃朗的住處，離曠野不遠，那裏一帶的房屋都是明潔清幽，纖絕無塵，與鬧市上的那些灰色的喧囂的公廨迥

然不同；怪不得這浪漫的詩人，安樂地在友人的家中留下了，更況晚上有夜鶯的鳴聲可聽，他的情人又近在咫尺，能常常晤面。

離濟慈宅不遠就是漢姆士丹曠野。倫敦城內有好幾個名勝的公園，可以遊賞，可以划船，可以洗澡着大城中的塵垢。這些公園我去過，但是我最歡喜的却是那片高低的，自然的，如鄉野般的漢姆士丹曠野。我的借寓離彼處很近，只要天晴不霧，差不多每個星期上午我總要到那裏去遊散一回。在曠野上我忘却了身在倫敦，只覺得心曠神怡；待偶然登高一望，看見了遠處密密層層連接着的屋頂，方始知道這還是工商業中心區的大城。當我這樣無目的地在曠野上踽踽時，我時時走到西班牙路上一個人造的池旁邊，有兒童們與高彩烈地在水面浮載紙船，使我不能不想到西梨的故事。也在這兒附近的一個小池旁，師梨會同他的小朋友玩着紙做的帆船，天真快樂地散遺了他的愁悶。現在，這個古蹟已湮沒了無從探訪，但是此玩船的遊戲却依舊很受着歡迎，而且帆船以外，還有小小的機器船哩。有詩為證：

在池中他們浮着小小船，  
紙做的船，不用槳舵與人力，  
好輕便迅疾，祇靠一帆風順，

從此岸送到彼岸；又有最新模型的汽船，——海洋上的霸王，——摩托撥水作聲，擾起了波浪，如萬噸巨輪橫掃大洋兩岸。（誰知道：在池畔奔躍的孩童，今日他們駛着帆船與汽船，營長大了，他們不就是一個未來的掘來克，一個納爾遜？）

### 三，莎翁故鄉

倫敦住了好久，還沒有到別的地方去過。看看快離英國了，不得不趁此機會到牛津，劍橋，莎翁故鄉走走。正值初春的時候，英國的鄉野鮮美得可愛。我們一起共五個人，我同鴻外，還有兩位清華的老師。一位同學，把行箱裝裝滿，就提着到攝政街上公共汽車去了。從倫敦先到文舍，王宮沒有看成，因為國王與王后行幸至此，遊人止步。我們祇有在外邊繞了幾圈，在大門口偷攝了一個穿禮服的守門人的照相，默默的走開了。一天早上，我們又雇了一輛馬車，在王宮外的林園內，沿着御駕時經的大道，兜了一次風，看看四週的野景，吸些新鮮空氣，就心滿意足了。那天我們又去參觀鄰近的

依敦學校，沿泰姆氏河，划了十里左右的船，高高興興地離開文舍到牛津去了。

在牛津我同鴻住了四五天，天天去走學校，差不多每一個大學都走過了。在有名的十達令圖書館內，展覽着一玻璃框的師梨遺跡；師梨當時在牛津讀書，因談無神論被學校斥退，現在他的石像已陳列在他的大學內，校中圖書館也把他的遺跡供着當作珍寶了。大學中最喜基督教堂與馬達令。在基督教堂大學的宿舍天井內，我們看見了愛因斯坦老頭兒在走廊上一個人踱方步，另外的一個遊客偷偷的拿出照相機來替他拍一張照，也許老頭兒沒有知道。可惜我的照相機那時還在柏林的一家照相舖內。馬達令大學有所謂愛迭生徑，傳說是那位十七世紀末葉的大文人在校時常常去散步的一條小徑，幽靜清雅得很。又聽說，我國某位詩人，當他在牛津的時候，也歡喜到那條小徑上走走，得些煙士披里鈍。有一次，當他的同伴催他快走時，他回答道：等我一等吧，我還沒有找到那首詩中的韻脚哩。

從牛津我們一直去愛望河畔的司屈賴福。我們纔離去了多尖頂的大學城，又來到了莎翁的故鄉。這裏莎翁的古蹟真多：他的老家，他的新屋，他的教堂；附近還有他的舅家，他的岳家，都是因了他而成名。在莎翁故

鄉，差不多每件每樣東西都有他的名字。莎士比亞旅館，莎士比亞飯店，莎士比亞書舖，以至于莎士比亞汽車行。我們買了一個莎翁的銅像，一副有莎翁老宅風景的紙牌，一個有莎翁像的毛刷，一個莎翁銀匙；當我的一位朋友在那裏覺得太冷而買了一件羊毛襯衫時，我們也祇有叫牠莎士比亞襯衫了。

司屈賴福是個小小的鄉鎮，祇有幾條街道，百餘家的住宅，一個教堂，數千居民。英國雖以工業立國，但是牠的鄉村却依舊保存着鄉村固有的那種田野風味。在英國像這種的鄉村不知有多少，但是司屈賴福却因產生了這偉大的詩人而成爲勝蹟。從歐美兩岸，每年不知有幾千幾萬的遊客，慕莎翁之名，成羣地絡繹不絕地來他的故鄉，瞻仰着他降生的宅子，憑弔着他殘骨的教堂的一隅。這樣，莎氏不但爲他的故鄉爭光，他的恩惠也施及他的鄉人，他們的子子孫孫把旅客揮霍下的錢，作爲他們的富源。誰說文學家是不值錢！

在一五六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莎士比亞約翰，碼頭的第一個兒子，威廉，在本鄉的三聖教堂受洗禮。他的生日，我們不能確切的知道，倘使從他受洗禮的時候，再推算上三天，那末大概是在四月二十三號的一天，英國未來的大詩人降生了。他誕生的房間我們現在還可以

看到，裏邊安置着一些古舊的木器，一個石刻的莎翁半身像，都是後來放進去的，從前房內陳設的家具已經遺散了不可考證。約翰以小買賣出身，或云他是做販賣羊毛皮器的生意，後來漸漸致富，當他的長子威廉生後的幾年，他自本鎮的司庫官更一躍而被選爲董事及鄉長。

他在亨萊街的房子，是一所很精緻的十六世紀式的木蓋的住宅，分樓下樓上兩層，宅後有一個寬曠的花園，威廉的父親原是個鄉下的新富戶。在宅內現在陳列着各種與莎士比亞家有關的文件。契約，田單，訟辭等等，有約翰的親筆簽字，有威廉的簽字，這些充實了莎士比亞時的實際材料。樓上陳列着好幾張莎氏的畫像，他的初版本的戲劇，全集，以及其他珍稀的書籍，都是無價之寶。室中還有威廉在小學內用的棹子，棹上刻劃了很多的字痕，也許是小莎士比亞讀書時的成績了。但是威廉很不幸，十歲後他的父親遭遇厄運，命運的輪盤轉移，莎家家途中落，威廉也就沒有讀書上進的機會。威廉輟學後的生活我們不大清楚，或云他當了一個屠夫的學徒，每遇屠牛時必來一篇演辭，則又未免太無稽不可信了。

威廉十八歲時，娶隣村赫賽威氏女爲婦。赫女名愛娥，住夏探廉村，她的父親是村中一個殷實農戶。威廉

與愛娥的一段浪漫史，威廉如何戀愛着，如何去求婚着，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新娘比新郎大七八歲，她的父親新近去世，也許戀愛並不是威廉娶愛娥時的唯一條件吧。在夏探廉村的莎氏岳家，現在以莎氏的妻子得名，稱愛娥赫賽威草舍，也公開着任人參觀。愛娥的茅屋饒有田家風味，裏邊陳列着很多伊利莎白朝時代的家常用具。樓上有一小室，為愛娥的房間，有一木梯可通樓下客廳。但據嚮導者云，當時鄉村農家圍防甚緊，此門雖沒常閉，即愛娥出入，亦須經過她父母的房間，由另一梯走到樓下。不知那時的莎士比亞對此生何感想！

結婚後四年，莎士比亞的家境更壞，威廉不得不離開了他的故鄉，去倫敦找着飯吃去。他在那裏混了好幾年，結識了一羣伶人，幫他們演演戲，寫寫劇本，慢慢地積些錢，也有點小名聲了。同時他寫着當時時尚的長篇敘事詩及十四行詩，作為進身貴族，獻媚公侯的初步。他的詩，他的戲劇，又受着一般青年學生，戲院觀眾的歡迎，他在社會上的地位就漸漸的提高起來。當一五九九年地球戲院落成時，他兼着戲院裏的股東，經理，主角，劇家，居然是戲劇界裏的一個重要人物了。可是威廉總不能忘情于他的故鄉，一意地要恢復他的家庭的衰落；他不但幫助他的父親打官司爭着田產，他不但到

紋印局裏去請求紋章，改稱莎士比亞先生，他還在司屈賴福置着田地，買着房屋。離亨萊街不遠，他購買了一座很大的住宅，比他的老家更闊綽，把來飾新一下，取名曰「新宅」，以備將來他還鄉養老之用。約在一六一三年左右，他脫掉了伶人的生活，告老還家，過着安閑享樂的餘年。他在「新宅」住了三年餘，在一六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就因病長逝，享年五十有二。新宅現在還保存着三百餘年前的情況，惟室中家具，也都遺散盡了，現在祇陳列着許多與莎翁有關係的書畫，如歷代戲劇名角的遺物與畫像，描狀莎劇中人物與故事的油畫等等。樓下一間，為莎氏書室，可通到他的臥房，在那兒他壽終正寢；但那間臥房被後人拆去，現在已無遺跡可尋了。又莎氏在時，曾在後園手植桑樹一枝，亦為人鋸去，但用此樹製成之一圓棹，今尚存「新宅」陳列着。這些都是故老瑣談，可靠與否，不得而知了。

莎氏死後，埋骨于他初生時受洗禮的三聖教堂。教堂位在愛望河畔，作中世紀之戈特式，有尖頂矗入雲霄，為本鎮唯一的大建築。遊客沿大門進去後，覺着一種陰森森的嚴肅的空氣，充滿在教堂的裏邊。門旁有一個受洗禮時用的石缸，據說三朝後的小威廉曾在裏邊被浸過。教堂的記錄簿也展覽在那裏，我們可以翻到莎氏受

洗禮及死後埋葬時的記錄，從這本簿子上後代的學者確定了莎氏的生死日期。在教堂前面的墳下，英國最偉大的詩人的屍體僵臥着。上面有一石碑，寫着這樣簡單的幾句：好友，為耶穌之故，莫掘此下塵土。存此墓石者祝禱之，移我殘骨者呪殃之。

莎氏死後不久，他的親友紀念他的一生。為募錢雕成一偶半身石像，放在教堂內講道壇的北面牆上，這是最古的莎氏雕像。又七年，莎妻繼他死去，亦葬在三聖教堂內其夫之旁。同年莎氏的好友為編成他的戲劇全集問世，于是莎氏之名，同日月星辰共不朽了。

這樣我們挨着莎氏的一生，拜訪他在故鄉的遺蹟。但在離司屈賴福前，我們不得不到一九三二年落成的莎士比亞戲院去看一二本他的戲劇。舊的被火焚毀了，這新戲院造了多年，到今年四月二十三日莎氏誕日及忌日，方始開幕。莎氏的故鄉因此熱鬧了好幾天，街上掛燈結彩，戲院前面的廣場上高懸着全世界各國贈賀的旗幟，我國的青天白日旗，也隨風飄揚，表示我們對於這異國偉大的詩人，尚抱有一種敬意。新的莎士比亞戲院亦在愛望河畔，裏邊一切舞壇佈置，劇場的構造，燈光的映射，都採取近代式建築，用最簡單的工程，取得最完善的效果。戲院約可容千餘人，坐位都很寬暢舒服，與

莎士比亞時的地球戲院，迥不相同了。當四月二十三日的一天，英國的王太子親來司屈賴福行開幕禮，很多有名的學者與莎氏的崇拜者都來此參加盛禮。可惜我們一行人去得太遲，不能加入看看熱鬧，我們祇在那邊聽了幾回的戲，那真是演得惟妙惟肖，使我們對於戲劇的見解增進了不少實際的知識和欣賞。鴻說，看了這幾本戲劇後，美國的電影都不要看了。

我們記起了考萊爾的幾句話：倘使英國一定要放棄莎士比亞或印度，他贊成英國寧可捨去了印度。

從莎翁故鄉我們又轉到劍橋。暢遊了一星期多，遊興已盡，疲倦不堪；在劍橋參觀了有名的大學與禮拜堂，在劍河中划了一次船，盡興而還倫敦。不數日，就與英國作最後的離別。當船在晚上渡過英倫海峽，近望隔岸燈火時，已身在法國了。

#### 四 附錄

因為時間的關係，祇能寫成了這篇英國文壇舊跡的遊訪記。還有許多我在歐洲大陸看到的名勝，祇有留待他日寫了，現在附幾張我自己拍的照片并加一些說明，以補闕略。

(一) 佛朗克堡歌德石像。關於德國的大詩人歌德，今

年因爲是他的百週年紀念日，在我國已有很多專書與評文介紹着，不用我多說。佛朗克堡是歌德的故鄉。我這裏抄一段講到一二百年前佛城的狀況：「佛朗克堡位在德國的中部……梅河在那裏流着，萊茵河帶來了無數的運帆，在當時佛朗克堡是個繁盛的商業中心。在那裏商人從各地聚到着每二年開個盛大的市集，各色各樣的人都到商場中來叫賣他們的貨色。那種喧囂擁擠，紛擾熱鬧的情況，歌德也曾在他的詩中留下了一幅圖畫。但佛朗克堡不僅是一個貿易的商場，牠也是一個有歷史上古蹟的城市。在這裏夏里門曾建造他的行宮，在這裏德國的皇帝被選出，也就在這裏舉行着那些帝王加冕的大典。堅厚的城牆，莊嚴的大門，雄偉的堡壘，高聳的寺塔，留下的是中古時代不滅的印象。」這是自中世紀以至歌德生時的佛朗克堡，現在又隔了一百五十餘年，很多的地方改變了，雖則一部份舊的城市建築與歌德的舊宅，仍是很完善的保存着。

(二) 歌浪圍內之戈特式大柱。歌浪古堡，在檸檬湖之東岸，屬蒙脫亂城，與日內瓦東西遙遙相對。今日日內瓦已成爲國聯集會地，蒙脫亂亦爲歐人避暑勝地，很多次網球大比賽都在那裏舉行着，對於讀文學的人歌浪古堡有特別的興趣，牠不但是建築古雅，風景奇絕，

牠也因詩人拜輪之傑作「歌浪之囚人」而成爲名勝。歌浪之囚人爲一愛國烈士蓬尼伐，在十六世紀時，因爲民衆爭自由，與暴力相抵抗，卒被專制的公爵囚禁在歌浪圍內。圍圍在古堡的最下層，週圍都是湖水，幽暗異常，祇從石隙處透露來一點光線。水牢內共有七根戈特式大石柱，據拜輪詩上，蓬尼伐同他的兩個弟弟均被鐵鏈牢縛柱上，一人一柱，可見，可談，而不可走動。蓬氏在此被拘禁凡六載，他的弟弟都早抑鬱臥病死去，等到蓬氏被釋放後，他已經半盲不能辨別陽光了。但是他那堅強不屈的精神，終于使日內瓦人民，獲得了自由與平等。因爲拜輪的名詩，烈士之名，愈傳愈廣。數年前，拜輪百週年紀念日，瑞士人士爲置一拜輪紀念碑于歌浪圍內，于是詩人與烈士之名，同媲美青史矣。茲錄下拜輪「歌浪之囚人」詩一段：

在幽古的歌浪圍內，  
樹着七根戈特式的大柱；  
死灰色的堅固的柱上，  
朦朧透出黯澹的囚光，  
一縷漂泊的陽光迷了路，  
穿過這厚壁的裂隙，  
竟亦陷入牢囚，永不得出。



(三) 威尼斯之太息橋。在遊威尼斯時，拜輪有詩曰：

在威尼斯我行立太息橋上，

東臨宮殿，西眺囚牢。

威尼斯或云有點像蘇州，是一個水市，河流作街道，渡船代行步，但也有橋梁，可以東穿西達。中古世紀時商業甚為繁茂，船舶遍地中海，以至墨西哥灣，西印度，富庶甲于全歐。我們看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就可以知道。同時威尼斯也是藝術建築的中心點，牠的公侯的宅第都是金壁輝煌，石柱巍巍，豪華一時。這是幾百年前的事，今日威尼斯祇是旅客的集會地，那些偉大的建築已成古蹟了。除了聖馬克教堂外，威城名勝，當推陀其（威尼斯共和國之統治者）行宮。現在不說別的，且說宮殿後面有一高橋，可通囚牢。相傳囚犯自獄中行經橋上至宮殿被審問時，怕刑罰的嚴重，生命的危險，都不免放聲浩歎，涕泣嗚咽。因而此橋就以太息成名。這是威尼斯的太息橋。在英國劍橋之聖約翰大學內，亦有一石橋，連接劍河兩岸之學生宿舍與講堂。此橋亦稱太息橋。這是因為那些學生，自宿舍到講堂去上課，尤其當大考的期間，經過那石橋時，總得長嘆一二聲，所以也就把牠喚作太息橋了。不知我們南開有沒有這樣一座橋？

(四) 羅馬新教徒墳地之濟慈墓碑。羅馬的古蹟，數

堂，美術館太多了，看也看不完。但是，在遊歷羅馬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抽閒到新教徒墳地走一走，因為在那裏埋葬着英國兩位浪漫的，年青的詩人，濟慈與師梨。新教徒墳地在城北的一隅，旁有古代羅馬皇帝所蓋造之金字塔至今尖頂仍巍然矗立在蔚藍色的天空中。當濟慈以肺癆病死於羅馬後，友人為他營葬于此，以安詩人遺骨。師梨這時在意大利的披薩，他聽見了這個悲音，感歎無窮，因為成了一首悲弔濟慈的長詩，那首傳誦詩壇的「亞當難史」。詩成于一八二一年六月，一年餘，師梨自己就溺死在海灣中了。後來他淹屍的屍首被撈起了，火焚以後，一掬靈灰殘骨，也跟隨着濟慈之後，安葬在羅馬的新教徒墳地了。師梨當日吟咏濟慈墳地，有詩曰：

灰牆環繞，被光陰侵陵，

宛如燔火慢燒着殘木；

尖塔崔巍，銳頂撩天，

賽同火烽雕鏤成雲石，

蓋蓋彼帝皇殘骨，曾經心

刻畫此欲以流芳千載後；

塔下荒田一片，憧憬新鬼，

于天空微笑裏支立死棚，  
欣接斯人新逝，遺屍尚暖，呼吸猶溫。

不料一年以後，濟慈的遺屍方冷。師梨自己也就安  
骨長眠在這一隅黃土中。我人今日來此憑弔，在二天  
詩人墓前，又當作如何感想！

最後，我在此謝謝兩位同學，他們爲我譯了此文  
中所引拜輪，師梨的幾節詩。又文中許多地名和人名的  
漢譯，恐讀者猜擬不出，特附原文對照。

- |                       |                     |
|-----------------------|---------------------|
| 牛津街 Oxford Street     | 牽鈴十字街 Charing Cross |
| 西明寺 Westminster Abbey | 泰姆氏河 Thames         |
| 拜輪 Byron              | 師梨 Shelley          |
| 濟慈 Keats              | 喬叟 Chaucer          |
| 天尼孫 Tennyson          | 笨強生 Ben Jonson      |
| 不列顛博物院 British Museum | 孟羅 Harold Monro     |
| 詩鋪 Poetry Bookshop    | 更迭司 Dickens         |
| 考萊爾 Carlyle           | 達爾文 Darwin          |
| 漢姆斯丹 Hampstead        | 勃朗 Brown            |
| 掘來克 Drake             | 納爾遜 Nelson          |
| 攝政街 Regent Street     | 文舍 Windsor          |
| 依教學校 Eton School      | 卜達令圖書館              |
- Bodelian Library

基督教堂大學

- |                           |
|---------------------------|
| Christ Church College     |
| 愛因斯坦 Einstein             |
| 愛望 Avon                   |
| 三聖教堂 Holy Trinity Church  |
| 赫賽威 Hathaway              |
| 夏探廉 Shottery              |
| 佛朗克堡 Frankfurt            |
| 檸檬湖 Lake Lemna            |
| 蓬尼伐 Bonniard              |
| 太息橋 Bridge of Sighs       |
| 新教徒墓地 Protestant Cemetery |
| 亞當難史 Adonais              |

馬達令大學

- |                        |
|------------------------|
| Magdalen College       |
| 愛迭生徑 Addison Walk      |
| 司屈賴福 Stratford         |
| 亨萊街 Henley Street      |
| 愛娥 Ann                 |
| 地球戲院 Globe Theater     |
| 歐浪古堡 Castle of Chillon |
| 蒙脫魯 Montreux           |
| 威尼斯 Venice             |
| 陀其 Doge                |
| 披薩 Pisa                |

## 後 編

籌備了好久的這本文藝專號，終於在倉卒之中出版了。

本刊之有文藝專號，這是第三次。這次出專號的旨趣與意義，跟前兩次是大同小異，所以沒有在這裏重複敘述的必要。

這期的內容，論量——比起平常的各期——是不算不豐富，論質也得到相當的滿意；不過編輯的時候，大家都在忙中，錯誤與忽略之點是免不了，這只有請求讀者的原諒與指正。至於每篇文章的介紹，似乎是不必，因為我們相信讀者自己的尋味與評價，比起我們空泛的介紹是有意義的多。

在這裏我們要答謝投稿諸君的盛意。陳弼猷、柳無忌兩先生為我們徵收並校改了許多稿件，凌叔華先生為本期作了一個新穎的封面，我們特地在此誌謝。

因為限於篇幅，許多來稿未能盡量採登，對於割愛諸君請求原諒。

本期原定有一篇關於一九三二年諾貝爾文學獎金獲獎者高斯華綏的譯文，也因為時間倉卒的緣故，未能譯竣，本期只好先登像片，譯文改在下期刊登。

這裏附帶着聲明一件事：這期是今年最後一期，下學期開學後，我們還負責出版一期。我們希望師長同學諸君能在寒假中多多寫稿，源源投來。

# 國聞週報

創刊十週年紀念

特舉行特價訂閱

本期(十卷一期)爲本報創刊以來，第十年的開端，在過去的九年中，本報無時不在努力改進，隨時代進展，對於闡揚文化，介紹新知的大使命，時刻未嘗疏懈。深承 各界讀者予以精神上的幫助，與文字上的指導；使本報在前仆後繼的期刊雜誌隊裏，得以屹然獨存。謹以「革新內容」「增加篇幅」「改良印刷」「充分材料」數點來答謝全國讀者十年來愛護本報之厚意，同時舉行擴大特價訂閱，以資紀念，俾減輕讀者之負擔，藉求普遍，幸勿交臂失之也。

天津國聞週報社啓

此項特價各地同時舉行無論在何地大公報分館及分銷處皆可訂閱

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至二十二年一月十五爲特價期間

## 特價辦法

一、新訂戶在特價期間，訂費一律八折。  
 二、報費一律八折。  
 三、憑大公報新訂單，訂費一律八折。  
 四、本報無不論新訂單，訂費一律八折。  
 五、皆依報直折，亦可享八折。  
 六、本報直折，亦可享八折。  
 七、訂單續訂，亦可享八折。  
 八、扣優待，亦可享八折。  
 九、郵收天津通用現款，亦可享八折。  
 十、概不退換，亦可享八折。

## 定價與特價表

期數	一月	一季	半年	全年
原價	0.590	1.630	2.850	5.500
八五折	0.510	1.405	2.460	4.750
八折	0.480	1.330	2.330	4.500

（上表郵費在內天津本市郵費每冊減分）

△△△△△  
 如持此項週報  
 訂單委託大公報  
 報社代辦書報  
 概不收手續費

<p>天津 中國旅行社</p>	<p>天津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p>
<p><b>專理</b></p>	<p><b>辦理</b></p>
<p>代領護照</p>	<p>各種存款</p>
<p>指導旅行</p>	<p>各種儲蓄</p>
<p>經售車票</p>	<p>國內匯兌</p>
<p>預定船位</p>	<p>旅行支票</p>

地點：法租界八號路電話三二〇四四  
 〇九八〇  
 辦公時間：除星期日外  
 每日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  
 本校辦事處在秀山堂旁  
 每星期二、四、六  
 下午半時至二時

天津  
**中原商業儲蓄銀行**

**儲蓄部**

各種定期活期儲蓄存款

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六  
 上午十時起至下午八時止  
 星期日及下午一時起至八時止

整存整付  
 零存整付  
 存本付息  
 定期存款  
 活期儲蓄  
 利息優厚  
 手續便捷  
 詳細章程  
 函索即寄

**西裝**

今日一般「摩登」青年翩翩公子莫不以穿西裝為尚做西裝者多矣而精於是術者少本號有鑒於此不惜重資特聘超等名師承做一切時髦西裝如蒙賜顧無任歡迎

英租界朱家胡同胡鴻記西服店謹啓

天津

# 中原公司

推銷中華國產

統辦環球貨品

貨式精美

價格低廉

總店 旭街

分店 法租界華中路

分銷場 北平王府井大街

## 韓記煤棧售品處

本棧在津創銷各種灰  
 煤頗蒙各界贊許近來  
 由山西自運紅煤大砗  
 大同清煙炭西山頂高  
 爐煤塊東西兩山青白  
 灰各河木炭并代售開  
 灤井陘兩鑛烟煤今為  
 擴充銷路起見各貨定  
 價極廉各界惠顧無任  
 歡迎

本棧主人謹啓

開設河東老站新貨廠  
內電話東局一六四號

one was in my room; they all believed I slept well. I could not sleep; I could never sleep if I did not write down what I felt. And this I did.

"It is beginning to dawn now. The crow of the cock can be heard faintly. I can write no more. O Heaven, that mischievous thing in my heart has already commenced its destruction, Help ! This..... life..... good—bye..... "

One fine sunny late afternoon Wu and I ascend the Wan-Nien Mound. As it was a very low hill, we reached the top in a few minutes. There stood the stately tomb of the Mayor, to which we made several bows in reverence. Around the marble monument grew luxuriant grass and many evergreens. Down below was the town bathing in the evening sun light. Its bustle became distinct from time to time with every puff of soothing wind.

We left the mound when it began to grow dark.

### A Correction

The second line from the end of the second paragraph on page 5 of the English Supplement number 6 should be :

Such mothers are (*still to be found among our Chinese mothers to-day; only they are*) not so fortunate as to have sons like Yo-Fei, Ou-Yang

so insignificant, so fugitive, so short ! What a dream !

"In the vast sea of human life mine is only like a bubble. Suddenly it emerges and dares the winds and storms. It travels only a short distance, and can never comprehend the extent of the sea; and then 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 it bursts, and disappears, leaving scarcely any trace on the ever-heaving surface of the deep.

"I have been busy all my life. Indeed I can boast that I have done something for society. Thro hard struggles I have made a name for myself and now I have what I want. I pity those who die a miserable death. But is my fate necessarily better than theirs? No, I am just like them. I want to live longer in order to feel the joy of life, but in vain !

"Sitting beside me was my wife. I was so sorry to see her wrinkled face and grey hair. I could not help recalling how forty years ago, she bloomed as my bride; how she blushed in my strong arms; how charmingly she smiled; how gayly she walked ! I remembered the rosy cheeks which I had so often fondly covered with heavy showers of kisses; I remembered the pair of enchanting eyes, more eloquent than words, sparkling like two brilliant stars in the midnight heavens; and I remembered the two delicate soft hands, which had so often been warmly pressed by my own ! But now— O what a difference ! Gone, withered, one and all ! And I before long should have to leave her alone in the world, to sever from her for ever !

"My heart seemed on the verge of bursting. Bitterly I sobbed. Through tears I saw my wife give a start, turn eagerly to me, wring her hands and know not what to do. "What... what is the matter? Where is the trouble?" asked she in a choking voice. I saw tears in her eyes. I kept silent. I could but stroke her softly on the back. What on earth could I tell her? "Nothing..... nothing," said I. She looked bewildered and painful at first. Then she wiped away my tears and, seeing that I was well, began to calm down. Alas ! if only she knew my agonies !

"Midnight. No moon and no stars. The very air seemed dead. No



sand. I was delighted to hear their young whispering voices which sounded like pieces of heavenly music. I wished to sit up and join them. But how could I who have been bedridden for the last three weeks? The world belongs to them ]

“My wife and the rest of my family came in to see me at ten. As I was all right they left the room quietly. Whenever I saw my wife I felt sorry for her. Poor woman, how she has worn herself out these three weeks ! She has ever been tender to me.

“After dinner the doctor came to examine me. He detected nothing unusual and took his leave. No one except me knows that something mischievous lies hidden in my heart, ready to extinguish me with one bite at any moment. Nothing can be done in my case; magic, perhaps, can save me, not medicine. I am doomed.

“A fine evening. My spirit ran high. I sat up upon the pillows and asked my wife to sit beside me. We both held our treasured album and turned over its pages. I saw my life grow with the turning of each page: first an innocent boy, then a reckless youth, then happy marriage, then an ambitious middle-aged official, but now a sickly old man. O how I wish to live my life again so that I can correct all my faults and revive again those dead moments of pleasure ]

“Feeling sad, I put away the album and lay down in my bed. My wife still sat beside me. She looked calm, not knowing the confusion of my mind.

“It is October. The year will draw to an end. Most probably, I shall not be able to see the silvery snow and hear the howling wind. The next spring will see me rotting under the ground.

“So this is life. So at last after a pilgrimage of sixty-five years on the hazardous road of life, I have to come in view of my last resting place. When that inevitable moment comes, death, silence, decay, and oblivion will be my only fate. My disjointed bones will be whitening in the eternal darkness of my grave. Three score and five years ! What vicissitudes, what shifting scenes of life, how eventful; and yet so vague

In 1930 his grandson Wu Shen happened to be studying with me in the same college. Since we were intimate friends, he asked me, out of good will, to spend the summer vacation in his native town as a guest of his family. I consented and we started together. His family gave us ~~a hearty welcome and I felt myself at home soon afterwards.~~ As time passed by, I began to enjoy their company immensely.

One grey rainy evening Wu came to me with a thick book in his hand. He said reverently, "Here is the last volume of my grandfather's journal, all the rest having been lost. I found it not long ago among a heap of old things and enjoyed reading it a great deal." Giving the manuscript to me he added, "Read it please and see whether you do not go back a wiser man."

It continued raining for several days, which I spent profitably in reading the volume. It was a rare record indeed. Its revelations were ~~those of an intelligent man who had seen much of the world. It was wrought of precious gems of human experience.~~ It was written with his life blood. Passing my eyes from line to line, I felt myself melted under the heat of his emotions. Not a few passages moved me to tears, especially the one that marked the last day of his journal. That passage has always seemed to me so pathetic and sincere that I can not help copying it here.

13th Oct., 1920.

"Last night I had a very horrible dream. I woke up perspiring, feeling ill at ease. A most terrible truth dawned upon my mind— my last moment would come soon despite all human efforts. I know it; yes, I know it.

"The morning sun visited me through the windows. The freshness and calmness of the air quieted my perturbed mind. Sitting up in my bed I gazed toward the yard. Everything looked so lovely under the golden sunshine. On the left upon a heap of sand were my two grandchildren at their early play. I felt pleased to see their slender crouching bodies side by side and their nimble busy little fingers playing with the

"I am learning it from my brother's wife," said Yün. She can knit all sorts of things, such as caps, gloves, stockings and clothes of every design ! " Here she stopped knitting, looked at him with her wide-open bright eyes and nodded her little head. "How," she resumed her knitting, "I can only knit waistcoats enthusiasm But I'll learn whatever she can teach ! "

"That is excellent ! " rejoined he, no without enthusiasm.

His aunt looked at him, with a smile.

He felt embarrassed, and blushed again,..... ..

---

Voice were heard outside. His mother had returned with his sister. He roused himself. The gloves were still in his hand, and the cake was still between his lips. He looked as if dazed and turned round sadly.

"Oh, what a dream ! " He said to him self, heaving a heavy ~~sigh and shaking his head.~~

#### A BUBBLE IN THE SEA

By C. C. Hsu (徐卓羣)

Mayor Wu died from a sudden attack of heart disease on October 14, 1920, at the age of sixty-five. The utmost sorrow was felt by his family and the town. On October 15 he was buried at the top of Mound Wan-Nien, a hill over-looking the small city. His burial was very sumptuous. The 16th of October witnessed a big gathering of gentry at the town hall, where a meeting was held in his memory. There his final verdict was passed: he was called a wise and upright man who had done much for the community.

But people soon began to forget him, Not until 1925 when his ~~wife died was he again remembered.~~ In the next five years, however, his name once more became almost a relic.

"Now," she asked, releasing the finger, "are you better?"

"Oh, much better!" he answered, turning over his finger and looking at it. "See, it has ceased to bleed already!"

"That's good!" She brightened up and said. "let us go on!"

~~They resumed their way, half dancing, half running.~~

Three more years elapsed.

Being told that Tsing was sick at home, Yün and her mother came to see him. During the visit he gradually recovered his health.

In Ts'ing's native district when a chicken is stewed with wines the soup is said to be beneficial to a con-valescent. Accordingly this special food was prepared, and his aunt made him swallow almost a bowl of it.

After supper the wine took effect. He felt himself warmed throughout, especially the cheeks, and his brain a little intoxicated too. He lay down on a bamboo sofa by the table. His aunt sat opposite him, just a little beyond the table. His mother was seated near his aunt. And Yün was at his elbow, knitting.

His aunt looked intently at him for a while, and then said, smiling.

"Ts'ing, it would be a nice thing for you if you always have such a handsome face!"

At this Yün eyed him, and then resumed her knitting, somewhat excited. He blushed, and felt his cheeks warmed the more.

His mother smiled.

A few minutes' silence followed.

"Do you know how to knit?" suddenly asked Yün, shyly.

"No," he answered, also shyly.

It was rather strange that both of them felt shy in speaking to each other. But he did not understand why.

not play with you."

But, after lunch they were good friends again.

Two years after, Ts'ing and his mother visited his aunt's home on her fiftieth birth-day. He and Yün were both happy to see each other again.

The next day they rambled in the suburb.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May. The weather was very fine. The squares of corn fields had changed into a wide sheet of green sheaves. When the gentle breeze came, the sheaves bent low; but when it went by, they got up again. Were you walking on a small causeway between the fields, surely you would be much amazed at the undulating waves of that boundless expanse of lovely green and would perhaps begin to wonder if you were really not on the open sea. Just think of the symphony of the frogs every-where ! — What fine music ! Thus delighted by the charming scene, Ts'ing lingered on his way, turning left and right, and was gradually left far behind.

Suddenly an angry voice was heard: Damn.....damn..... ! " It was Ts'ing's voice ! Yün started. Turning round, she saw him standing there, wildly swinging his left hand in the air and swearing at the same time, his face scarlet with rage.

"What's the matter, Ts'ing?" she cried out, hastily running back to him.

A crab was desperately clinging to the tip of the index-finger of his left hand.

"Oh, let it go——place it on the ground and let go, be quick !" she screamed.

The crab freed itself and rushed into the water on the left. Two drops of blood were falling from Tsing's fingertip.

"Oh, you are hurt !" Tears were brimming in her eyes, "Now let me——" She put his finger into her mouth and licked it. She had been told that saliva could stop bleeding and licking could ease pain.

It was in Ts'ing's house. Yün and her mother paid them a long visit, and were living with them. The time was summer.

"Children, the urn is empty. Go to bring some water and let us prepare lunch," said his mother.

"All right," Ts'ing and Yün answered with one voice. Ts'ing seized a bucket and rushed out of the door, followed by Yün with a pole.

Having pumped a bucketful of water, they were both tired out and stood panting.

"Now clear the water is ! " exclaimed Yün in a shrill voice.

They stood over the bucket. Two youthful faces appeared in the water being gently tossed up and down by the ripples.

"How rosy your cheeks are ! " said Ts'ing, looking up and touching her cheek with his finger.

"And yours are rosy too ! " retorted Yün, nodding her little head to him.

"Let's go home," suggested Ts'ing. "mother must be waiting for us now." He put the pole through the noose on the handle of the bucket, and then said "You shoulder the other end and go ahead."

"I should like to walk behind," Yün protested.

"No, you go ahead," Ts'ing repeated his command, firmly.

"But....."

"No, no, no ! You go ahead; I tell you ! And how old are you ! You are only eight. But I am nine now, remember that ! I am your elder brother, and you ought to obey me ! " said Ts'ing, with much importance.

"You are bullying me. I'll tell anntie," said Yün, tearfully. However, pouting her little mouth, she took up the other end of the pole.

"Tell mother ? Well, go ahead and tell her ! I am not afraid of that," said Ts'ing, walking after her "And if you really tell mother, I'll

"Oh, yes ! I have forgotten it again ! Yün is married....."

Yün is the younger daughter of his aunt, his mother's elder sister.

"What, Yün married ! So young ! " He was not prepared for such surprise as this.

"Yes, she is married," she continued, smiling at his amazement. "But why young? Have you forgotten your own age? She is seventeen now, and only six months younger than you. I don't know why nowadays you young people so easily forget everything, everything ! " She shook her head. "Last week your aunt sent us these cakes. Knowing you are coming home, I have kept them for you."

He was silent.

"Now take what ever you like. I'm going to tell your sister that you have come home. She will be so glad to see you ! " She started to go out. But suddenly she stopped and said, "By the way you know she teaches in the neighboring village school, don't you, Ts'ing ?"

"Yes, mother."

"That's right" She proceeded and went out.

"Married.....Married....." he murmured, nibbling the cake he held in the right hand.

"I have indeed so poor a brain," his mother hurried into the hall again, exclaiming, "and have almost forgotten this ! See how nice a girl Yün is ! She made you such a beautiful pair of gloves ! She privately gave them to me on the eve of her wedding,"—She smiled—"as if they were stolen from somewhere ! and said that they were made for you. See how beautiful they are ! Surely you will like them." Putting the gloves into his hand, she turned and hurried toward the door. "Now just stay at home. We'll be back soon."

Gazing at the gloves in the left hand and nibbling the wadding cake, he was dumb and motionless. At the same time scenes of the past began to spread out, one after the other, before his eyes.

She bustled in and out.

"Do you believe it? My Ts'ing has come home!" She was heard saying to a neighbor outside; "Thank Heaven! and he was away for three years, three whole years!"

"Why, Ts'ing" said she, coming in from without, "you haven't done your washing yet? Hurry up then. And when you have finished, go to change your clothes. See how dusty they are!" "Yes, mother." She felt his back, as he was stooping over the washing-stand.

Tsing soon finished his washing. His mother was standing by a table, busy at uncovering a tin box. Seeing him come out of the room, she beckoned and said to him, cheerfully, "Come here, my boy, I've something nice for you".

"Yes mother", he answered, advancing towards her. "what is it?"

She showed him the box and smiled. "You see?"

"Oh, cakes! where do we get so many of them?" "Wedding cakes!" she brightened up.

"Wedding cakes?" He cast a questioning look at the cakes.

In Tsing's native district when a girl gets married, she is said to be "receiving or eating cakes". These cakes, which are generally counted from three thousand to five thousand, come from the side of the bride groom, and are called "wedding cakes." Beside these cakes the bridegroom's family has also to pay a sum of about three hundred taels to the bride's parents. This money is called "the price of the person." Such customs are really curious. I wonder if they are the remains of the ancient "trading marriage".

"Yes wedding cakes," she rejoined. "I have forgotten to tell you the news — I know you have always liked this kind of cakes since you were a little boy." She picked up a cake and handed it to him. Now, taste it and tell me whether you still like it or not."

"Surely, mother; I haven't lost my taste yet. But....."



kind of amusement and indulged in all merry jests and humor. But how different it is tonight ! My room is now enwrapped in a dead silence, and I am all alone like a lost sheep in the wild field. Oh, dear Mother, how can I help thinking of you !

I remember how, when a little girl, I used to sit on Saturday nights with you and father and brother in our little parlor where everything was snug and warm. You always told us interesting stories, and we would abandon ourselves in mirth and laughter. How my heart was all joy, and my spirit buoyant ! Every memory of the merest trifle pleases me now very much and I will think and think how many nice things there used to be at home. The happy life of one's childhood is indeed a book of fairy tales. Whenever I find myself sorrowfully disposed, I open that book and turn to those pages that offer the strongest appeal to my sad mind. What a great consolation they afford !

It is a pity that one can never know how blissful it is to live as a child under mother's tender protection, until he has parted from her. When we are troubled by the worldly care, what soothing relief can be better sought than coming back to mother for her comfort ? Dear Mother, you do not know how much I miss you tonight ! I want to fly back to you this moment, and cry like a little baby in your arms. Would you think me too weak and too childish, Mother ?

I have much to tell you, but it is late now, and I must bid you good-night. Hoping that you'll write me a long, long letter I am

Ever your loving

Julia.

When I re-read this letter, tears came down my cheeks.

## WEDDING CAKES

By H. Shih

Ts'ing just arrived at home for the summer vacation. His mother was so happy to have him again that she was all the time beaming with smiles, which had the effect of ~~smoothing the wrinkles on her old face.~~

would announce to friends and relatives that theirs is a "kuo-nan marriage". Accordingly those who give meagre wedding presents would say: these are "kuo nan wedding gifts". There are even people who play "kuo-nan mah jongg" when their stakes are the insignificant single silver dollar. Since our fellow countrymen are all so ardent in going for patriotic work, China is surely not without hope.

### A SATURDAY NIGHT

By Lin Yun-Ying (林筠因)

It was about nine o'clock on a Saturday night. Most of the fellow students had gone home for the week end. The usual playshout seemed to have gone to sleep. The whole dormitory was as quiet as a Buddhist temple. I sat by the window with my head leaning upon my elbow, in a gloomy frame of mind. The cold draft forced its way through the cleft of of the window. Outside the chill winter moon, hanging on the west sky, cast down a faint and pale light upon this world. ~~All these conspired to make me think of my dear mother. I looked at the moon and sighed. Unconsciously my thoughts travelled back to the gay days when I was a little child.~~

A few minutes elapsed. ~~Suddenly an indistinct sound of laughter~~ was carried in'o my ear from the hallway; it brought me back to myself again. A new thought came to me mind: I should write to mother. Taking up a pen, I wrote:

My dearest Mother:

Have you dreamed that tonight your daughter has been very sad? My heart is so full that I almost burst in tears. By writing to my dear mother, I think, I shall have a little comfort and ease. It is only you who always sympathize with me.

Do you know what day today is? It is Saturday. ~~This used to~~ be the happiest time for me when I was with you at home, when we could cease to worry and hurry, when we enjoyed ourselves in every

what is there for me to do while you, Father, who were so able, so noble, and so ready to serve, died without realizing your patriotic desires? Whatever place you may be now, you must be happy that you have left behind you this world of tumult, dishonesty, and injustice.

Dusk sets in like a cat. When I close my eyes, indulging in sad meditations, I seem to hear a voice speak to me:

"Mabel my daughter, how pale you look! Today is December 15; I know you are thinking of my tragic death. Don't worry, for I am happy now. The highest value of a life is found in the vision of the truth; since I could not live with it, I gladly died for it. Do not hate those wicked ones who caused my untimely death, but make your heart always beat in the noble measure of humanity, let your eyes always gaze in the light of humanity. Take the side of the oppressed, you will not feel distressed yourself. Join them who fight for righteousness, for the sublimity of life, for they are your friends."

Suddenly the voice ceases. I find my eyes are wet.

####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By Florence Yu (喻嫻文)

##### The Humorous Japanese

Last autumn 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Korea wrote to his friend in the United States about the actual state of things in Korea. He concluded his letter with these words: "I am not sure whether this will reach you, fo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s unreasonably efficient in their censoring of mails." Two weeks later his letter was sent back with a note from the Mail-Censoring Office in Yokohama, saying: "The Great Nippon Government does not censor mail. What you have written in your letter is contrary to the fact. Herewith we return your letter to you."

##### Kuo-Nan

The term *kuo-nan* (national calamity) is ever increasing in use from day to day. People who wish to economize in wedding expenses

most horrible of all, affected laughters wants me now. Oh, how I find myself beset in a very delicate dilemma ! On the one hand I ache deeply that through adaptation and imitation in this "highest" intellectual institution, I have lost the innocent laugh of my childhood; on the other, I regret to find that I am still so stupid as to have failed to acquire the art of laugh which enables one to insinuate so that people fall into the traps he lays for them.

However you will be started at overhearing me laugh loudly, and sometimes violently, to myself. If that happens, please don't accuse me of being mad, because I must hasten to laugh at everything; soon I'll have to weep.

DECEMBER 15

A Leaf from 'My Diary'

By Mabel Liu (劉毓芳)

Ah, this wretched day ! It is hateful, yet sacred, to me. Three years ago, it was on this day my beloved, noble-hearted father was murdered in cold blood. He met his death at the hands of those whom he stood up to defend. Away ! away ! I want to be away from this false, unjust world .

O Father, had you still lived, how you should grieve over the present plight of our home, our province, our country ! Today my mother is alone at home amidst the terrific chaos caused by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for the past six months neither could I send word to her nor hear from her. As to our country, what have I to tell you ? During the three years you left us, our people have sunk more than three times deeper in the sea of misery.

Often I thought: Might not the the memory of my father inspire me to some heroic deed ? Might not my father's blood shed for his fellow countrymen give forth a single ray of light to China's future ? Alas ! by reading the daily newspaper and considering how helpless I am, I have been driven to utter despair, like a prisoner sentenced to..... Indeed,

have the power to secure you a position, in case you have nothing better to offer to your political superiors. You do well to meet every kind of man and every rank in society by a well-timed social laugh and a skillful friendly laugh enables you to take off the edge of your severest decisions, to mask your own purposes and sound your companions'. Indeed, the laugh of these manners is very useful, but what of it, since I don't like and cannot do it?

Had I been entirely thrown into society in my teens, my laugh would have long been blighted to death. Fortunately I was sent to school—first to grammar school, then middle school, and the schools saved me from the danger. May schools be forever the places wherein we can see those smiling faces which inspire confidence, and hear those hearty laughers which confirm goodwill! There I was at liberty to laugh on my own accord and my laugh was warmly received and fairly appreciated. There I laughed freely and as loudly as I would, and often times I laughed violently to tears. Well, a laugh is ever the most bright and beautiful with a tear upon it, for what is dawn without the dew? Then I was strong and healthy because my laugh promoted my digestion and circulation and served as a natural restorative good as sleep.

Alas! Fate steals along with ceaseless tread and it lays strong hold of me when I dread and suspect least. Ever since I first stepped on the Dah Chueng bridge of this university, all my broad good humor took wings. The geometrical design of the campus and the stately, high edifices heralded the graveness of the home of high learning; the richly and formally arrayed ladies and gentlemen presented to my mind a model picture of the university-goer. All these caused me to change, and, to my great agony, together with my youthful heart fled my youthful laughter! This is no others' fault; and the fault wholly lies at my own door. For is there anyone who forces me to forsake my former humor and be serious in order to be more gentleman-like? No, it is I myself who consciously and unconsciously try to be a gentleman! Four years have elapsed;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Henceforth it will never lie in my power to laugh as I wish for society which is full of intrigues, snares, and,

When I was very young, about seven or eight, I was regarded as the most talkative of boys in the neighborhood and I was the easiest to be tempted to laugh. My smiling face together with my hearty laugh enabled me to enjoy a vast popularity. The young as well as the old were all glad, and even proud, of my company, and every one paid me compliments. I laughed for no reason and everything seemed to me laughable.

As the beautiful flowers cannot hold out in the biting cold of the winter, so my fleeting guileless happiness is unable to defy the rough hand of Time. When I reached twelve,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people began to look upon me with a different light, and during my teens they had altogether changed their attitude towards me. This lamentable change made me feel especially uneasy when it came on my laugh. Those who used to enjoy my most honest, natural, harmless and open laugh in the past were now trying by every means to tell me that the laugh of a gentleman is for the most part but a faint, constrained kind of half-laugh, that "a man of wits is seen but seldom heard of laughing". And when I perceived this sad but perhaps destined change and grew intolerant towards them, they would be even so daring as to impute my frequent hysterical laugh to levity, to stupidity; so cruel as to prick me with their coldest satirical laugh to which I was always strongly averse and of which I am most afraid. Though, at that time, their intentionally demonstrative and remonstrative laugh had but little effect on me, yet their cold reception of my own laugh chilled me and made me greatly disappointed. Thenceforth my laugh seemed, even to myself, no longer pleasant hearing as before.

As experiences accumulate, I have seen laugh of various kinds and begun to realize that it is really a means to an end and therefore should not stop in itself. For the world at large every laugh has its special work to perform. The ironic laugh, for instance, serves to ward against the attacks aimed at you by your adversaries, if you don't want to measure strength with them; or to splash cold water upon a man's face when you find his manners are vulgar or his views are base. Servile laugh may

The solitary crane returns,  
Once more crossing the vast sky.  
The man, changed from of old,  
~~Thinks but of the multitudes of sepulchers,~~  
Of the illusive dream-scenes.....  
Princes, ants,  
Alike are at length but dust.....

In former days, ah ! I did not neglect the spring,  
Drinking in the garden, under the flowery trees,  
Walking in the fields and the woods.  
But the flowing years change !  
Rueful, now my belt is longer than my waist's need;  
On my brow my hair is frost-new !  
All friends, relatives,  
Like clouds, all have drifted away.  
How could I know that I should survive them all?  
Yet Heaven be thanked !  
My eyes are still bright, and my body is healthy;  
Tea is fragrant, and rice soft-cooked;  
Not I alone am old,  
Others are also poor.  
Having avoided all dangers and worn out my youthful ambitions,  
In the lake I row a short boat leisurely, gathering water chestnuts;  
With the old fishermen and my country neighbors I converse and drink  
What have to regret?

### MY LAUGH

By Kao Tien Shen (高殿森)

I am by nature fond of laughing but my laugh has met with a poor fate. Anyone who has faced realities and encountered the roughness of the world is still so stupid as not having acquired the art of dissimulation, he is destined to suffer and be unable to rise in the world. Why, destiny is omnipotent, so don't try to defy it !

A dear little word is hope,  
O, glorious hope,  
Not all the songs of the Muse  
Can ring hope's praise.

CALL ME NOT A DULL DREAMER

by Liu Chih-Ken (劉之根)

Call me not a dull dreamer—  
There gleams a celestial light  
From the mystic palace of dream,  
Nestled in clouds snowy white.  
Nor am I a stammerer—  
All my breathing words, by a magic hand,  
Have been changed into fleecy clouds,  
Wandering over the Elysian land.

TASTE OF SORROW

By Hsin Chi-Chih (辛棄疾)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Jonson Chang (張相會)

When I was too young to know the taste of sorrow,  
I loved to mount high towers,  
I loved to mount high towers,  
Imagining sadness for the composition of a new poem.  
I have now known all the tastes of sorrow,  
I wish to write, and hesitate,  
I wish to write, and hesitate,  
But exclaim: "What cool, fine autumn weather!"

THE SOLITARY CRANE RETURNS

By Lu Yu (陸游)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Kwei Chen (陳邁)



Come not, Love, in the autumn night,  
Too sad are the songs of the insects;  
Still sadder is the song the wind sings.  
The whispering voice in the withered grass.  
O Love, sadness will drive your love away in an autumn night !

Come not, Love, in the winter night,  
The bare, dry twigs will prick your beautiful head,  
The piercing wind will split open your soft skin,  
The snow will mark down your footprint.  
O Love, the winter night will betray our sweet secret !

Come, Love, come in the summer night !  
The fairies are dancing in the shadows of trees,  
The fairy music vibrating in the branches;  
Cool wind comes out of the forest, stirring your soft hair and love !  
O Love, come in the summer night; I wait for you !

HOPE--TO E-OONG  
Wu-Chi Liu (柳無忌)

A dear little word is hope,  
O, precious hope,  
Not all the earthly wealth  
Can buy hope's bliss.

It heals the broken heart  
When lovers part;  
Th' last kiss, with bosoms beating  
Seals a new meeting.

Hope lurks in lover's breast,  
As bird in nest,  
It sings sweet melodies  
To save the sighs.

THE  
ENGLISH SUPPLEMENT  
NANKAI WEEKLY

---

No. 7

Dec. 30, 1932

---

CONTENTS

POEMS

Summer Night	Cheng Chou-Ming
Hope	Wu-Chi Liu
Call Me Not A Dull Dreamer	Liu Chih-Ken
Taste of Sorrow	Jonson Chang
The Solitary Crane Returns	Kwei Chen

MY LAUGH (an Essay)	Kao Tien-Shen
---------------------	---------------

DECEMBER 15 (a Diary)	Mabel Liu
-----------------------	-----------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Florence Yu
-------------------------------	-------------

SHORT STORIES

A Saturday Night	Lin Yun-Ying
Wedding Cakes	H. Shih
A Bubble in the Sea	C. C. Hsu

SUMMER NIGHT

By Cheng Chou-Ming (鄭兆明)

Come not, Love, in the spring night,  
Too soft are the wind and moonlight,  
Too fragrant are the flowers in the field;  
You can not move one step, Love,  
Your soul will be lulled to sleep in a spring night.

### 本刊投稿章程

- 一、本刊由南開大學出版社主編，凡本校師長同學以及畢業同學，皆有投稿之權利與義務。外間來稿，亦酌量採登。
- 二、本刊關於言論，學術，文藝，小品，本校新聞等類之文字，無論中文西文，創作翻譯，文言白話均所歡迎。
- 三、來稿請繕寫清楚，並加以新式標點，英文稿件最好用打字機打出。如係翻譯文字，請註明其出處並原著人之姓名。
- 四、本社對於來稿有增刪權，惟預先聲明不願刪改者，不在此限。
- 五、來稿一經揭載後，當酌酬本刊。
- 六、來稿請標明作者姓名及通信地址；但登載時如何署名，悉聽作者自便。來稿一經登出，當由本社負責。
- 七、來稿概不退還；惟預先聲明退還者，不在此限。
- 八、來稿請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 本社第七屆職員錄

### 本社顧問

楊石先生	徐敦璋先生
陳弼猷先生	任蘭洲先生
柳無忌先生	蔡維藩先生
張錫銘先生	丁信先生

社長 洪長偉	秘書 吳若弼
編輯部	副刊總編輯 郭則虬
週刊總編輯 郭則虬	副刊總編輯 王志信
言論組 陳振漢	學術組 張紹堅
文藝組 張相康	語林組 曹鴻昭
雜俎組 王學年	英文組 溫元文
校閱組 王仁祥	校閱組 孫士明
英文組 王仁祥	英文組 孫士明
總經理部 張如源	發行部 孫士明
會計部 楊公昂	廣告委員會 張慶波(委員長) 王運新(副委員長)
黃美麗	嚴仁顯
朱先裁	周啓誠
盧開明	曹育長

華北首創造胰專家

天津造胰公司

本公司開辦已二十七年於茲出品

香皂三十餘種

洗濯皂十餘種

優越洋貨  
物美價廉

遠方函購照寄不  
誤印有出品種類  
價目表蒙索即寄

營業部

天津東南城角  
北平前門外觀音寺

華商

三和公司

SUNSTAR SCIENTIFIC COMPANY

天津 北平

東四頭條第二十五號  
電話一四二五

法租界三號路六號  
電話二局三三八

敝公司經售  
歐美名廠科  
學醫藥  
工業用品  
化學藥料  
玻璃器械  
物理儀器  
並歐美圖書  
文具如蒙  
賜顧無任  
歡迎。

本期零售洋二角

天津大公報承印股印